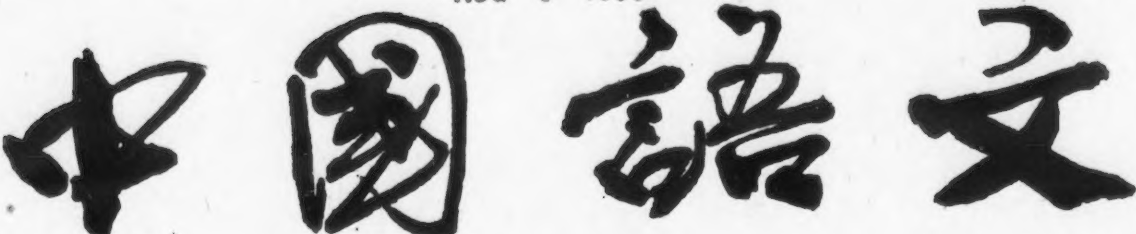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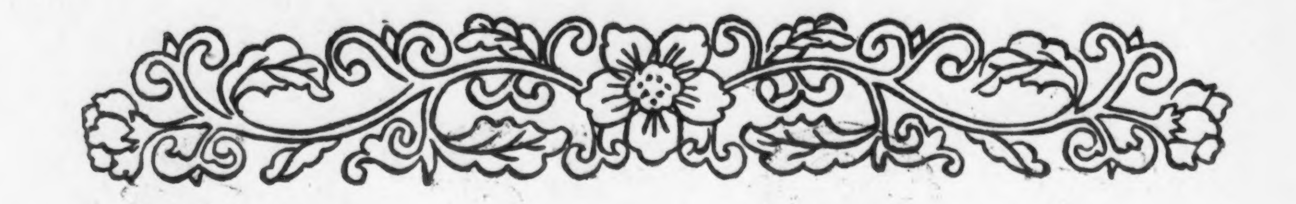


总第48期

6

1956



中國語文 1956年6月号(总第48期)目錄

动态

語文筆記

語音的社会基礎

田 恭

一 語音的社会性質

語音具有一切声音所共有的那种物理屬性，可以从声学的角度去分析它；同时語音的發音过程又是人类發音器官的一种生理活动，可以从發音器官活动的部位以及活动的方式等方面去分析它；并且在这些基礎上——語音的物理基礎和它的生理基礎——去認識它。但是这样認識到的語音特征或性質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自然物來認識的，这是必要的，但是还远不够。語音还有它的另一面，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面。那就是語音的社会屬性。語音是語言的体现者，語言的物質負荷者，它能給它所構成的語詞來傳达意义，这是語音性質的本質的部分，語音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声音，正由于此。語音之所以能为人們傳达意义，表达思想，作为人們互相交际的工具，是由于社会上約定俗成的。斯大林說："語言是屬于社会現象之列的…社会以外，無所謂語言。"①同样地，語音也不能不是一种社会現象，因为語音只有結合为語詞才能表达意义，而它的这种表义功能則是社会賦予它的。因此，咱們不能把一个人的說話看做一个單純的自然过程——生理器官的活动和物理現象的过程，咱們得把它看做一个社会的过程。

二 从語音的民族特征或地方特征來看語音的社会性質

語音的社会性質表現在哪里呢？强調語音的社会屬性，对于語音学的研究有些什么重大意义呢？

首先，每个民族甚至各民族的各个地方方言都有它自己的語音特征。各民族以及它們的各个地方方言的語音特征是一定地区的人类社会集团中歷史地形成的結果。这样的現象只有用語音的社会性質來解釋，同时在研究各个具体語言的語音时，也必須特別注意它的这一方面。比方說，在北京話里，"拔"跟"爬"、"搭"跟"塌"、"剛"跟"謗"、"夾"跟"掐"、"扎"跟"插"、"紮"跟"擦"等，每一对前后兩个詞的不同是由于它們語音的开始那一个成分不同。根据語音学的分析，这些字音的开始成分都是閉塞音（"夾"以下各字是閉塞的成分跟摩擦的成分緊相結合的），發音的时候声帶都不顫动，咱們叫它做"清塞音"；它們的不同是前一个音不送气，而后一个音是送气的。每一个漢人都能把这些音分辨得很清楚；要發这些音，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可是漢族学生要学習分辨以及發准俄語里 пыл、был，пил、бил 和 пыль、пыли，быль、были 这些詞，困难就多了。п 和 б 的不同是前者發音时声帶不顫动而后者声帶顫动；и 跟 ы 的不同是舌头的位置前后不同；л 跟 ль 是前者舌面中部向上抬起，后者舌面中部下凹而舌面后部向上抬起。一个俄罗斯人要發准上面所說俄語里的这些詞的声音是絲毫也不費事的，可是他們要学習分辨和發准漢語里前面所举的那些个字音，也会像漢族学生学俄語 п 和 б，и 和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文本，20 頁。

ы…等一样地感到很不簡單。咱們剛学話的小孩兒就会叫“姐姐”，当然很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人發不好这个音；同样地，咱們有人俄文学了兩三个月，还念不好俄文 рука (手)的 р，自然也就怪不得苏联朋友奇怪了。可是这是为什么呢?——咱們話里有的音，咱們就容易發，容易分辨它；咱們話里沒有的音，咱們就發不出來，分不清，或者很难發准，分辨起來很費勁。現代漢語輔音除个别方音外，一般沒有帶音的濁塞音，却都有相对应的送气和不送气的兩套清塞音；俄語輔音沒有送气不送气的分別，可是有相对应的清音和濁音，有相对应的硬軟兩套輔音作为辨义的單位，各人只对自己語言里有分別的音素特别敏感，这些正是漢語和俄語的一些語音特征。人类發音器官的構造是差不多的，客观存在的具体的声音，从物理的性質方面來講，同一个音不能有不同的性質；从生理的活动方面來講，具备同样發音生理机能的人，按理說对于同一个音的發音能力不应該因地而异。可是事实上各地人們对同样音素的敏感程度和發音能力是不相同的。而他們听和說的能力恰好可以从他們这个語言社会的語音特征里得到答案。这是因为咱們听觉的反映跟發音器官的动作是由咱們的神經中樞支配着的，掌握某种語言的声音是和人們大腦的一定反射有关的，而这种反射的造成和巩固，必須追根溯源到社会集体的語言交际活动。

恩格斯說：“劳动的發达必然帮助各个社会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場合增多了，并且使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对于每一个人都一目了然了。簡單講來，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么东西非說不可的地步了。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發达的喉管，由于音調的抑揚頓挫之不断加多，緩慢地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來了，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漸学会了連續發出一个个清晰的音節。”① “首先是劳动，而后是語言和它一起成了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們的响影下，猿的腦髓就逐漸地变成人的腦髓…和語言的逐漸發展同时發生的必然是听觉的相应完善化。”② 由此可見，最初在形成中的人类由于在劳动中的互相結合和共同协作，由于他們“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么东西非說不可的地步”，才產生了語言。語言一开始就是作为人与人之間的交际工具出現的。就連掌管語言活动的腦髓和接受声音的听觉器官，也是在劳动和語言的推动下，跟語言的發展一同日趋于完善化的。孩子从他的母親和其他家庭成員那里学話，他每天听那些音，学發那些音，經过多次的模仿，久而久之，才熟悉了那些音，掌握了它，把它巩固在自己的大腦皮質反射活动之中。“可見，語言在这里被認为是氏族的產物。然而桑却之所以講德語而不是講法語的原因，完全不是由于桑却是氏族，而是由于周圍的环境。”③ 不为周圍环境所理解的声音不能成为語詞，不是这个語言的語詞里所能有的声音也不成其为这个語言的語音。

三 从語音的系統性來看語音的社会性質

其次，每个民族的語言或方言，它的語音成分及其結構的方式都有它自己的系統性，这就是这个語言或方言的語音系統。

語音成分的系統性表示在这里：咱們每天說話，話里出現的音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咱們把它从語言里分辨清楚，最后提出來的語音單位的数目，总是有限的。原因是有些細微的分別咱們認为可以不必去管它。这种語音單位我們称它做“音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民族語言或方言認为可以忽略的語音差别，在另一个民族語言或方言里却絕不可以忽略。換句話說，这个

①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中譯本，139頁。

② 同上，140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1934，俄文版，414頁。

民族語言或方言認为可以归做一个音位的略有細微差别的兩个音素，在另一个民族語言或方言里却必須分做兩个音位。比方，漢語里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不能不分，因为漢語“爸”和“怕”，“賭”和“土”，“鼓”和“苦”的不同就差在这一点兒送气成分上；俄語要把 папа 念成送气音，頂多听起來不大順耳，意思不会变，你要隨便念，也就罢了；但如你把俄語的 баба 念成 папа，“婆子”就变成了“爸爸”，人家可不依你！苏联朋友听咱們把 пыль（塵土）念成 пил（喝了），准会來糾正錯誤；可是也許他又不一定会同样認眞地來指摘你把 шар（球）念成 шяр 的錯誤，因为俄語里头沒有跟 ш 相对应的軟音 шь…。因此也可以說，語言里値得注意的語音單位——音位，是在辨别詞的意义上有作用的那些最簡單的語詞構成分子。各个民族或方言地区各有自己的音位系統。“每个音位是由那种把它和其它音位区别开的东西規定的。因此，每一种語言的全部音位形成了一个相对立的統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每个成分是由各种各样的相对立的音位系列或音組的系列來决定的。”① 先進的苏联語言学界非常重視語言的音位系統和語音学的音位理論，是从語言的交际功能卽語言的社会性質出發的，这是非常正确的。

各民族語音結構的方式也是互不相同的，通常一般人最容易覺察的語音單位是音節（比方，漢語詞的結構單位是字，一个字音就是一个音節），不同民族語詞中的音節構成，各有自己的系統和特点。比方說，漢語音節的構成，要受嚴格的語音規律的限制，也就是說，語音成分的配搭要服从一定的格式。有許多音位在漢語只能出現在音節的开头（我們管它叫声母），而不能出現在音節的末尾（我們管它叫韵尾）；能做漢語的韵尾的只是有限的几个音（北京話只有 i、u、n、ŋ、ɚ 五个）；同时漢語声母里除送气音和塞擦音如 ㄆ、ㄊ、ㄗ、ㄘ 等外，沒有几个音素結合为一个复合体的現象。因此在漢語里就不可能出現像俄語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класс 英語 spring、stuff 这样形式的語音結構。漢語音節的高低升降在表达意义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媽、麻、馬、罵”四个不同的詞的語音差别就在它的高低升降上，我們管它叫声調。声調在漢語或是其它漢藏語系的語言里是語音結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之一，可是在别的語言里，一般地說，声音的高低升降不能成为詞的辨义因素（至多只能成为詞的感情色彩），因而它在詞中的地位也就不能和漢語的声調相比，所以謝尔巴院士說：“念疑問小品詞‘a?’（俄文）时，可以大声点兒念也可以小声点兒念，可以用低音也可以用高音。这样，它們在物理和生理方面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声音。但是从語言学的观点來看，这完全是同一个小品詞，同一个語音。”② 漢語語音結構的方式要服从一定的格式，要嚴格估計声調在詞的語音中的意义，等等，也是漢藏語系其它語言的共同特征。当然它們也还各有自己的特点，比方，北京話的“开、齐、合、撮”四呼（一个音節的韵母元音前沒有介音或有 -ㄧ-、-ㄨ-、-ㄩ- 介音）就不是同系各語言的共同特征。此外，突厥語族諸語言有元音或輔音的和諧律（同一語詞的元音必須同是前元音或后元音，同是圓唇的或展唇的，或者輔音必須同是硬輔音或軟輔音，等等），印欧語系諸語言輔音和元音結合方式的自由灵活和重音地位的重要性（有的語言重音有定位，有的無定位，有的虽無定位而有規律性，等等），以及各个語言語詞內不同的音節划分原則，等等，这一切都顯示了：各民族語音結構的方式，是各有各的系統和特点的。所以成了这样，是从远古以來，从人类最初氏族社会的氏族語言起，長期發展演变，逐漸形成的。“可以推想現代語言的要素还在奴隸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奠下基礎了。”③ 这里沒有什么生理上的必然，只能从社会歷史的条件上找到这些語音結構系統的答案。

---

① Л. В. 謝尔巴：《法語語音学》，俄文版，1953，21 頁。

② 同上，20 頁。

③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24 頁。

四 从語音的变化來看語音的社会性質*

語音的变化是跟語音的結構系統相联系的。結合中的語音是互相制約、互相影响的，由此發生了音变。語音的变化服从于一定的变化規則。但是同样的一些声音在不同的語言或方言里幷不同样地变化。比方漢語北京話ㄍ、ㄎ、ㄏ或ㄗ、ㄘ、ㄙ在ㄧ的前面都变成了ㄐ、ㄑ、ㄒ，廣州話就不服从这个規律，所以北京話“輕”跟“青”是同音的，都是ㄑㄧㄥ；廣州話却是不同音的，“輕”是ㄏㄧㄥ，“青”是ㄘㄧㄥ。另一方面，同样語音环境之下的一个音，在同一个地点，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發生相同的变化的，而是在一定的时代，可能有一定的变化。比方古代漢語声母有ㄅ、ㄆ和帶音的ㄅ，而沒有ㄈ，所以“瘋、夫、飛、髮”等字的古代讀音声母都是ㄅ，后來才念成了声母ㄈ的。由此可見，語音变化幷不具有物理規律的特点，也不是生理上的必然，語音变化只服从一定社会在一定时期內的音变規律。此外，語音結構的系統跟語音結合的变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語言或方言的交流，也就是人类社会交际行为范圍的擴大，可以使它發生变化。比方，北京話的ㄍ、ㄎ原來是不跟單元音ㄚ相拼的，所以“加、家、假、嫁”都念做ㄐㄧㄚ（声調不同），“卡、恰、掐、帢”，都念ㄑㄧㄚ；可是由于吳語的影响，“軋帳”的“軋”、“尷尬”的“尬”都念ㄍㄚ了，由于英語、法語等的影响，“咖啡”的“咖”、“卡車”“卡片”的“卡”也念ㄎㄚ了。足見不是北京人沒有念ㄍㄚ、ㄎㄚ的能力，只不过是在某一个时期这地方的語言社会沒有發这个音的習慣罢了。这也証明語音的社会性質是無可否認的。

五 語音本身不結合成語詞就沒有表义的功能

前面咱們談到語音的表义功能时曾經說过，語音只有結合为語詞才能表达意义。这一点必須强調。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語言学者曾經有人根据英語 little(小)、bit(少量)、tip（尖尖兒)、thin(薄)等字都帶一个短元音 i，都有“小”的意思，而認为語詞音素的本身可能跟一定的意义有一种自然的关系。但这种說法是毫無根据的，早就有人拿也帶有短元音 i 的 big（大)、thick(厚)、fill(充滿)或small(小)、broad(寬廣)之类的例子反駁了它了。①語詞是通过語音來表达意义的，但是表达意义的是整个語詞的声音，而不是構成語詞的孤立的个別音素。語詞的意义不是那些語音成分——音素的意义的总和，沒有結合成語詞的个別的音素也不能有什么意义。比方說，漢語的“怪”字由ㄍ-ㄨ-ㄚ-ㄧ四个音素組成，这四个音素幷不分担“怪”字的意义。假如咱們把这四个音素換掉或去掉了一点兒什么，或是另行組織一下，咱們就根本破坏了“怪”这个詞，而不是改变了它的意义的一部分，比方去掉其中組成部分的ㄨ就是ㄍㄚㄧ“盖”，去掉ㄧ是ㄍㄨㄚ“挂”，去掉ㄍ和ㄨ是ㄚㄧ“爱”，去掉ㄚㄧ是ㄍㄨ“顧”，去掉ㄍ是ㄨㄚㄧ“外”，ㄨㄚㄧ倒轉來是ㄧㄚㄨ“要”，ㄍ換成ㄏ是ㄏㄨㄚㄧ“坏”，ㄧ換做ㄋ是ㄍㄨㄚㄋ“慣”，ㄚ換做ㄜ是ㄍㄨㄜㄧ“貴”，等等，但这都是跟“怪”全不相干的語詞，这些詞的意义也都是整个詞的語音結合整体的意义，你說“怪”不“怪”？——語音音素本身沒有表义的功能，除非它結合成語言中的詞，而詞的意义則是人类社会給予它的。这也說明了語音的社会性質。

---

* 关于語音的变化，作者在《中國語文》1955年1、2月号上有詳細的討論，这里只是簡單地談一下。

① 参看柏默尔(L. R. Palmer)《近代語言学引論》(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1936，7頁。

怎样求出方音和北京音的語音对应規律*

李　榮

本文大略說說語音对应規律，分成五項來說：一、什么叫語音对应規律；二、怎样求出語音对应規律；三、語音对应規律和語音構造規律的关系；四、語音对应規律和語音演变規律的关系；五、語音对应規律的用途和使用范圍。

一　什么叫語音对应規律

北京話和方言之間，方言和方言之間，語音常常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叫語音对应。研究語音对应得出的規律叫語音对应規律。現在我們拿廣州[u]韵字作例，看廣州音和北京音有什么关系。①

廣州音	例　字	北京音
꜀fu	夫膚敷孚俘孵麩	꜀fu
꜀fu	枯	꜀k‘u
꜀fu	呼	꜀xu
꜁fu	扶芙符	꜁fu
꜂fu	府俯腑斧甫撫	꜂fu
꜂fu	苦	꜂k‘u
꜂fu	虎	꜂xu
꜃fu	婦	fu꜄
fu꜄	賦富副	fu꜄
fu꜄	庫袴	k‘u꜄
fu꜄	戽戽水	xu꜄
fu꜅	付傅赴訃父附負	fu꜄
fu꜅	腐輔	꜂fu
꜀ku	姑辜孤	꜀ku
꜂ku	古估估計賈商賈股鼓	꜂ku
ku꜄	故固雇顧	ku꜄
꜀k‘u	箍	꜀ku
꜀u	烏污	꜀u
꜁u	胡湖鬍狐壺	꜁xu
꜂u	塢	꜂u
꜆u	滸水滸	꜂xu
u꜄	惡好惡	u꜄
u꜅	戶滬互护	xu꜄

上表把廣州[u]韵字的常用字都包括了。从表上例字可以看出，凡是廣州[u]韵的字北京都讀[u]韵。因此我們得出一条从廣州音看北京音的語音对应規律：

(1)廣州的[u]韵北京也是[u]韵。例如“姑”字廣州讀[꜀ku]，北京讀[꜀ku]。②

我們再看廣州自成音節的[ŋ]和北京音的关系。

廣州音	例　字	北京音
꜁ŋ	吾梧吳蜈	꜁u
꜃ŋ	五伍午仵忤	꜂u
ŋ꜅	誤悟晤	u꜄

从上表我們又可以得出一条从廣州音看北京音的語音对应規律：

(2)廣州自成音節的[ŋ]北京是[u]。例如“五”字廣州讀[꜃ŋ]，北京讀[꜂u]。

二　怎样求出語音对应規律

我們要想求出方音和北京音的对应規律，求出从方言的語音系統出發看北京音怎么样把方音改成北京音的規律，先要作好兩項准备工作。

第一項准备工作是掌握北京音韵系統的要点，記住北京有几个声母，几个韵母，几个声調，并且了解北京声韵調配合成字的主要情况。記憶北京声韵調的时候最好依照下表的次序。并且备一張紙把它抄下來，分別注上例字。

北京声母表

p	p‘	m	f	
t	t‘	n		l
ts	ts‘		s	
tʂ	tʂ‘		ʂ	ʐ
tɕ	tɕ‘		ɕ	
k	k‘		x	
○				

---

* 这是教育部和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合办的語音研究班的講义的一部分。

① 調类記法用旧來标四声的办法，꜀□是平声，꜂□是上声，□꜄是去声，□꜆是入声。假使每类再分陰陽，陽調类在半圈下加短横，꜁□是陽平，꜃□是陽上，□꜅是陽去，□꜇是陽入。廣州上(陰)入用□꜆表示，中(陰)入用□꜀表示。

② 本文举例的語音对应規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明次序。

北京韵母表

a	ɤ	o		ɿ, ʅ, ər	ai		au	ou
ia			ie	i	iai	ei	iau	iou
ua		uo		u	uai	uei		
			ye	y				

an	ən	aŋ	əŋ
ian	in	iaŋ	iŋ
uan	uən	uaŋ	uŋ, uəŋ
yan	yn		yŋ

北京声調表

陰平	陽平	上声	去声
꜀□˥	꜁□˧˥	꜂□˨˩˦	□꜄˥˩

北京声韵調配合情况說起來太長，这里暫且不談。至少要知道声韵配合的总原則，就是声韵配合关系大致上是受声母的發音部位和韵母的开齐合撮規定的。

为了工作方便起見，最好能够准备一个包括三四千常用字的北京同音字表。表分二十二个横格，左边依次标明二十二个声母：p, p‘, m, f; t, t‘, n, l; ts, ts‘, s; tʂ, tʂ‘, ʂ, ʐ; tɕ, tɕ‘, ɕ; k, k‘, x; ○。再分四个竪格，在表上头依次标明四个声調：陰平，陽平，上声，去声。一韵填一張，同一横行声母相同，同一竪行声調相同，同一方格之內是声韵調完全相同的字。声韵調配合不成字的格子就讓它空着。同音字表这样画是有道理的，除了一韵一張找同韵字方便之外，每一个声母在表上有一定位置，找同声母的字也方便。

第二項准备工作是求出方言（要和北京对比的方言）音韵系統的要点，寫出声母表、韵母表、声調表，作好同音字表。声母表排列法參考上文北京同音字表，同一横行声母發音部位相同，同一竪行声母發音方法相同。韵母表排列法參考上文北京韵母表。韵母先依韵尾分类，次序是开尾韵（沒有韵尾的韵母），其次是元音韵尾韵：[i] 尾韵，[y] 尾韵，[u] 尾韵，[ɯ] 尾韵，其次是輔音韵尾韵：[m] 尾韵，[n] 尾韵，[ŋ] 尾韵，[p] 尾韵，[t] 尾韵，[k] 尾韵，[ʔ] 尾韵。每一类韵母又依介音分成开齐合撮四类，上下对齐。方言同音字表的作法原則同上。

兩項准备工作作好之后，就可以开始作方音和北京音的比較工作了。假定这个方言是用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的《方言調查字表》①調查的，在記錄声調声母韵母的时候，就已經掌握了一部分方言和北京音对应的情况了。因为《方言調查字表》的声調例字，声母例字，韵母例字是依照古音排列，又照顧到北京音系的。記好声韵調例字之后，就声韵調例字就可以看出一部分方音和北京音的对应关系。

比方声調表右边有二十七行例字，現在我們拿每行的第一个例字为代表，并且在例字前头用阿拉伯数字标明行的次序：

1 剛，2 开，3 婚，4 窮，5 寒，6 鵝，7 古，8 口，9 好，10 五，11 近，12 亥，13 蓋，14 抗，15 漢，16 共，17 害，18 岸，19 急，20 曲，21 黑，22 各，23 却，24 歇，25 額，26 局，27 合。

假定用声調表記一下漢口音，就可以發現第 1 行（“剛”等）到 18 行（“岸”等）漢口的調类和北京完全相同：

1 剛，2 开，3 婚，	漢口北京都讀陰平
4 窮，5 寒，6 鵝，	漢口北京都讀陽平
7 古，8 口，9 好，10 五	漢口北京都讀上声
11 近—18 岸	漢口北京都讀去声

只有末了九行兩地調类不同：

19 急—27 合	漢口全讀陽平 北京分归陰陽上去

你就可以有个綫索；漢口的陰平北京也是陰平；漢口的上声北京也是上声；漢口的去声北京也是去声；就是漢口的陽平字比北京的陽平字多得多，漢口陽平字北京有一部分是陽平，有一部分北京分归陰平、上声、去声。这还不能当作語音对应規律馬上就寫下來，从这个綫索出發，再把整个同音字表檢查一遍，才能寫出規律。

又如声母例字表有下列八对字：

精—經　節—結　秋—丘　齐—旗
修—休　全—权　趣—去　旋—玄

这八对字北京都同音，“精”和“經”同音，……“旋”和“玄”同音，声母都是 [tɕ]、[tɕ‘]、[ɕ]。假定你用声母例字表記一下济南音，你就可以發現这八对字济南也都同音，声母也都是 [tɕ]、[tɕ‘]、[ɕ]。这就可以得到济南北京兩处 [tɕ]、[tɕ‘]、[ɕ] 范圍大致相同的綫索，可以作全面檢查同音字表时候的參考。假定用声母例字表記一下青島音，就可以發現这八对字青島全不同音，在横綫“—”前头的字青島的声母是 [ts]，[ts‘]，[s]，在横綫后头的字青島的声母是 [c]，[c‘]，[ç]。这就可以得到青島的 [ts]、[ts‘]、[s] 和 [c]、[c‘]、[ç] 在 [i]、[y] 前北京併成 [tɕ]、[tɕ‘]、[ɕ] 的綫索，供我們檢查同音字表的參考。

又如韵母例字表有“官”字和“关”字，北京这兩个都讀 [꜀kuan]，上海“官”字讀 [꜀kuø]，“关”字讀 [꜀kuɛ]。这就可以得到上海 [uø]、[uɛ] 兩韵北京合併成 [uan] 韵的綫索，供我們檢查同音字表的參考。

声韵調例字表告訴我們的只是綫索，方音和北京音只有檢查同音字表才能求出來。

在檢查同音字表之前，先要把方言的声韵調表和

---

① 科学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的声韵調比較一下，看看有什么异同。并且注意兩处声韵調配合成字的情况有什么异同。比方鄭州和北京都有[m]、[n]、[l]、[ʐ]四个声母。北京这四个声母起头的字讀陰平的(如"媽"[꜀ma]、"拉"[꜀la]等)很少。可是鄭州这四个声母起头的字讀陰平的很多，如"麥、蜜、木、納、諾、辣、力、綠，热、弱"，这些字北京都讀去声。又如鄭州和北京都有[ts]、[ts']、[s]三个声母，可是鄭州[ts]、[ts']、[s]能拼洪音(韵母不是[i]、[y]，也不拿[i]、[y]作介音)，也能拼細音(韵母是[i]、[y]，或者拿[i]、[y]作介音)，北京[ts]、[ts']、[s]只拼洪音不拼細音。鄭州[ts]、[ts']、[s]拼細音的字，北京都是[tɕ]、[tɕ']、[ɕ]。例如鄭州"精"[꜀tsiŋ](≠"經"[꜀tɕiŋ])，"清"[꜀tsiŋ](≠"輕"[꜀tɕ'iŋ])，"新"[꜀sin](≠"欣"[꜀ɕin])，北京"精＝經"[꜀tɕiŋ]，"清＝輕"[꜀tɕ'iŋ]，"新＝欣"[꜀ɕin]。又如蘭州和北京都有[tʂ]、[tʂ']、[ʂ]、[ʐ]四个声母，北京这四个声母能拼[u]，蘭州这四个声母不拼[u]。例如北京"追"[꜀tʂuei]，"吹"[꜀tʂ'uei]，"水"[꜂ʂuei](≠"匪"[꜂fei])，"蕊"[꜂ʐuei](≠"委"[꜂uei])。这类北京[tʂ]、[tʂ']、[ʂ]、[ʐ]拼[u]的字，蘭州都讀成[pf]、[pf']、[f]、[v]了，所以蘭州"追"[꜀pfei]，"吹"[꜀pf'ei]，"水"＝"匪"[꜂fei]，"蕊"＝"委"[꜂vei]。諸如此类，都是应該注意的，也都是檢查同音字表求对应規律的綫索。

檢查同音字表求对应規律的时候首先要注意方言里头每一个音类(調类、声母或韵母)相当于北京音里一个音类，兩个音类，还是几个音类。要是方言里一个音类在北京音里分化成兩类或几类，就得注意分化有沒有条件。

現在我們先看漢口的調类。我們檢查了漢口的同音字表，可以發現声調例字表提供的綫索不錯，漢口的陰平、上声、去声分别相当于北京的陰平、上声、去声，無論什么声母、什么韵母都是如此，只有極少数个别的例外。这是方言一个音类相当于北京一个音类的例子。只有漢口的陽平字北京分屬陰陽上去四类。这是方言一个音类相当于北京几个音类的例子。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們就要進一步追問，漢口的陽平北京分屬陰陽上去四类，有什么条件沒有。仔細查同音字表，我們可以看到漢口的陽平字可以根据韵母和声母分成三类：

(一)[n]尾韵和[ŋ]尾韵母([an]、[uan]、[ien]、[yen]、[ən]、[uən]、[in]、[yin]、[aŋ]、[iaŋ]、[uaŋ]、[oŋ]、[ioŋ])，[i]尾韵([ai]、[uai]、[ei]、[uei])，[au]、[iau]——这些韵母的陽平字北京全是陽平。例如："凡、船、年、圓、門、文、民、群、堂、娘、黃、同、窮，來、怀、梅、垂、桃、条。([oŋ]韵的[꜁moŋ]不屬于这一类，見下条。)

(二)[oŋ]韵的[꜁moŋ]北京分屬陽平、去声兩类，例如"萌"和"木"漢口同音[꜁moŋ]，北京"萌"[꜁məŋ]陽平，"木"[mu꜄]去声。

(三)其他韵母，包括开尾韵([a]、[ia]、[ua]、[o]、[io]、[ɤ]、[uɤ]、[ie]、[ye]、[ɿ]、[i]、[u]、[y])和[ou]、[iou]——这些韵母的陽平字北京分屬陰陽上去四声。例如漢口"踏、塔"同音，都是[꜁t'a]，北京"踏"[t'a꜄]去声，"塔"[꜂t'a]上声。漢口"無、物、屋"同音，都是[꜁u]陽平，北京"無"[꜁u]陽平，"物"[u꜄]去声，"屋"[꜀u]陰平。漢口"篤、讀"同音，都是[꜁tou]，北京"篤"[꜂tu]上声，"讀"[꜁tu]陽平。

現在我們可以得出漢口調类和北京調类的对应規律。

> (3)漢口陰平北京也是陰平。漢口的上声北京也是上声。漢口的去声北京也是去声。漢口的陽平逢[n]尾韵、[ŋ]尾韵、[i]尾韵和[au]韵、[iau]韵北京也是陽平；[ŋ]尾[oŋ]韵的[꜁moŋ]音北京讀陽平或去声；逢其他韵母北京分屬陰、陽、上、去。(例字已見上文。)

这条規律告訴我們，方言一个調类分化成北京几个調类的时候，要注意韵母的条件。

方言一个調类分化成几个北京調类的时候，还要特別注意声母的条件。比方我們研究福州的陽入和北京調类的关系，可以得出底下的規律。

> (4)福州的陽入逢[m]、[n]、[l]、[ŋ]等声母北京讀去声，逢其他声母北京讀陽平，逢零声母北京讀陽平或去声。例如："麥"福州[maʔ$_2$]陽入，北京[mai꜄]去声；"毒"福州[tuʔ$_2$]陽入，北京[꜁tu]陽平；"袜"和"活"福州同音，都是[uaʔ$_2$]陽入，北京"袜"[ua꜄]去声，"活"[꜁xuo]陽平。

福州的陰入分化成北京的陰平，陽平，上声，去声，沒有明顯的条件。因此我們研究福州和北京調类对应关系，福州的陰入和陽入要分开討論，不能合併討論。方言里兩个音类，和北京的关系不同的，不可混为一談，这是求对应規律的原則，必須遵守的。至于方言里几个音类，关系和北京音相同的，当然可以合起來說。比方說，

> (5)福州的陰去和陽去，北京都是去声。例如：福州"到"[tɔ꜄]陰去，"盜"[tɔ꜅]陽去，北京"到"和"盜"都是[tau꜄]去声。

現在我們举些声母对应規律的例子。

(6)廣州的[p]、[p']、[t]、[t']等声母北京也

是 [p]、[pʻ]、[t]、[tʻ] 等声母，不过廣州的 [pʻ]、[tʻ] 陽上北京是 [p]、[t] 的去声。例如廣州"悲" [꜀pei]、北京"悲" [꜀pei]；廣州"普" [꜂pʻou]，北京"普" [꜂pʻu]；廣州"刀" [꜀tou]，北京"刀" [꜀tau]；廣州"土" [꜂tʻou]，北京"土" [꜂tʻu]；廣州"被棉被，被單" [꜃pʻei]，北京"被" [pei꜄]；廣州"肚肚子痛" [꜃tʻou]，北京"肚肚子痛" [tu꜄]。

廣州的 [p]、[t] 北京都是 [p]、[t]，用不着說明条件。廣州的 [pʻ]、[tʻ] 北京也有讀 [p]、[t] 的，就得把分化的条件(陽上)說出來。

(7)漢口的 [ts]、[tsʻ]、[s] 北京是 [ts]、[tsʻ]、[s] 或 [tʂ]、[tʂʻ]、[ʂ]，例如"贓"和"張"漢口都是 [꜀tsaŋ]，北京"贓" [꜀tsaŋ]，"張" [꜀tʂaŋ]；不过漢口的 [ts]、[tsʻ]、[s] 拼 [ei] 韵北京是 [ts]、[tsʻ]、[s] 拼 [uei] 韵，例如"嘴"字漢口讀 [꜂tsei]，北京讀 [꜂tsuei]；漢口的 [ts]、[tsʻ]、[s] 逢 [ua]、[uai]、[uei]、[uan]、[uaŋ] 五韵北京一律是 [tʂ]、[tʂʻ]、[ʂ]，例如"追"字漢口讀 [꜀tsuei]，北京讀 [꜀tʂuei]、"庄"字漢口讀 [꜀tsuaŋ]，北京讀 [꜀tʂuaŋ]。

在这条規律里，我們指出，漢口的 [ts]、[tsʻ]、[s] 分化为北京的 [ts]、[tsʻ]、[s] 和 [tʂ]、[tʂʻ]、[ʂ]，有时候是有韵母的条件規定的。

底下是韵母对应規律：

(8)上海的 [ɔ] 韵北京是 [au] 韵。例如上海"包" [꜀pɔ]、北京"包" [꜀pau]；上海"刀" [꜀tɔ]、北京"刀" [꜀tau]；上海"高" [꜀kɔ]、北京"高" [꜀kau]。

(9)上海的 [uø]、[uɛ] 兩韵北京都是 [uan] 韵。例如上海"灌" [kuø꜄]，"慣" [kuɛ꜄]，北京"灌"和"慣"同音，都是 [kuan꜄]。

(10)廣州的 [ou] 韵北京是 [au] 韵或 [u] 韵，例如廣州"补、保" [꜂pou]，北京"补" [꜂pu]，"保" [꜂pau]，廣州"賭、島" [꜂tou]，北京"賭" [꜂tu]，"島" [꜂tau]；廣州"祖、早" [꜂tsou]，北京"祖" [꜂tsu]，"早" [꜂tsau]；不过廣州的 [ou] 韵逢 [k]、[h]、[ŋ]、[〇] 四声母北京一律是 [au]，例如廣州"高" [꜀kou]，北京"高" [꜀kau]；廣州"襖" [꜂ou]，北京"襖" [꜂au]。

(11)漢口的 [in] 韵北京是 [in] 韵或 [iŋ] 韵，不过漢口的 [in] 韵逢 [t]、[tʻ] 兩声母北京一律是 [iŋ] 韵。例如：漢口"民、明" [꜁min]，北京"民" [꜁min]，"明" [꜁miŋ]；漢口"丁" [꜀tin]，北京"丁" [꜀tiŋ]；漢口"停" [꜁tʻin]，北京"停" [꜁tʻiŋ]。

(8)上海是一个韵，北京也是一个韵。(9)上海兩个韵合成北京一个韵。这兩条規律都沒有条件問題。(10)廣州一个韵北京分化成兩个韵。(11)漢口一个韵北京分化成兩个韵。这兩条規律都說明了韵母的分化有时候拿声母作条件。

总結这一段所說，我們可以看到声母和韵母可以成为声調分化的条件，声調和韵母可以成为声母分化的条件，声母可以成为韵母分化的条件。因此研究語音对应規律的时候要注意声母韵母声調的关系，不能把声韵調孤立起來研究。

三 語音对应規律和語音構造規律的关系

任何語言或方言的語音都是有系統的，每一个音类都是系統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的。因此比較方言和北京話的語音構造規律可以帮助我們求出語音对应規律，解釋語音对应規律。比方上述第(7)条規律漢口 [ts]、[tsʻ]、[s] 分化为北京的 [ts]、[tsʻ]、[s] 和 [tʂ]、[tʂʻ]、[ʂ]，第(11)条規律漢口的 [in] 分化为北京的 [in]、[iŋ] 兩韵，可以用兩处的語音構造規律來解釋。

北京音拼齐齒韵([i] 韵或拿 [i] 起头的韵)的有 [p]、[pʻ]、[m]，[t]、[tʻ]、[n]、[l]，[tɕ]、[tɕʻ]、[ɕ]，[〇] 十一个声母。漢口音拼齐齒韵的只有 [p]、[pʻ]、[m]，[t]、[tʻ]、[n]，[tɕ]、[tɕʻ]、[ɕ]，[〇] 十个声母。(漢口音不分 [n]、[l]，所以比北京少一个。) 北京 [in]、[iŋ] 分成兩韵，漢口合併成一个 [in] 韵。現在把漢口 [in] 韵，北京 [in]、[iŋ] 兩韵声韵配合情况列表对比如下。表上声韵配合成字的举例字，声韵配合不成字的画个"〇"。

漢口		北京			
in		in		iŋ	
꜀pin	宾兵	꜀pin	宾	꜀piŋ	兵
꜁pʻin	貧平	꜁pʻin	貧	꜁pʻiŋ	平
꜁min	民明	꜁min	民	꜁miŋ	明
꜀tin	丁	tin	〇	꜀tiŋ	丁
꜁tʻin	停	tʻin	〇	꜁tʻiŋ	停
꜁nin	鄰灵寧	꜁nin	您①	꜁niŋ	寧
		꜁lin	鄰	꜁liŋ	灵
꜀tɕin	斤京	꜀tɕin	斤	꜀tɕiŋ	京
꜀tɕʻin	親淸	꜀tɕʻin	親	꜀tɕʻiŋ	淸
꜀ɕin	新星	꜀ɕin	新	꜀ɕiŋ	星
꜀in	因英	꜀in	因	꜀iŋ	英

① 北京"你"的敬称是"您"，漢口"你"的敬称是"你家"，不是"您"。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京[t]、[tʻ]兩声母不能和[in]韵配合成字。所以漢口[in]韵北京是[in]韵或[iŋ]韵，漢口[in]韵拼[t]、[tʻ]兩声母，北京一律是[iŋ]韵。

漢口只有舌尖前音声母([ts]、[tsʻ]、[s])，沒有舌尖后音声母([tʂ]、[tʂʻ]、[ʂ])。北京这兩套声母都有。現在我們拿漢口的[ts]、[tsʻ]、[s]三声母和韵母配合的情况，北京的[ts]、[tsʻ]、[s]、[tʂ]、[tʂʻ]、[ʂ]六声母和韵母配合的情况列表对比如下。表上声韵配合成字的举例字，声韵配合不成字的画"〇"。

漢口 [ts, tsʻ, s]	北京 [ts, tsʻ, s]	北京 [tʂ, tʂʻ, ʂ]
꜁tsa 雜閘	꜁tsa 雜	꜁tʂa 閘
꜁tsʻa 擦插	꜀tsʻa 擦	꜂tʂʻa 插
꜂sa 灑傻	꜂sa 灑	꜂ʂa 傻
꜀tsua 抓	tsua 〇	꜀tʂua 抓
꜀sua 刷	sua 〇	꜀ʂua 刷
꜁tsɤ 則折	꜁tsɤ 則	꜁tʂɤ 折
꜁tsʻɤ 策徹	tsʻɤ꜄ 策	tʂʻɤ꜄ 徹
꜁sɤ 瑟設	sɤ꜄ 瑟	ʂɤ꜄ 設
꜁tso 昨濁	꜁tsuo 昨	꜀tʂuo 濁
꜁tsʻo 撮戳	tsʻuo꜄ 撮	꜀tʂʻuo 戳
꜁so 索說	꜂suo 索	꜀ʂuo 說
꜀tsai 灾齋	꜀tsai 灾	꜀tʂai 齋
꜁tsʻai 才柴	꜁tsʻai 才	꜁tʂʻai 柴
꜀sai 腮篩	꜀sai 腮	꜀ʂai 篩
꜂tsʻuai 揣	tsʻuai 〇	꜂tʂʻuai 揣
suai꜄ 帥	suai 〇	ʂuai꜄ 帥
꜂tsei 嘴	꜂tsuei 嘴①	
tsʻei꜄ 脆	tsʻuei꜄ 脆	
sei꜄ 歲	suei꜄ 歲	
꜂tsuei 追		꜀tʂuei 追①
꜀tsʻuei 吹		꜀tʂʻuei 吹
꜂suei 水		꜂ʂuei 水
꜀tsau 糟招	꜀tsau 糟	꜀tʂau 招
꜂tsʻau 草炒	꜂taʻau 草	꜂tʂʻau 炒
꜂sau 扫少	꜂sau 扫	꜂ʂau 少
꜂tsou 走肘	꜂tsou 走	꜂tʂou 肘
tsʻou꜄ 湊臭	tsʻou꜄ 湊	tʂʻou꜄ 臭
꜂sou 叟手	꜂sou 叟	꜂ʂou 手
tsan꜄ 贊战	tsan꜄ 贊	tʂan꜄ 战①
꜁tsʻan 蚕蟬	꜁tsʻan 蚕	꜁tʂʻan 蟬
꜀san 三山	꜀san 三	꜂ʂan 山
꜀tsuan 專		꜂tʂuan 專①
꜁tsʻuan 船		꜁tʂʻun 船
꜀suan 閂		꜀ʂuan 閂
꜀tsəu 尊眞②	꜀tsuən 尊	꜀tʂən 眞
꜀tsʻən 存陈②	꜁tsʻuən 存	꜁tʂʻən 陈
꜀sən 孙身	꜀suən 孙	꜀ʂən 身
꜀tsaŋ 贜張	꜀tsaŋ 贜	꜀tʂaŋ 張
꜀tsʻaŋ 倉昌	꜀tsʻaŋ 倉	꜀tʂʻaŋ 昌
꜀saŋ 桑商	꜀saŋ 桑	꜀ʂaŋ 商
꜀tsuaŋ 庄		꜀tʂuaŋ 庄
꜀tsʻuaŋ 窗		꜀tʂʻuaŋ 窗
꜀suaŋ 双		꜀ʂuaŋ 双
꜀tsoŋ 宗中	꜀tsuŋ 宗	꜀tʂuŋ 中
꜀tsʻoŋ 聰充	꜀tsʻuŋ 聰	꜀tʂʻuŋ 充
꜀soŋ 松	꜀suŋ 松③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京[ts]、[tsʻ]、[s]不拼[ua]、[uai]、[uaŋ]三韵，因此漢口[ts]、[tsʻ]、[s]拼这三韵北京一律是[tʂ]、[tʂʻ]、[ʂ]。北京[ts]，[tsʻ]，[s]虽然拼[uei]、[uan]兩韵，可是这些字在漢口都沒有[u]介音。因此漢口[ts]、[tsʻ]、[s]拼[uei]，[uan]兩韵的北京一律是[tʂ]、[tʂʻ]、[ʂ]。这个表告訴我們，語音構造規律和語音对应規律密切相关，可以互相說明。因此在研究对应規律之前，必須了解方音和北京音的構造規律。

無論作同音字表，求对应規律，把材料寫成卡片都有很多方便之处。假定我們調查漢口方言，一共問了三千个單字，可以每一个字寫成一張卡片，寫成三千張卡片，每張片子上头寫上漢口音。为了求对应規律方便，在每个卡片上再寫上北京音。卡片寫好以后，先按漢口韵母分类，同韵母的依漢口声母排列。韵母声母

---

① 北京的[tsuei]、[tsʻuei]、[suei]在漢口是[tsei]、[tsʻei]、[sei]，所以和漢口[tsuei]、[tsʻuei]、[suei]相当的，北京只有[tʂuei]、[tʂʻuei]、[ʂuei]。同样的情形，北京的[tsuan]、[tsʻuan]、[suan]，在漢口是[tsan]、[tsʻan]、[san]，所以和漢口[tsuan]、[tsʻuan]、[suan]相当的北京音，只有[tʂuan]、[tʂʻuan]、[ʂ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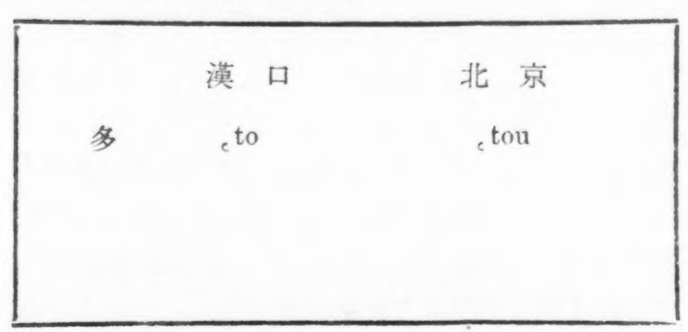
② 北京的"曾"[꜀tsəŋ]和"蒸"[꜀tʂəŋ]漢口也是[꜀tsən]，北京的"層"[꜁tsʻəŋ]和"成"[꜁tʂʻəŋ]漢口也是[꜁tsʻən]，北京的"僧"[꜀səŋ]和"声"[꜀ʂəŋ]漢口也是[꜀sən]。这里只想說明漢口[ts]、[tsʻ]、[s]逢[ən]韵北京的声母是[ts]、[tsʻ]、[s]或[tʂ]、[tʂʻ]、[ʂ]，就不多举韵母的例了。

③ 漢口的[soŋ]北京是[suŋ]。("舂米"的"舂"漢口讀[꜀tsʻuŋ]，北京讀[꜀tʂʻuŋ]。)

都相同的依漢口声調排列，排好以后一抄，漢口同音字表就出來了。然后我們就用卡片求对应規律。塡同音字表时，卡片是依漢口韵母分的。一韵一韵地檢查，看看漢口方音一个韵相当北京一个韵、兩个韵、还是几个韵，分化有什么条件。單就同音字表有时候不容易看出分化条件，在同音字表上加記号也不方便，卡片可以顚來倒去地分，便于灵活掌握。韵母对应規律求出以后，把卡片依声母次序重分，再求声母对应規律。然后依同样方法求声調对应規律。

这种卡片旣然把方音北京音都注上，我們也可以用來求出从北京音出發的北京音和方音的規律。还可以用來作方音北京音对照字表，这个表以方言的韵母、声母、声調为序。方言北京都同音的字排成一行，方言同音北京不同音就依北京音分开，体例参看上文第一節开头廣州 [u] 韵字和北京音的对照。

卡片可以寫成这个样子：


	漢口	北京
多	꜀to	꜀tou

卡片大小不拘，不过不要太小，留点空間有时候可以加注。卡片用紙不必太好，可是不能太脆，免得一弄就破。地名每一張要重复的寫，为節省时間起見，可以准备一个戳子，印起來总比寫起來快些。旣然用戳子，不妨多刻几个字，把調查点的省区、市縣、鄉鎭、發音人、記音人、調查的年月日等等都刻好印上。①

四 語音对应規律和語音演变規律的关系

怎么会有語音对应規律呢？因为北京話、廣州話、上海話、漢口話等等都是从古代漢語演变下來的。古代漢語演变到北京話有一套演变規律，古代漢語演变到其他方言也各有各的規律。同原字(來原相同的字)的讀音在現代方言里的演变有同有异。排比同原字在現代方言里的讀音，比較他們的异同，就得出語音規律來了。因此，我們可以說，方言的語音演变規律規定了方言的語音对应規律。

有一点必須特別注意的，語音对应規律講的是現代語音，語音演变規律講的是古今演变。了解語音演变規律可以告訴我們一些語音对应規律的綫索，在研究对应規律的时候心中有数，帮助我們較快地求出对应規律，并且認識为什么有这些規律。但是必須指出，卽使沒有演变規律的帮助，我們也能够把所有对应規律都求出來。我們敍述对应規律，只能就事論事，講今天的音，不能把古代音韵分类的字眼放在对应規律里來講。研究語音的人需要知道語音演变，使用語言的人却沒有这个必要。要是对应規律里夾上一些关于古音的話，就对应規律的要求講，是不合体例的，一般讀者看了不單沒有用处，反而要弄胡塗了。

現在我們舉例說明，語音演变規律如何規定語音对应規律。比方說，廣州的[u]字韵有三个來原，(一)是古代虞韵② 非敷奉三母字：

	平 虞	上 麌	去 遇
非	夫膚	府俯腑斧甫	付賦傅
敷	敷孚俘孵麩	撫	赴訃
奉	扶芙符	父腐輔	附

(二)是古代尤韵非敷奉三母字的一部分：

	平 尤	上 有	去 宥
非			富
敷			副
奉		妇負	

(三)是古代模韵見溪曉匣影五母字：

	平 模	上 姥	去 暮
見	姑辜箍孤	古估估計賈商賈股鼓	故固雇顧
溪	枯	苦	庫袴
曉	呼	虎滸水滸	戽戽水
匣	胡湖鬍狐壺	戶滬	互护
影	烏汚	塢	惡好惡

以上这三部分字廣州都讀 [u] 韵，北京也讀 [u] 韵，并且廣州 [u] 韵字限于上述三个來原，这样就得出上

① 寫卡片总是很費时間的，为節省时間起見，語言研究所編了"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片子上印好例字和北京音。这套卡片年內可以由新華書店發行。

② 舉平声包括上声、去声，下同。

文的第(1)条規律:“廣州的[u]韵北京也是[u]韵。”

同样,古代模韵疑母字:

	平	上	去
	模	姥	暮
疑	吳梧呉蜈	五伍午仵忤	誤悟晤

这些字廣州都讀[ŋ],北京都讀[u]。并且廣州讀[ŋ]自成音節的字都是从这个來原來的,这样就得出上文的第(2)条規律:“廣州自成音節的[ŋ]北京是[u]。”

我們看下表古代模豪兩韵在廣州、北京兩处的讀法,就可以找出上文第(10)条規律的解釋。

古声母	古模韵	廣州		北京		古豪韵	廣州		北京	
	例字	字音	韵母	字音	韵母	例字	字音	韵母	字音	韵母
帮	补	꜂pou	ou	꜂pu	u	保	꜂pou	ou	꜂pau	au
滂	普	꜂p'ou		꜂p'u						
並	蒲	꜁p'ou		꜁p'u		袍	꜁p'ou		꜁p'au	
明	墓	mou꜅		mu꜄		帽	mou꜅		mau꜄	
端	賭	꜂tou		꜂tu		島	꜂tou		꜂tau	
透	土	꜂t'ou		꜂t'u		討	꜂t'ou		꜂t'au	
定	圖	꜁t'ou		꜁t'u		逃	꜁t'ou		꜁t'au	
泥	努	꜃nou		꜂nu		腦	꜃nou		꜂nau	
來	魯	꜃lou		꜂lu		老	꜃lou		꜂lau	
精	租	꜂tsou		꜂tsu		早	꜂tsou		꜂tsau	
清	粗	꜀ts'ou		꜀ts'u		操	꜀ts'ou		꜀ts'au	
从						曹	꜁ts'ou		꜀ts'au	
心	苏	꜀sou		꜀su		騷	꜀sou		꜀sau	
見	姑	ku	u	꜀ku		高	꜀kou		꜀kau	
溪	苦	꜂fu		꜂k'u		考	①		꜂k'au	
疑	誤	ŋ꜅	ŋ	u꜄		傲	ŋou꜅		au꜄	
曉	虎	꜂fu	u	꜂xu		好	꜂hou		꜂xau	
匣	湖	꜁u		꜁xu		豪	꜁hou		꜁xau	
影	塢	꜂u		꜂u		襖	꜂ou		au	

从表里头可以看到:

(一)古模韵北京讀[u]韵。

(二)古豪韵北京讀[au]韵。

(三)古豪韵廣州讀[ou]韵,古模韵逢帮滂並明端透定泥來精清从心十三母廣州也讀[ou],古模韵逢見溪曉匣影五母廣州讀[u],古模韵逢疑母廣州讀[ŋ]自成音節。

廣州模豪兩韵帮等十三个声母字沒也分別,廣州的[ou]韵(今[p]、[p']、[m]、[t]、[t']、[n]、[l]、[ts]、[ts']、[s]十声母)是古模韵或豪韵,北京模韵讀[u],豪韵讀[au],把古韵折合成北京音,所以廣州的[ou]韵北京是[ou]韵或[au]韵。廣州豪模兩韵見溪疑曉匣影六声母字有分別。模韵字逢这六个声母廣州不讀[ou],廣州[ou]逢这六个声母(今[k]、[h]、[ŋ]、[〇]四声母)一律是古豪韵來的,北京豪韵讀[au]韵,所以廣州的[ou]韵逢[k]、[h]、[ŋ]、[〇]四声母北京是[au]韵。至于廣州的[u]韵北京是[u]韵,廣州的[ŋ]北京是[u],剛才已經解釋过了。

上文第(3)条漢口北京調类对应規律也可以从声調演变規律得到解釋。

古平上去三声字漢口北京調类演变規律相同。古平声清声母字(1剛,2开,3婚)兩处都是陰平;古平声濁声母字(4窮,5塞,6鵝)兩处都是陽平;古上声清声母字(7古,8口,9好)和次濁声母字(10五)兩处都是上声,古上声全濁声母字(11近,12亥)和古去声清声母字(13蓋,14抗,15漢),古去声濁声母字

① 廣州“考”讀[꜂hau]。

(16共，17害，18岸）兩处都是去声。古入声字漢口北京兩处演变規律不同。古入声字漢口讀陽平；古入声淸声母字（19急，20曲，21黑，22各，23却，24歇）北京分归陰陽上去，古入声次濁声母字北京讀去声（如“麥、六、納”等，“額”字北京讀陽平是例外），古入声全濁声母字（26局，27合）北京讀陽平 因为声調演变的規律不同，所以漢口的陽平字比北京多，漢口的陽平包括古平声濁声母字和古入声字，漢口陽平比北京多出來的那部分字是从古入声來的。漢口的古平声濁声母字和古入声字在今調类上已經合成陽平，只要我們能有法子在別的方面（声母和韵母）把漢口的古入声字和古平声濁声母字分开，我們就能够在漢口陽平字和北京調类的关系上前進一步。

漢口的韵母可以就來原分成三类：

（一）古平上去來的——[n]尾韵，[ŋ]尾韵（[oŋ]韵[꜁moŋ]是第二类），[i]尾韵，[au]韵，[iau]韵。

（二）古平上去入來的——[oŋ]韵的[꜁moŋ]。

（三）古平上去入來的——开尾韵和[ou]韵，[iou]韵。

第一类韵母沒有从古入声來的，所以漢口陽平逢第一类韵母一定是古平声濁声母字，古平声濁声母字北京是陽平，把古音折合成北京音，漢口陽平逢第一类韵母北京也是陽平。

第二类韵母有从入声明母字來的，所以漢口[꜁moŋ]可能是古平声字，今北京陽平；也可能是古入声明母字，今北京去声。

第三类韵母有从古入声來的，所以漢口陽平逢这些韵母我們不能鑑別是否古平声，所以这一类陽平字北京讀哪一个調类就找不出規律來。

方言和北京話調类对应情况之所以复雜，多半由于古入声北京分归四声的緣故。古入声淸声母字北京讀何声調沒有規律可尋，古入声次濁声母字北京讀去声，全濁字北京讀陽平。所以求方音与北京音調类对应規律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根据方言現在讀音把古代入声的濁音声母字找出來。

分陰陽入的方言，陽入大致总是由古入声濁音声母字來的（例如廣州、上海、福州）。我們的工作就要進一步把古入声的次濁声母字和全濁声母字分开。上海陽入和北京調类对应規律如下：

（12）上海的陽入逢[m]、[n]、[l]、[ȵ]、[ŋ]等声母北京是去声，逢[b]、[d]、[dʑ]、[ʑ]、[g]、[ɦ]等声母北京是陽平，逢[v]、[z]兩声母北京是去声或陽平。例如：上海“麥”[maʔ꜁]，北京“麥”[mai꜄]；上海“辣”[laʔ꜁]，北京“辣”[la꜄]；上海“岳”[ŋoʔ꜁]，北京“岳”[ye꜄]；上海“白”[baʔ꜁]，北京“白”[꜁pai]；上海“讀”[doʔ꜁]，北京“讀”[꜁tu]；上海“族”[zoʔ꜁]，北京“族”[꜁tsu]；上海“物文言音”和“佛”都是[vəʔ꜁]（“物白話音”[məʔ꜁]），北京“物”[u꜄]，“佛”[꜁fo]；上海“入”和“十”都是[zəʔ꜁]，北京“入”[ʐu꜄]，“十”[꜁ʂ̩]。

这个对应規律是由語音演变規律規定的，上海[m]、[n]、[l]、[ȵ]、[ŋ]是由古次濁声母來的，[b]、[d]、[dʑ]、[ʑ]、[g]、[ɦ]是由古全濁声母來的，[v]、[z]有从次濁來的，也有从全濁來的。上文第（4）条福州陽入和北京調类的对应規律也应該这样解釋：福州[m]、[n]、[l]、[ŋ]等声母是从古次濁声母來的，其他声母是从古全濁声母來的，零声母有从次濁來的，也有从全濁來的。

只有一个入声的方言，古入声淸声母字和全濁声母常常完全同音。例如：江苏揚州“八淸＝拔全濁”[pæʔ꜆]，“發淸＝罰全濁”[fæʔ꜆]，“督淸＝毒全濁”[toʔ꜆]，“桌淸＝濁全濁”[tsuɐʔ꜆]，“湿淸＝十全濁”[səʔ꜆]。不过古次濁声母字还能看出一部分來。揚州入声字逢[m]、[l]（揚州[n]、[l]不分，用[l]的时候較多）声母北京讀去声，因为揚州的[m]、[l]总是由古次濁声母來的。（本節已完，全文下期續完。）

5月号勘誤表

面	欄	行	誤	正
4		2	thϑ	tϑh
4		29	í 医	i 医
25		末1	应当寫作“suɪ	应当寫作“ʂuɪ”
26		18	①粵語	粵語
27		11	ç̀àliŋ	çáliŋ
33	左	18	音低	高低
47	右	21	⑤	①
51	右	15	ierɪ	ɥierɪ
51	右	表正	маленне	маленкие

江苏人怎样学習北京語音

張 拱 貴

江苏全省方言相当复雜。徐州一帶(新沂、宿迁以西)屬北方方言，其他苏北各地和南京、鎮江一帶旧称“下江官話”(江淮方言)，丹陽、溧陽以东(包括崇明和江北的靖江、海門、啓东)屬吳方言(江南方言)。每个方言各有它的語音特点。这里只能針对几个顯著的、共同的特点來談一談江苏人学習北京語音时应当注意的地方，所談的可能很不够全面。

一 入声字的变讀

江苏語音除了徐州一帶沒有入声，其余各地都有入声。入声的特点是“短促”，不能延長(平、上、去各声都可以延長)，所以也叫做“促音”。

北京音沒有入声。方言讀入声的一些字，北京音把它分配到陰平、陽平、上声、去声里去了。学習北京語音首先要避免入声。下面是分配到北京四声里的入声例字:

陰平：一、七、八、黑、桌、压、說、出、吃、濕、割、失、屋、織、粥

陽平：直、达、十、白、國、族、活、学、格、革、急、福、足、責、則

上声：北、百、鉄、瞩、甲、乙、渴、法、尺、雪、筆、匹、谷、髮、給

去声：六、月、叶、綠、若、热、日、落、赤、式、適、客、衛、密、玉

下面每一对字在北京是同音的，不要念成不同音:

一衣　七欺　八巴　压鴉　出初　吃痴　濕詩

屋烏　織知　粥周　十时　膜摩　福符　合和

狹霞　協鞋　舌蛇　百擺　瞩主　甲假　乙椅

渴可　尺耻　筆比　匹痞　谷古　六餾　叶夜

綠慮　赤翅　式世　適是　客課　衛樹　玉遇

徐州一帶虽然沒有入声，对于入声字同样要留意。因为入声字在徐州四声(陰平、陽平、上声、去声)中的分配并不完全跟北京音符合。例如“博、福、德、各、國、級、節、决、覚、息、竹、足”这些字，北京念陽平，徐州念陰平；“必、墨、滅、踏、乐、力、綠、落、客、赤、識、热、入、色、叶、月”这些字，北京念去声，徐州念陰平；“迫、或”北京念去声，徐州念上声；“給”ㄍㄟ北京念上声，徐州念陽平。

二 要避免濁音

这里所謂濁音是指帶音的塞（包括塞察）声母。發濁音声母时声帶是顫动的。江苏境內只吳方言有濁音。比方“陪”和“倍”，它們的声母旣跟“杯”的声母不同，也跟“貝”或“配”的声母不同；換句話說，不是ㄅ，也不是ㄆ，而是一种帶音的ㄅ″。

吳方言的濁音到了北京音里，平声字就变为送气清音，仄声(上、去、入)字就变为不送气清音。例如:

培、賠讀ㄆㄟˊ，倍、备讀ㄅㄟˋ＝輩

平、憑讀ㄆㄧㄥˊ，并、病讀ㄅㄧㄥˋ＝柄

逃、陶讀ㄊㄠˊ，稻、盗讀ㄉㄠˋ＝到

堂、唐讀ㄊㄤˊ，蕩、宕讀ㄉㄤˋ＝当

啼、題讀ㄊㄧˊ，弟、地讀ㄉㄧˋ＝帝

同、童讀ㄊㄨㄥˊ，动、洞讀ㄉㄨㄥˋ＝冻

葵、逵讀ㄎㄨㄟˊ，跪、櫃讀ㄍㄨㄟˋ＝貴

求、球讀ㄑㄧㄡˊ，舅、旧讀ㄐㄧㄡˋ＝救

瞿、衢讀ㄑㄩˊ，拒、惧讀ㄐㄩˋ＝句

潮、巢讀ㄔㄠˊ，趙、召讀ㄓㄠˋ＝照

除、廚讀ㄔㄨˊ，柱、住讀ㄓㄨˋ＝注

才、裁讀ㄘㄞˊ，在讀ㄗㄞˋ＝再

下面每一对字在北京是同音的(都是去声)，前一字不要念濁音:

罷霸　敗拜　伴半　便变　犯泛　范販　奉諷

父付　負富　代戴　調釣　豆斗　但旦　淡担

鄧凳　定訂　共貢　号耗　汗漢　禍貨　会晦

換喚　話化　尽進　近勁　匠醬　謝瀉　效孝

袖秀　幸兴　杏姓　象相　寨債　陣振　丈帳

狀壯　重众　是世　事試　市势　受獸　善扇

剩勝　造灶　坐做　罪最　遂歲　穗碎　誦送

頌宋

濁入声字念不送气清音的如“拔、白、薄、別”“达、独、夺、敌”“及、集、局、掘”“直、逐、熟”“雜、族、昨”。

“下江官話”沒有濁音。吳方言念濁音的一些字(仄声)，苏北有些地方（如泰州、如臯、南通）念成送气清音，这是跟北京音不同的地方。比方在南通，下面这些字都是送气的:

ㄆ：罷、敗、被、办、伴、笨、病、薄、白(北京ㄅ声母)

ㄊ：代、豆、蛋、弟、电、定、动、讀、敌（ㄉ）

ㄎ：櫃、跪、共（ㄍ）

ㄑ：就、件、近、匠、倦、局、絕（ㄐ）

ㄘ：字、在、坐、暂、澤、贼、族、昨（ㄗ）

三 尖音、团音的分幷

ㄗ、ㄘ、ㄙ拼ㄧ、ㄩ（包括ㄧ組和ㄩ組的結合韵）时叫做尖音，ㄐ、ㄑ、ㄒ拼ㄧ、ㄩ（包括ㄧ組和ㄩ組的結合韵）时叫做团音。北京沒有尖音，江苏普遍有尖团音的分别。学習北京語音，碰到ㄗ、ㄘ、ㄙ拼ㄧ、ㄩ时要改为ㄐ、ㄑ、ㄒ。下面諸例中，前一字在方言里是尖音，要念同后一字：

挤几　际寄　姐解　借介　焦交　酒久　尖奸

践見　津金　尽近　将江　奨講　精京　井景

淨敬　聚巨　妻欺　齐其　瞧乔　秋丘　千牵

前鉗　親欽　秦勤　槍腔　青輕　請傾　趣去

全权　西希　洗喜　斜鞋　小曉　笑效　修休

綫現　心欣　相香　想享　象向　星兴　性幸

須虛　旋懸　迅訓

江苏东北角的贛榆在尖团音的分别上另是一个系統。ㄗ、ㄘ、ㄙ，ㄍ、ㄎ、ㄏ和ㄐ、ㄑ、ㄒ三組都可以跟ㄧ、ㄩ相拼：

将ㄗㄧㄤ≠姜ㄍㄧㄤ≠張ㄐㄧㄤ

節ㄗㄧㄝ≠結ㄍㄧㄝ≠折ㄐㄧㄝ

聚ㄗㄩ≠具ㄍㄩ≠柱ㄐㄩ

齐ㄘㄧ≠旗ㄎㄧ≠迟ㄑㄧ

秋ㄘㄧㄡ≠丘ㄎㄧㄡ≠抽ㄑㄧㄡ

趣ㄘㄩ≠去ㄎㄩ≠处ㄑㄩ

小ㄙㄧㄠ≠曉ㄏㄧㄠ≠少ㄒㄧㄠ

羨ㄙㄧㄢ≠現ㄏㄧㄢ≠膳ㄒㄧㄢ

象ㄙㄧㄤ≠項ㄏㄧㄤ≠上ㄒㄧㄤ

須ㄙㄩ≠虛ㄏㄩ≠書ㄒㄩ

苏北有些地方（如泰兴、南通一帶）把北京念ㄓ、ㄔ、ㄕ的一部分字讀到ㄐ、ㄑ、ㄒ里去了。例如"浙、徹、舌、設""战、纏、閃、善"这些字（这些字在北京讀ㄜ韵和ㄢ韵）在泰兴讀ㄐ、ㄑ、ㄒ。下面这些字在南通讀ㄐ、ㄑ、ㄒ：

ㄐ：抓、追、專、准、庄、桌、捉（北京ㄓ声母）

ㄑ：纏、吹、春、川、窗、出、戳（ㄔ）

ㄒ：社、閃、善、愼、耍、帅、誰、水、順、唇、双、設、舌、說（ㄕ）

此外，南通还把北京ㄗ、ㄘ、ㄙ拼ㄨㄟ、ㄨㄢ、ㄨㄣ三韵的字也讀到ㄐ、ㄑ、ㄒ里去了：

ㄐ：嘴、最、醉、鑽、遵

ㄑ：催、随、罪、村、存、寸

ㄒ：虽、歲、酸、算、孙、損

南京也分尖团音。别的地方韵母是ㄧㄢ和ㄧㄝ的一些尖音字，南京把介音ㄧ丢掉了，这是它的特点。例如：

尖、剪、箭，　千、錢、淺，　仙、癬、綫，

姐、借、接，　且、切、妾，　些、邪、寫、謝、屑。

四 区别ㄓ、ㄔ、ㄕ和ㄗ、ㄘ、ㄙ

江苏省除了徐州一帶和南京一帶以及常熟、無錫、苏州可以分别ㄓ、ㄔ、ㄕ和ㄗ、ㄘ、ㄙ以外，普遍地只有ㄗ、ㄘ、ㄙ，沒有ㄓ、ㄔ、ㄕ。可以分别这兩类音的地方，也有一些字的归类跟北京不一致。比方"之、支、止、志、乍、債、找、皺、斬、站、爭"这些字，北京音的声母是ㄓ，徐州音的声母是ㄗ；"齒、茶、差、柴、抄、巢、吵、愁、吹"这些字，北京音的声母是ㄔ，徐州音的声母是ㄘ；"詩、师、时、史、是、事、沙、晒、誰、稍、瘦、山、生、省"这些字，北京音的声母是ㄕ，徐州音的声母是ㄙ。

北京讀ㄓ、ㄔ、ㄕ而南京讀ㄗ、ㄘ、ㄙ的字比徐州少，例如下面这些字南京仍讀ㄓ、ㄔ、ㄕ：

ㄓ：蘸、爭

ㄔ：襯、撑、初、愁

ㄕ：师、獅、士、仕、柿、事、瘦、生、牲、笙、省

常熟、無錫、苏州的ㄓ、ㄔ、ㄕ發音时嘴唇是圓起來的。下面这些字北京音是ㄓ、ㄔ、ㄕ，無錫音是ㄗ、ㄘ、ㄙ：

齋、債、楂、詐、炸、追、贅、罩、皺、斬、爭、章、只、扎

叉、差、車、產、吵、襯、掙、創、撑、初、尺、赤、插、察、戳

师、史、篩、沙、傻、晒、奢、山、衰、帅、税、稍、瘦、爽、生、

省、梳、殺、束、刷、說

下面每一对字，前一字在北京念ㄓ、ㄔ、ㄕ，后一字念ㄗ、ㄘ、ㄙ：

知資　止紫　志自　閘雜　折則　齋災　債再

昭糟　找早　趙灶　州鄒　帚走　晝奏　站贊

診怎　張臧　丈藏　爭增　正贈　朱租　主阻

捉作　贅最　專鑽　中宗　种总　痴雌　持磁

耻此　翅次　澈策　撤側　差猜　柴才　抄操

朝曹　吵草　臭湊　纏蚕　產慘　昌倉　長藏

成層　初粗　处醋　触促　戳撮　吹催　川竄

串竄　春村　純存　蠢忖　冲匆　虫从　崇叢

詩私　史死　示似　試四　傻洒　設澀　涉塞

篩腮　晒賽　稍騷　少扫　收搜　手擻　寿嗽

山三　閃傘　扇散　身森　商桑　賞嗓　上丧

生僧　疏苏　叔俗　樹素　恕訴　衛肅　說縮

水髓　睡歲　税碎　拴酸　涮算

五 区别ㄌ和ㄋ

声母ㄋ、ㄌ不分是"下江官話"的特点。北方方言和吳方言ㄋ、ㄌ不相混。ㄋ、ㄌ不分的地方，并非一定

有ㄋ沒有ㄌ,或者有ㄌ沒有ㄋ;只是二者互混,說話的人自己不觉得是兩个不同的音。

ㄋ、ㄌ不分有几种情况。一种是ㄋ、ㄌ全不分,無論拼什么韵母,一律是ㄋ或者是ㄌ。比如,北京所有讀ㄋ的字在南京都拼入ㄌ。另一种是拼开口、合口(就是韵母不帶ㄧ、ㄩ的),不分ㄋ、ㄌ;拼齐齒、撮口(就是韵母帶ㄧ、ㄩ的),ㄋ就变成ㄬ。徐州、如皋、南通以及吳方言,都有这种情况。比方"泥、你、鳥、牛、年、捏、孽"这些北京念ㄋ声母的字,徐州、苏北和吳方言都念ㄬ声母;"女、虐、瘧"这些北京念ㄋ声母的字,吳方言也念ㄬ声母。

还有一种情况,揚州一帶不但ㄋ、ㄌ不分,ㄌ、ㄖ也不分。ㄋ、ㄌ、ㄖ都合为ㄌ。ㄖ、ㄌ不分的例:"然"和"蘭"都讀ㄌㄢ,"讓"和"浪"都讀ㄌㄤ,"如"和"盧"都讀ㄌㄨ,"絨"和"龍"都讀ㄌㄨㄥ。

下面每一对字,在北京音里前一字声母应念ㄋ,后一字声母念ㄌ:

納辣　耐賴　內类　撓劳　惱老　耨漏　难蘭
囊狼　能楞　泥离　你李　膩利　逆力　匿歷
聶列　鳥了　尿料　牛流　扭柳　謬溜　年連
捻臉　念練　娘良　您林　寧零　凝陵　奴盧
努魯　怒路　挪罗　懦落　暖卵　農隆　女呂
虐略　瘧掠

六　取消ㄪ、ㄫ、ㄬ

ㄪ、ㄫ、ㄬ三个声母吳方言里都有,南京一帶全沒有。苏北和徐州也有ㄪ和ㄬ,不过讀ㄪ和ㄬ的字不如吳方言多。苏北(如皋、海安、南通一帶)也有ㄫ,讀ㄫ的字也不如吳方言多。

方言的ㄬ到了北京音里一部分改为ㄈ,一部分改为以ㄨ起头(沒有声母)。下面每一对字,在北京音里前一字声母念ㄈ,后一字念ㄨ:

符無　腐武　妇务　肥微　費味　飯万　坟文
憤問　房亡

方言的ㄫ到了北京音里都变为沒有声母的一些音:

开口的:俄、餓、額、鵝,呆、碍、艾,熬、傲,偶、藕,岸,昂

以ㄧ起头的:牙,咬,顏、眼、雁,硬

以ㄨ起头的:吳、吾、梧、五、午、悟、誤、晤,瓦,我、臥,外,危、巍、魏、伪,頑

以ㄩ起头的:魚,月、岳

方言的ㄬ到了北京音里一部分改为ㄋ、ㄖ、ㄦ,一部分改为以ㄧ或ㄩ起头:

讀ㄋ的:泥、你、膩,捏、孽,鳥,牛、扭,年、捻,娘、釀,寧、凝,女,虐、瘧,濃

讀ㄖ的:日,热,饒、繞,肉,染,人、仁、認、韌,讓,絨,褥

讀ㄦ的:兒、耳、二

以ㄧ起头的:宜、疑、蟻、議、藝,業,嚴、研、硯、驗、諺,銀,迎,仰

以ㄩ起头的:禺、娛、語、遇、寓、玉、獄,元、原、源、願

七　区别ㄣ、ㄧㄣ和ㄥ、ㄧㄥ

除了徐州一帶,江苏方言普遍不分ㄣ、ㄧㄣ和ㄥ、ㄧㄥ。不分的地方,有的是缺舌尖尾音ㄋ(如南京、如皋、吳方言大多数地方),有的是缺舌根尾音ㄫ(如苏北大多数地方)。其实ㄣ、ㄧㄣ和ㄥ、ㄧㄥ不分的地方不一定是缺哪一个尾音,往往是ㄋ尾音和ㄫ尾音任意地念,或者尾音随着后面的字的声母而变化。比方苏州人念"門前"时,"門"字的韵母是ㄣ(因为"前"的声母是舌尖音),念"門后"时,"門"字的韵母是ㄥ(因为"后"字的声母是舌根音)。念"眞理"时,"眞"的韵母是ㄣ,念"珍貴"时,"珍"的韵母是ㄥ。

不分ㄣ、ㄧㄣ和ㄥ、ㄧㄥ是江苏方言的一般情况。有些地方ㄨㄣ和ㄨㄥ也不能分。比方泗陽一帶,把"困难"說成"空难",把"問題"說成"甕題"。有些地方又把"冬天"說成"敦天",把"兄弟"說成"勳弟"。

下面每一对字,在北京音里前一字韵母是ㄣ或ㄧㄣ,后一字韵母是ㄥ或ㄧㄥ:

奔崩　盆朋　門蒙　分風　根耕　痕恒　眞征
枕整　陣正　陈程　塵成　伸升　身生　神繩
審省　愼剩　滲勝　人仍　岑層　森僧　因英
銀营　引影　印映　宾兵　貧平　頻憑　民明
閩鳴　您寧　林零　檁嶺　賃令　斤京　今經
金驚　津精　緊景　錦井　近境　進淨　尽靜
親青　侵輕　琴晴　勤情　寢請　心星　辛腥
欣兴　信幸　衅性

八　区别ㄢ和ㄤ

ㄢ、ㄤ不分限于南京、六合一帶,一般是有ㄤ無ㄢ。例如:"班"和"帮"都讀ㄅㄤ,"船"和"床"都讀ㄔㄨㄤ。但是ㄧㄢ和ㄩㄢ兩韵的字并不混入ㄤ。下面每一对字,北京音前一字韵母念ㄢ,后一字念ㄤ:

安骯　般邦　板綁　半棒　盤旁　瞞忙　蛮盲
番方　煩房　反紡　飯放　單当　胆党　攤湯
談堂　南囊　蘭郎　干鋼　赶港　官光　館廣
堪康　看抗　寬筐　寒杭　欢荒　环黃　氈章

展漲　專庄　傳狀　產厂　川窗　傳床　山商
扇上　拴双　然瓤　贊葬　参倉　三桑

九　要区别ㄧ和ㄩ

把ㄩ讀成ㄧ也是南京、六合一帶的特点。例如"雨"和"椅"都讀为ㄧ，"許"和"喜"都讀成ㄒㄧ。沒有ㄩ的地方会把"雨余云卷月娟娟"讀为"倚移銀剪叶尖尖"。

有些字北京音念ㄩ的，吳方言念为ㄧ了。下面每一对字，前一字念ㄩ，后一字念ㄧ：

俊進　菌尽　絕捷　泉錢　全前　徐齐　軒掀
恤惜　雪泄　宣先　喧仙　尋秦　訓信　驢离
呂里　慮利　律立

十　其它韵母上的特点

1）江苏境內除了徐州一帶外，都要注意不要把ㄧㄢ念成ㄧㄝ。也就是說，念这个韵的字要帶鼻音，如"烟、延、便、偏、棉、店、天、年、連、尖、錢、綫、先"。南京人注意念这些字不要丢了介音ㄧ。

2）吳方言的ㄝ和ㄨㄝ到了北京音里要改为ㄞ、ㄟ和ㄢ：

ㄟ—ㄢ：杯—班　备—办　配—盼
ㄞ—ㄟ—ㄢ：埋—眉—蛮　迈—妹—慢　來—雷—蘭　賴—类—爛　耐—內—难
ㄞ—ㄨㄟ—ㄢ：戴—对—担　待—隊—蛋　胎—推—灘　台—頹—談　态—退—炭　再—最—贊　柴—翠—燦
ㄨㄞ—ㄨㄟ—ㄨㄢ：乖—規—关　怪—貴—慣　懷—回—还

3）吳方言里的ㄨ韵到了北京音里要分化为ㄨ、ㄜ、ㄛ、ㄨㄛ：

ㄜ—ㄨㄛ—ㄨ：哥—鍋—姑　个—过—顧　棵—〇—枯　賀—禍—护
ㄛ—ㄨ：跛—补　播—布　婆—蒲　破—鋪
ㄨㄛ—ㄨ：多—都　罗—盧　左—祖　錯—醋

下面一組是入声字：

ㄜ—ㄨㄛ—ㄨ：各—郭—谷　瞌—擴—哭　賀—鑊—斛
ㄛ—ㄨ：博—卜　薄—僕　莫—木
ㄨㄛ—ㄨ：啄—竹　齪—触　朔—叔　昨—族　索—宿

4）吳方言一部分ㄛ韵北京讀ㄚ韵，如"巴、馬、拿、詐、沙、茶、蛙、瓜、花"；一部分ㄚ讀ㄞ，如"派、買、帶、柴、歪、快、槐"。北京音的ㄞ在吳方言除了一部分讀ㄚ之外，另外一部分讀ㄝ，如"哀、台、來、該、孩、腮、才"（参看本節第2項）。

5）吳方言区的人要注意复韵母ㄞ、ㄟ、ㄠ、ㄡ，因为吳方言一般地沒有这四个复韵母。苏北人也要注意ㄞ和ㄡ。無錫、常州、江陰、丹陽、溧陽、如皋虽然有ㄟ，但是这些地方念ㄟ韵的字在北京却是念ㄡ韵，例如"鄒、头、欧、口、走"。

十一　調类上的区别

徐州一帶屬北方方言，特点是沒有入声，声調有四个，跟北京一样。"下江官話"的特点是有入声，声調一般是五个，就是比北京多一个入声。也有六个的，如如皋，入声分陰（禿）陽（独）兩类；七个的，如南通，去声也分陰（痛）陽（洞）兩类。吳方言的特点是有入声，又有濁音，声調一般是七个或八个，少的只有五个，多的到十一个。五个声調的如丹陽，特点是平声不分陰陽（通＝同），去声分陰（冻）陽（动）兩类，連上声和入声，共五个声調。七个声調的如靖江、江陰、常州、苏州、崑山、金山，除上声外，平、去、入各分陰陽兩类（陰調的声母是淸音，陽調的声母是濁音）。八个声調的如無錫、溧陽、常熟、宝山，上声也分陰陽兩类。陽上"部、稻、臼"和陽去"步、盗、旧"不同調。十个和十一个声調的是少数地方。十个的如吳江的震澤，特点是去声分三类：不送气淸音屬陰去（帝），送气淸音屬中去（替），濁音屬陽去（第）；入声也按声母的性質分为三类：陰入（的）、中入（踢）、陽入（笛）。十一个的如吳江的黎里，特点是上声也按声母的性質分三类：陰上（底）、中上（体）、陽上（弟）。

从方言調类改为北京音調类，除入声字分配到陰平、陽平、上声、去声之外，有兩个去声的，把兩个去声合为一个去声；有兩个上声的，把陽上并到去声；上声分三类的，陰上、中上合为上声，陽上变去声；去声分三类的，都并为一个去声。至于各个方言的調值，这里就不細談了。

怎样分析和記錄漢藏語系語言的声調*

王 輔 世

一 声調在漢藏語系語言中的作用

在發元音或濁擦音、鼻音、边音、顫音时，声帶顫动的频率(單位时間內顫动的次数)大，声音就高，頻率小，声音就低。如果声帶在發音过程中顫动的頻率改变，那么声音的高低也就改变，我們在語音学上把發音过程中声音的高低升降叫做声調。

声調和元音或濁的連續音(擦音、鼻音、边音、顫音)是互相依存的，沒有無声調的元音或濁的連續音，同时脫离开元音或濁的連續音也就無所謂声調。这样看來，任何一种語言都有声調，但声調在各种語言中的重要性不同。在一些語言中，声調(連同声音的强弱)只能表示情感，并不决定音節的意义或在語法上起作用，我們把这种声調叫做語調。語調在任何語言中都有，并且同样的情感在各种語言中的語調也大致相似。在另外一些語言中，把声音讀得高一些或低一些，就会使同一个或多个音節具有不同的意义，或在語法上起了不同的作用，如果把应当讀得高的音節讀成低的，或把应当讀得低的音節讀成高的，听話人就会誤解或根本不了解說話人的意思。所以声調虽然在任何語言里都有，但在各种語言里所起的作用不同。我們把离开声調就不能順利地作人們的交际工具的語言叫做有声調的語言。世界上有声調的語言很多，漢藏語系的語言就是有声調的，我們在这里所談的只限于漢藏語系語言的声調。

声調在漢藏語系的語言里和声母、韵母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一个声、韵、調具备的音節，如果把声母或韵母改換，立刻就改变了意义。例如：北京話 ma˥ 这个音節的意义是"媽"，如果把声母 m 改換为 p，使音節成为pa˥，那么音節的意义就改变为"八"或"疤"；如果把韵母 a 改換为 au，使音節成为 mau˥，那么音節的意义就改变为"貓"。同样，如果把声調 ˥ 改換为 ˧˥，使音節成为 ma˧˥，那么，音節的意义就改变为"蔴"。

在漢藏語系的語言中，声調有时和詞类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在威寧石門坎地方的苗語，低升調和低降調濁声母的單音節詞几乎全部都是动詞和形容詞。例如：

mɦau˩˧ 去　dɦau˩˧ 能幹　dɦa˨˩ 踢

ndlie˨˩ 光滑　lɦo˩˧ 來　dzɦie˩˧ 涼

nau˨˩ 听　ɖɦœy˨˩ 忙　dɦo˩˧ 等待

da˨˩ 死　nɦa˨˩ 看

高降調和中平調濁声母的單音節詞又几乎全部是名詞(包括量詞)。例如：

ɢœy˥˩ 灰鶴　ngœy˥˩ 双　dœy˧ 柴

dla˧ 頓　zo˥˩ 梳子　dla˥˩ 冊

dae˧ 海碗　dzau˧ 群　nau˥˩ 鳥

dau˥˩豆子　gau˧犬齒　la˥˩ 朋友

di˧手　dlo˧ 野蒜

包含一个詞头和一个詞根的双音節詞，如果詞头是高平調，詞根是高降調、低平調、低升調或低降調，就一定是名詞。例如：

a˥ma˥˩ 眼睛　a˥tʂhy˩ 貓　a˥ɖɦie˩˧ 刀子

a˥mby˥˩ 鼻子　a˥tau˩ 斧子　a˥dzɦa˩˧藥

a˥ʑœy˥˩ 男人　ŋa˥ʑqu˩ 孩子　ʑy˥ʑɦy˨˩ 土豆兒

pi˥dɦau˨˩ 故事　a˥ɖa˨˩ 傻子　tɕhy˥tɕhy˨˩ 槍

包括一个詞头和一个詞根的双音節詞，如果詞头是低平調或低降調，大概都不是名詞。例如：

pi˩ fl̥ha˩ 破爛的样子

pi˩ tshae˩ 点点滴滴下雨的样子

ntshie˩lɦie˩˧ 白的样子

pi˩lɦae˩˧ 火焰搖擺的样子

ki˨˩lauɯ˨˩ 兒童搖手要东西的样子

ki˨˩za˨˩ 模糊不清的样子

pi˨˩gi˨˩ 明天

a˨˩nauɯ˨˩ 昨天①

pi˨˩dɦo˨˩ 好像

a˨˩ɖa˨˩ 傻

在漢語中，声調有时也与詞类有关系。例如：

tʂən˨˩˦ 枕(动詞)—tʂən˨˩theu˧ 枕头(名詞)

tiŋ˨˩˦ 釘(动詞)—tiŋ˥tsə˧ 釘子(名詞)

---

* 本文为作者修改过的在中央民族学院語言調查訓練班的講稿。

① 在威寧石門坎苗語中，时間詞不是名詞。帶有詞头的双音節詞，如果是名詞就有不肯定式的变形，但是时間詞如 pi˨˩ gi˨˩, a˨˩ nauɯ˨˩ 等沒有变形，所以說不是名詞。

feŋ˦ 縫(动詞)—feŋ˥˩tsə˧ 縫子(名詞)

不过这种例子不很多，并且同一种詞类不一定有相同的声調（比較 tʂən˥˩，tiŋ˥˩；fəŋ˦），所以重要性不大。

在威寧石門坎的苗語中有一些方位詞因出現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声調，当它們出現在名詞的前面时是低降調，有前置詞的作用；当它們單用或放在名詞的后面作指示詞用时，是高升調。例如：

vɦae
- vɦae˨˩ lae˥ ngɦa˦［在家里］
（那里）（个）（家）
- vɦae˦［那里］
（那里）
- lae˥ ngɦa˦ vɦae˦［那所房子］
（个）（房）（那）

bɦi
- bɦi˨˩ lae˥ ʈau˥［在上面的山上］
（坡上）（个）（山）
- bɦi［坡上］
（坡上）
- lae˥ ʈau˥ bɦi˦［上面的山］
（个）（山）（坡上）

nɖɦu
- nɖɦu˨˩ lae˥haɯ˥［在下面的山谷］
（坡下）（个）（山谷）
- nɖɦu˦［坡下］
（坡下）
- lae˥ haɯ˥ nɖɦu˦［下面的山谷］
（个）（山谷）（坡下）

dɦi
- dɦi˨˩ lae˥ vɦaɯ˦［在对面的園子］
（对面）（个）（園子）
- dɦi˦［对面］
（对面）
- lae˥ vɦaɯ˦ dɦi˦［对面的園子］
（个）（園子）（对面）

在現代藏語中，有一些动詞利用声調区別自动式和使动式。例如：

koʔ˩˧（自己）脫出	koʔ˥˧ 扯出，使脫出
tsaʔ˩˧（自己）滴	tsaʔ˥˩ 使滴
tʂoʔ˩˧ 驚懼	tʂoʔ˥˧ 使驚懼
nup˦ 沒落	nup˥˧ 使沒落

漢藏語系的語言是有声調的語言，并且我們已經發現这个語系中的語言如苗語、藏語、漢語等的声調無論在詞彙和語法上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在調查漢藏語系的語言时，必須把声調和声母、韵母同样重視，收集到的材料才完整可靠。

二　調值和調类

在漢藏語系的具体語言或一种語言的具体方言中，每一个音節都有一定的高低、升降、曲直、長短的形式。这种高低、升降、曲直、長短叫做調值，我們可以用耳朵或仪器來辨知每一个音節的調值，用声調符号把調值表示出來。一种語言或一种方言中的音節数很多，但發音时的高低、升降、曲直、長短的形式却很少（普通都不到十种），也就是說全部音節可以分为几群，每群有一个共同的調值。如果有共同調值的音節在連續时遵守共同的变調規律，我們就說它們屬于同一調类。例如北京話有四个不同的調值（˥，˧˥，˨˩˦，˥˩），所以就有四个調类（陰，陽，上，去）；福州話有七个不同的調值（˦，˥˧，˧，˨˧，˨˦˨，˨˧，˦）所以就有七个調类（陰平、陽平、上声、陰去、陽去、陰入、陽入）。

普通我們記調值，都是把音節一个一个地單独拿出來記，也就是把音節孤立起來記錄。事实上，这样記錄出來的同調值的音節出現在某調音節的前面或后面时，不一定遵守同一种变調規律，如果同調值的音節和某調的音節連續时不遵守同一种变調規律，那就表示，在單讀时，那些音節虽有共同的調值，但它們实际上并不屬于同一調类。如果只因調值相同，就說它們屬于同一調类，在敍述变調規律时，必須說明这一类音節中的哪些音節变調，哪些不变，那就会出現大量的例外，規律也就不成其为規律了。在給少数民族創立文字以前，若是这样地整理音系，規定調号，会讓使用文字的人不知道怎么讀，讀了也不能确定怎么講，造成文字学習和应用上的大混乱。我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來說明这个問題。威寧石門坎苗語高平調音節中有一部分接在某些高升調的音節的后面时，要变成中平調，而另外一部分不变。如 mbɦo˦ ɬi˥ (ȵi˥)（这群狗）讀作
群　狗　这
mbɦo˦ ɬi˧，mbɦo˦ tʂo˥ (ȵi˥)（这群虎）讀作
群　虎　这
mbɦo˦ tʂo˧，但 mbɦo˦ lie˥ (ȵi˥)（这群猴子）仍讀
群　猴　这
作 mbɦo˦ lie˥，mbɦo˦ qae˥ (ȵi˥)（这群鷄）仍讀作
群　鷄　这
mbɦo˦ qae˥。假使我們不照顧到这种变調的事实，硬說高平調音節ɬi˥，tʂo˥；lie˥，qae˥ 屬于同一調类，而在創立文字时給高平調确定一个声調字母，那就使讀文字的人不能掌握正确的讀法。如果根据讀法書寫，也就是讀得高时寫高調的声調字母，讀得低时寫低調的声調字母，那么在文字中就有一部分字有兩种以上的寫法，造成字無定形的現象。因此，我們不能說有几个調值就有几个調类。为了把这个問題弄得更清楚些，不妨再举一种漢語方言的例子：江苏武進城里的話有兩套声調系統，一套是文雅語声調系統，一套是街头

語声調系統。在文雅語声調系統中，假使一个字一个字地單讀，就有七个調类，除陽上有一部分并入陽平，一部分并入陰上，一部分并入陽去不單成一个調类以外，其余各調(陰平、陽平、陰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都各成为一个調类。但是当我們注意并入陽平的那一部分陽上字和别的字連讀时，我們發見它們和陽平本調的字不同。像“劳”(陽平本調的字)和“老”(由陽上并入陽平的字)單讀时都讀作 laɤ˧˥，但是当它們的后面接上“先生”兩个字时，前者(“劳”字)变为低平調，这是陽平本調字在这种声調环境中应有的正常現象；但是后者(“老”字)却变成一个高升調，正如陽去單讀时的調值一样。这样看來，虽然“老”字和“劳”字單讀时的調值相同，但是在变調时兩者并不一样，所以在武進話中表面上是七个調类，实际上是存在着陽上这一个調类的。

上面所講的調类是一种具体語言的某一个方言的調类。我們知道，一个語系下面各語族的語言或一种語言里面的各方言都是在歷史上長期發展形成起來的，它們彼此間有着極密切的关系，我們要想研究一种語言或方言的內部發展規律，如果只由該語言或方言本身去研究是不够的，必須通过親屬語言或各个方言的研究，才能得出比較滿意的結果。如果有歷史材料更应拿來参考。在漢語方面歷史材料比較多，根据切韵、廣韵系統的韵書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古代調类在現代各方言中分合的情况。

我們研究少数民族的語言，常常沒有記錄古代調类的書籍参考。但是我們如果把一种語言的几种方言材料拿來比較，也可以看出調类分合的情形，再参考声母对应关系，就不难推測出那种語言本來調类的数目。也可以把推測出來的調类認为是古代(但不一定是很古)的調类。

一种語言的古代同一調类的字，如果声母的性質相同(如清、濁，濁的又分濁塞、濁連續)，在現代的每一种方言中，它們往往屬于同一調类(不排斥其他來源的字也屬于这一調类)，但是它們在各方言中調值可能很不相同。后面列出漢語古調类在全國各主要城市和有代表性的方言点的現代調类和調值的对照表。(見 22 頁) 由这个表就可以看出漢語現代各方言的調类和古代(切韵时代，切韵是公元 601 年寫定的)的調类有極密切的关系。不过，現代漢語的調类和古代漢語的調类不同，古漢語有平、上、去、入四声，現代漢語的調类自三个至十个不等。北京話除輕声外，有陰、陽、上、去四声，廣州話有九声。古調类变成今調类，古声母的清濁是主要演变条件。比方說，古平声清声母字在現代北京話里讀陰平。如：“天，詩，飛，烏”；古平声濁声母字，在現代北京話里讀陽平。如：“田，时，肥，吳”。濁声母的受阻方式也在調类分合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比方說，古入声濁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字，在現代北京話里讀陽平，如：“讀，白，雜，俗”；古入声濁鼻音、边音声母字在現代北京話里讀去声，如：“麥，納，鹿，力”。

三　連讀变調

漢藏語系的語言每一个音節都有一定的調值，在几个音節連起來讀的时候，有的音節的調值和單讀时的調值不一定相同，这种在連讀时改变調值的現象叫做連讀变調，改变以后的調值叫做变調調值。

我們要想学会一种漢藏語系的語言或方言，如果不掌握它的变調規律，就很难学得好。要想研究它的声調系統，也必須澈底了解它的变調規律，否則会把变調形式誤認为本調形式，因而不知道它的声調到底有几类。

据我們了解，有声調的語言或方言多少都有一些变調現象。变調調值有时是音節單讀时的調值，有时是在音節單讀时的調值以外另產生的新的調值。

变調發生的情形有三种：一种是前一音節使后一音節变調，一种是后一音節使前一音節变調，一种是前后兩音節全都变調。

在北京話里的变調多半是后面的音節影响前面的音節变調。兩个上声字相連，前面的上声字的声調就变为陽平。例如：

粉 ˨˩˦＋筆 ˨˩˦→粉 ˧˥ 筆 ˨˩˦，老 ˨˩˦＋酒 ˨˩˦→老 ˧˥ 酒 ˨˩˦

上声字和其他声調的字相連，上声字的声調就变为半上。例如：

水 ˨˩˦＋門 ˧˥→水 ˨˩ 門 ˧˥，酒 ˨˩˦＋精 ˥→酒 ˨˩ 精 ˥

好 ˨˩˦＋看 ˥˩→好 ˨˩ 看 ˥˩.

在威寧石門坎苗語里的变調，多半是前面的音節影响后面的音節变調。例如：

nɢɦae˧˥＋ȵɦu˧˥ 牛肉→nɢɦae˧˥ ȵu˥ (注意：不但
肉　　牛

ȵɦu˧˥ 的声調由 ˧˥ 变 ˥，声母也由送气濁音变为純濁音)

dʐɦie˧˥＋mpa˧ 家畜→dʐɦie ˧˥ mpa˩
獸　　猪

au˥＋dzɦie˩˧ 涼水→au˥ dzie˧˩ (注意：不但
水　　涼

dzɦie˩˧ 的声調由 ˩˧ 变 ˧˩，声母也由送气濁音变为純濁音)。

在威寧石門坎苗語中也有兩音節相連，双方都变

漢語古調类在現代方言中的現代調类和調值对照表

古調类名称 / 声母 / 現代調类和調值 / 地名	平		上			去		入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繼續	塞				繼續	塞
北京	I, ˥55	II, ˧˥35	III, ˨˩˦214			IV, ˥˩51		I, II, III, IV	IV	II
天津	I, ˩11	II, ˥55	III, ˨˦24			IV, ˦˨42		I, II, III, IV	IV	II
上海	I, ˥˩51	II, ˩˧13	III, ˦˧˦434	IV, ˩˧13		III	IV	V, ˥5	IV ˨˦24	
沈陽	I, ˧33	II, ˧˥35	III, ˨˩˧213			IV, ˦˩41		I, II, III, IV	IV	II
重慶	I, ˥55	II, ˧˩31	III, ˦˨42			IV, ˨˩˦214		II		
漢口	I, ˥55	II, ˧˩˧313	III, ˦˨42			IV, ˧˥35		II		
廣州	I, ˥55	II, ˨˩21	III, ˧˥35	IV ˨˦24		V, ˧33	VI, ˨22	短元音 VII, ˥5；長元音 VIII, ˧33	IX, ˨2 或 ˨22	
長沙	I, ˧33	II, ˩˧13	III, ˦˨42		V ˩11	IV, ˥55	V	VI ˨˦24		
西安	I, ˧˩31	II, ˨˦24	III, ˦˨42			IV, ˥55		I	II	
南京	I, ˧˨32	II, ˩˦14	III, ˨22			IV, ˦44		V, ˥5		
太原	I, ˩11		II, ˥˧53			III, ˥55		IV, ˨2	V, ˥˦54	
济南	I, ˩˧13	II, ˥˧53	III, ˥55			IV, ˨˩21		I	IV	II
昆明	I, ˧33	II, ˧˩31	III, ˥˧53			IV, ˩˧13		II		
蘭州	I, ˥˧53	II, ˧˩31	III, ˦˨42					IV, ˨˦24		II
成都	I, ˦44	II, ˦˩41	III, ˥˧53			IV, ˩˧13		II		
貴陽	I, ˥55	II, ˧˩31	III, ˦˨42			IV, ˩˧13		II		
福州	I, ˦44	II, ˥˨52	III, ˨22		V, ˨˦˨242	IV, ˩˨12	V	VI, ˩˧13	VII, ˦4	
厦門	I, ˥55	II, ˨˦24	III, ˥˩51		V, ˧33	IV, ˩11	V	VI, ˧˨32	VII, ˦4	
开封	I, ˨˦24	II, ˦˩41	III, ˥55			IV, ˧˩31		I		II
桂林	I, ˦44	II, ˨˩21	III, ˥˦54			IV ˨˩˧213		II		
呼和浩特	I, ˨˩˧213	II, ˧˩31	III, ˥˧53			IV, ˥55		V, ˦˧43		
包头	I, ˩˧13	II, ˨22	III, ˩˧13			IV, ˥˧53		V, ˦˧43		
梅縣	I, ˨˦24	II, ˩11	III, ˥˨52			IV, ˥˧53		V, ˧˨32	VI, ˥5	

調的情形。例如:

hi˧＋da˧˩ 不死→hi˥ da˥˧, hi˩＋mbɦaɯ˧˥ 互相
不 死 互相 帮助
→hi˧ mbaɯ˥(注意: 不但 mbɦaɯ˧˥ 的声調由 ˧˥ 变 ˥, 声母也由送气濁音变为純濁音)。

由变調現象我們可以找出在單讀时看不出來的調类。在前面講調类和調值时，我們已經举了威寧石門坎苗語和江苏武進話的例子說明了这个問題，現在再举一个例子。河北省欒縣中部的話，若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單讀，只有三个不同的調值: 陰平、陽平不分，調值为 ˩11, 上声調值为 ˨˩˧213, 去声調值为 ˥55。但这并不說明它只有三个調类。陰平、陽平字在單讀时虽然不分，但是后面接上本調为陰平或上声的輕声字时，陰平字的調值不变，陽平字的調值变为 ˨˩21(这个調值是

單讀时的三个調值以外的变調調值)。例如:“方”、“房”兩个字單讀时都作 faŋ˩, 但“方家”讀作 faŋ˩ tɕe.˩, “房家”讀作 faŋ˨ tɕe.˩(注意: 家 tɕa˩ 变輕声后, 韵母起了变化);“桌”(陰入字并入陰平的)、“鐲”(陽入字并入陽平的)兩个字單讀时都作 tʂuə˩, 但“桌子”讀作 tʂuə˩ tsɿ.˩, “鐲子”讀作 tʂuə˨ tsɿ.˩(注意: 子 tsɿ˨˩˦ 輕变声后韵母沒有起变化)。去声字的調值虽都是 ˥55, 但只有陽去和陽上(去声字中包括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五个調类的字)字后面接輕声字时調值才变 ˧˥35(这个調值也是單讀时三个調值以外的变調調值), 陰去、陰入和陽入調字后面接輕声字时不变調。例如:“趙家”讀作 tʂau˥˧˥ tɕe.˩, “帽子”讀作 mau˥˧˥ tsɿ.˩;“拌上”讀作 pan˥˧˥ ʂəŋ.˩(注意: 家 tɕa˩、上 ʂaŋ˥ 变輕声后韵母起了变化, 子 tsɿ˨˩˦ 变輕声后韵母沒有起变化), 但“邵家”讀作 ʂau˥ tɕe˧, “扣子”讀作 khəu˥ tsɿ.˩, “錯了”讀作 tshuə˥ lie.˩, 栗子 li˥ tsɿ˨˩˦ 讀作 li˥ tsɿ.˩(注意: 了 liau˨˩˦ 变輕声后韵母起了变化, 子 tsɿ˨˩˦ 变輕声后, 韵母沒有起变化)。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陽去、陽上字后面接輕声字都变調, 同时, 一个陽去或陽上字后面接甲輕声字变調, 接乙輕声字就可能不变調, 所以在沒有作精細的研究工作之前, 还不能就肯定在灤縣中部的話里有陽去(包括陽上)这个調类。

輕声也是变調的一种, 不过是比較特殊的变調形式。在北京話里, 無論本調是什么調的字, 接在陰平字的后面变輕声时, 都一律变为半低調的輕声, 調值为 ·2; 接在陽平字后面变輕声时, 都一律变为中調的輕声, 調值为 ·3; 接在上声字后面变輕声时, 都一律变为半高調的輕声, 調值为 ·4; 接在去声字后面变輕声时, 都一律变为低調的輕声, 調值为 .11。例如:

机˥+关˥→机˥关.˩ 人˧˥+家˥→人˧˥家·˧
家˥+庭˧˥→家˥庭.˩ 麻˧˥+煩˧˥→麻˧˥煩·˧
舒˥+坦˨˩˦→舒˥坦.˩ 盆˧˥+子˨˩˦→盆˧˥子·˧
关˥+系˥˩→关˥系.˩ 程˧˥+度˥˩→程˧˥度·˧
眼˨˩˦+睛˥→眼˨睛˙˦ 舅˥˩+媽˥→舅˥˩媽.˩
本˨˩˦+錢˧˥→本˨錢˙˦ 困˥˩+难˧˥→困˥˩难.˩
椅˨˩˦+子˨˩˦→椅˨子˙˦ 道˥˩+理˨˩˦→道˥˩理.˩
買˨˩˦+賣˥˩→買˨賣˙˦ 笑˥˩+話˥˩→笑˥˩話.˩

如果輕声字后面还有輕声字, 接在 ˙˦ 后面的是 .12. 例如:

損˨˩˦+失˥+了˨˩˦→損˨失˙˦了.˩

接在 ·˧, .˩, .˩ 后面的是 .11. 例如:

來˧˥+了˨˩˦+吧˥→來˧˥了·˧吧.˩
將˥+軍˥+們˧˥→將˥軍.˩們.˩
看˥˩+看˥˩+去˥˩→看˥˩看.˩去.˩

輕声在北京話里有区别同音詞的作用, 也可以作区别詞与句或仂語的手段, 动詞重叠, 居后的音節輕声, 表示試一为之的意思,① 所以輕声在語法上很重要。少数民族語言, 还沒有人在輕声問題上, 做过深入的研究, 今后研究少数民族語言的, 应当注意这个問題。

四　声母与声調的关系

漢藏語系的語言, 声母与声調有密切的关系。漢語古代有平、上、去、入四声, 每类各有清声母和濁声母的字。古平声字在近代的方言中, 根据声母的清濁而分为兩个調类,(陰平、陽平)。古上声字的演变情形比較复雜一些。清声母的到現在是一个調类, 濁声母的又按濁的性質分为兩类, 次濁在大多数方言中都和清声母上声字具有相同的調值; 全濁则和濁声母(不論全濁、次濁)的去声字具有相同的調值。古去声的清声母字和濁声母字在現代官話方言中虽合并起來, 但在吳, 湘, 粵, 閩各方言中仍然各有兩个調值。古入声的清声母字和濁声母字在南京、漢口、長沙都不分了, 但在福州、廣州、太原、梅縣等地仍然分。这些現象都說明漢語的声調与声母的性質有不可分的关系。

在藏語中, 声母和声調也有关系。現代拉薩口語中, 不帶輔音韵尾的高調音節和低調音節都有清閉塞音和鼻音(濁音)声母, 好像声母和声調沒有关系, 但是根据代表古代声韵面貌的文字來看, 凡現代口語讀高調的音節的清閉塞声母, 在古代就是清閉塞声母; 其鼻音声母在古代則是帶有前綴輔音的鼻音声母。凡現代口語讀低調的音節的清閉塞声母, 在古代是濁閉塞声母; 其鼻音声母在古代就是不帶前綴輔音的鼻音声母。藏語声調与声母的关系很复雜, 这里只举出这一点說明兩者的关系。

苗瑤語沒有像漢語、藏語那样的古代声韵学方面的文献。我們不必作种种假設, 就由現代的具体方言中也可以看出声調和声母的密切关系。現代四川珙縣的苗語(和苗語西部方言中的許多个地方的苗語)的声母和声調的关系是一眼就看得出的。珙縣苗語共有九

---

① 試比較: 老˨子·˧(父親): 老˨子˨˩˦(人名)
沒˧˥有·˧(尙未): 沒˧˥有˨˩˦(無)
花˥紅.˩(一个詞, 水果名): 花˥紅˧˥(一个句子)
將˥軍.˩(一个詞, 高級軍官): 將˥軍˥(缺主語的句子, 下棋时, 准备次一步殺死敌方主將的招数)
看˥˩: 看˥˩看.˩(試看一次)
尝˧˥: 尝˧˥尝·˧(試尝一回)

个声調：˧33，˧˩31；˥˧53，˨˩21，˥55 ˨˧23，˦44，˧˦34，˨˦24，送气濁声母只能出現在 ˨˩21，˨˧23，˧˦34 等三个声調里；送气清閉塞音（包括塞、塞擦、塞边、鼻塞、鼻塞擦和鼻塞边）、清擦音、清化鼻音、清化边音和喉塞音声母只能出現在 ˧33，˥˧53，˥55，˦44，等四个声調的音節里（有个別例外）；不送气清閉塞音、鼻音、边音和濁擦音能出現在 ˧33，˧˩31，˥˧53，˥55，˦44，˨˦24 等六个声調的音節里。除去 ˨˩21，˨˧23，˧˦34 等三个声調的音節中只能有送气濁声母出現，容易看出声母和声調的关系以外，后兩种情况好像不大清楚。毫無疑問，只能在 ˧33，˥˧53，˥55，˦44 等四个声調的音節里出現送气清閉塞音、清擦音、清化鼻音、清化边音和喉塞音声母不是偶然的事情，說明这四个声調跟清声母有关系。但根据第三种情况，在这四个声調的音節里又可以出現鼻音、边音和濁擦音，好像这四个声調又不一定与清声母有关系了。在沒有得到更多的材料之前，我們先不必下这个結論，但有三件事情可以供我們参考：第一件事情是漢語次濁陽上字并入陰上的問題。这种現象可能發生很久了，現代的漢語絕大多数的方言都把 m、n、l、ŋ、ʐ 等声母的上声字和清声母的上声字讀成了相同的調值，我們有韵書可查，知道这些声母在古代和全濁上声字是在一塊兒的，所以可以說陽上分为兩路，全濁并入陽去，次濁并入陰上。苗語沒有韵書可查，我們不敢肯定說次濁陽什么調并入陰什么調，但这种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件事情是藏語的鼻音問題。前面已經提到，現代拉薩話中，声母为鼻音，韵母不帶韵尾輔音p、t、k、ʔ的音節可以有高低兩种声調，凡是古代的（由文字上看）鼻音到現代仍然是鼻音的，作声母时，声調就是低的；凡是古代帶前綴輔音的鼻音到現代变为不帶前綴輔音的鼻音的，作声母时，声調就是高的。后一种声調恰好就是古清声母出現的声調，是不是苗語在古代也有这种帶前綴輔音的鼻音呢？我們現在不知道，但我們却不能說沒有这种可能。如果这种假設可以成立，那么在今日珙縣苗語 ˧33、˥˧53、˥55、˦44 等四个声調的音節里出現送气清閉塞音、清擦音、清化鼻音、清化边音和喉塞音声母又同时出現鼻音声母，正如現代拉薩話里不帶韵尾輔音 p、t、k、ʔ 的高降調的音節里出現清声母又同时出現鼻音声母一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三件事情是僮語的鼻音、边音和濁擦音的問題。現代僮語北部方言个別土語（如來賓話）中有帶喉塞音的鼻音、边音和濁擦音（如 ʔm、ʔn、ʔŋ、ʔl、ʔj），它們只出現在四个陰調（清声母出現的声調）里，不过在大多数地方，这一套帶喉塞音的鼻音、边音和濁擦音中的喉塞音成分丢失，并入鼻音、边音和濁擦音中去，所以弄得陰調里大量出現了鼻音、边音和濁擦音声母。是不是苗語在古代也有这么一套帶喉塞音的声母，而在今日珙縣苗語中把喉塞音成分丢失，只剩下鼻音、边音和濁擦音成分，仍留在清声母出現的声調里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則問題就很清楚了，我們可以說 ˧33、˥˧53、˥55、˦44 等四个声調是和清声母有关系的。現在再討論 ˧˩31、˨˦24 兩个声調。这兩調音節的声母都是鼻音、边音和不送气清閉塞音，沒有送气清閉塞音、清擦音、清化鼻音、清化边音和喉塞音声母（有个別例外），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們根据別的方言（如威寧石門坎苗語）可以証明 ˧˩31、˨˦24 兩个声調中的不送气清閉塞音本來是濁的，到珙縣变成清的了。这由珙縣苗語本身也可以得到旁証，就是这兩調的音節接在 ˧33、˧˩31 兩調的音節后面时，如果合于变調环境（多半是有修飾关系的兩个詞相連时），它們的清声母就变为送气濁声母，而 ˧33、˥˧53、˥55、˦44 等調中的不送气清閉塞音声母，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变为送气濁閉塞音声母。所以在現代的珙縣苗語中，不送气清閉塞音声母实际有兩个來源，一个來源是清的，一个來源是濁的，˧˩31、˨˦24 兩調中的正是濁來源的，这兩調的音節中沒有送气清閉塞音、清擦音、清化鼻音、清化边音和喉塞音声母出現，也正表示声調和声母的性質是有关系的。

在僮語、布依語里声母和声調的关系也很明顯，因为限于篇幅关系，就不在这里叙述了。

总之，在漢藏語系的語言中，声調和声母的关系很密切，这使我們作少数民族語言工作的又方便又困难：方便的是可以根据声母的性質去記声調，或根据声調去鑒別声母，不容易記錯。困难的是由于声母和声調的演变，有的濁音丢了，有的声調并了，在記音时又难于运用声調和声母的关系去帮助記音，如果机械地拿着"理論"去記音，耳目被"理論"蒙蔽，記出來的材料可能一錯就不可收拾。所以，尽管我們知道漢藏語系的語言里声調和声母有关系，在記音时还要隨时留意，遇到不合于自己心目中的"規律"的現象时，尤其要細心地記，因为我們的"規律"可能有錯誤，可能在搜集到更多的材料的时候加以修改；但是發音合作人是不会說錯話的，因为他是活語言的使用者，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在使用那种語言的社会中生活，很自然地掌握了它，当他發音时，他沒有必要把他日常所說的話变个样子說給我們听。我們記音时不要因为自己的"規律"遭到"破坏"就怀疑發音合作人說錯了，一定要忠实地把所听到的記下來，等材料多了，自然就知道發音合作人并沒有說錯，而是自己的"規律"所能適用的范圍太小，或

者根本还不成为規律。

五 韵母和声調的关系

韵母和声調，主要表現在長短的对应上：元音長，声調就長；元音短，声調就短。在漢語中，帶 p、t、k、ʔ 等尾音的韵母，通常是比較短的，所以含有这种韵母的音節的声調也比較短。例如，江西臨川話的声調中，陽去最長，在每秒鐘轉动110公厘的浪紋計的烟熏紙上所作浪紋的長度是 42.5 公厘，时值是 386 σ（千分之三百八十六秒）；陰入（韵母帶尾音）最短，在同速度的浪紋計的烟熏紙上所作浪紋的長度是 9 公厘，时値是 82 σ（千分之八十二秒）①

声調如果是曲折的，常常会使元音加長。例如，北京話的上声字的元音顯然比其他各調的元音長一些。看下表：

陰平 ˥ 时值 436 σ　　陽平 ˧˥ 时值 455 σ

上声 ˨˩˦ 时值 483 σ　　去声 ˥˩ 时值 425 σ

在廣州話中，陰入字因元音的長短也影响到声調的高低，（同时也影响到声調的長短）：短元音，調值为 ˥5；長元音，調值为 ˧33。

六 記錄声調的方法

漢藏語系各語言既然都各有声調，并且一种語言的声調数目通常都不很多，在記音时如果先把調类找出來，然后再記正式的材料，工作進行得就比較快，因为这样做，免得在每个字的声調上都費腦筋。

下面分三段叙述記錄声調的方法。

（一）如果記錄的語言是过去沒有記过的，找調类的方法是先記几十个詞，記的时候要集中力量听調值，記完以后，看一共有几个不同的調值。在普通的情况下，記几十个詞，声調就不会遺漏了。把不同調值的字寫在紙片上，放在旁边，然后开始記錄材料。如果所記字的声調很有特征（譬如那种語言平調只有一个高平，其他的都不是平調，那么可以說那个字声調很有特征），看看旁边列出來的声調例字表上的調值是多么高，就照样标上。如果所記字的声調不很清楚（譬如不能确定是半高还是中平），那就要和旁边放着的声調例字表上的字比較。請發音合作人把例字再讀几遍，同时再讀所要記的字，这样一比較，就能确定所要記的字的調值了。这样記出來的声調就不会有很大的錯誤。

（二）如果有过去曾經記錄过的别的方言的材料，那就更好办一些。先把已記过的方言材料檢查一下，一共有几个調类（現代的），把每类的字选出十几个，請發音合作人讀这些字，看調值是多么高，記錄下來。如果在过去記錄过的方言中某一調类的字，在这个方言中只有一个調值，这就說明兩个方言的这个調类相同。如果在过去記錄过的方言中某一調类的字，在这个方言中有兩个調值，那就說明已記过的方言中的那一个調类是这个方言中兩个調类合并起來的。这时，必須要記住在这个方言中哪兩个調值的字相当已記过方言的哪一个調值的字。把已記过的方言的各个調类的字各問十几个以后，就看出在这个方言中共有多少种不同的調值，先暫定有那么多的調类。②把兩种方言調值对照表寫出來放在旁边，开始記錄材料。記到一个字时，先問自己（或查已記过的材料）这个字在已記过方言中是什么調值，再看旁边的兩种方言調值对照表，知道在这个方言中应当是什么調值，然后再細听發音合作人發音，看他讀的調值和表上寫的是不是相同，如果相同，就按对照表上的調值标上；如果不相同，就表示方才問声調例字时有遺漏，可能是这个方言有更多的調类并入已記过方言中的一个調类，还要把听來的調值和例字补在旁边放着的声調例字調值对照表上，这样進行記音非常方便，記錄的材料也可靠。現在举一个实例說明这种記声調的方法（为了省事起見，下面只标声調不記声、韵母）。譬如我們已經調查过北京話的材料，現在要去記貴陽話，第一步先把北京話的四个声調的例字选出來。③高平調的选剛、知、專、屋、出、一等字，高升調的选窮、陈、床、國、竹、职等字，曲折調的选古、展、紙、百、筆、鉄等字，全降調的选盖、帳、正、入、六、納等字。我們先問貴陽人北京讀高平調的六个字，我們發現这六个字中，前三个在貴陽也讀高平，后三个在貴陽讀作低降，于是我們初步得出結論：北京的高平調字是貴陽的兩个調类的字合并的，这兩个調类的調值一个是高平，一个是低降；再問北京讀高升調的六个字，我們發現这六个字在貴陽無例外地都讀作低降，說明这个調类在北京和貴陽不乱；再問北京讀曲折調的六个字，發現这六个字中，前三个在貴陽讀中降，后三个在貴陽又讀低降，于是我們又得出結論：北京的曲折調字又是貴陽兩个調类的字合并的，这兩个調类的調值，一个是中降，一个是低降；再問北京讀全降調的六个字，我們發現这六个字中，前三个在貴陽讀作低升調，后三个在貴陽又讀作低降調，于是我們又得出結論：北京的全降調字又是貴陽兩个調类的字合并的，这兩个調类的調值，一个是低升，一个是低降。我們再把

---

① 参見罗常培《臨川音系》，1930，19 頁。

② 經过变調的整理，最后調类的数目可能多一兩个。

③ 在这里每个調类只选六个字，为的是節省篇幅，实地記音时，最好多問一些，以免遺漏調类。

24 个字的对照調值看一下，得出一个总的結論：貴陽共有四个不同的調值，暫时可以認为有四个調类，一个調类的調值是高平的，一个調类的調值是低降的，一个調类的調值是中降的，一个調类的調值是低升的；和北京調类的对应关系是：貴陽的高平相当北京的高平，貴陽的低降相当北京的高升、高平、曲折和全降，貴陽的中降相当北京的曲折，貴陽的低升相当北京的全降，我們用一張紙把声調例字調值对照表寫出如下：

	北京	貴陽		北京	貴陽
剛	˥	˥	古	˨˩˦	˦˨
知	˥	˥	展	˨˩˦	˦˨
專	˥	˥	紙	˨˩˦	˦˨
屋	˥	˨˩	百	˨˩˦	˦˨
出	˥	˨˩	筆	˨˩˦	˦˨
一	˥	˨˩	鉄	˨˩˦	˦˨
窮	˧˥	˨˩	盖	˥˩	˩˧
陈	˧˥	˨˩	帳	˥˩	˩˧
床	˧˥	˨˩	正	˥˩	˩˧
國	˧˥	˨˩	入	˥˩	˨˩
竹	˧˥	˨˩	六	˥˩	˨˩
职	˧˥	˨˩	納	˥˩	˨˩

把这个表放在旁边就开始記音了。我們要記开、超、初、七、禿、缺、塞、时、詳、得、福、局、走、比、短、尺、法、谷、唱、替、菜、麥、物、藥等字。第一个先記“开”字，首先看北京的材料“开”讀多么高，一查知道讀高平，再看調值对照表知道貴陽讀这个字，不是高平，就是低降，决不会讀成中降或低升。請發音合作人發音，果然是高平，于是就記成高平；問到“七”字，査北京的材料又是高平，請發音合作人發音是降調，这时看声調例字調值对照表，知道虽有兩个降調但应当是低降，还不要过分自信，請發音合作人再把“一”重讀一遍把“七”重讀一遍，一比，果然調值相同，于是就記成低降調，而不能記成中降調。就照这个方法把 24 个字的声調記成下列的样子：

开˥，超˥，初˥，七˨˩，禿˨˩，缺˨˩，塞˨˩，时˨˩，
詳˨˩，得˨˩，福˨˩，局˨˩，走˦˨，比˦˨，短˦˨，尺˨˩，
法˨˩，谷˨˩，唱˩˧，替˩˧，菜˩˧，麥˨˩ 物˨˩ 藥˨˩

最后我們归納：在貴陽剛、知、專、开、超、初是一个調类的字，調值是高平；屋、出、一、窮、陈、床、國、竹、职、百、筆、鉄、入、六、納、七、禿、缺、塞、时、詳、得、福、局、尺、法、谷、麥、物、藥是一个調类的字，調值是低降；古、展、紙、走、比、短是一个調类的字，調值是中降；盖、帳、正、唱、替、菜是一个調类的字，調值是低升。只有在記了別的方言如廣州話、福州話等以后，才知道貴陽的低降調字是別的方言三个調类（陽平、陰入、陽入）合幷來的。我們通过这样地記錄一种語言的許多种方言的材料，最后就可以推究出超方言的調类的数目，这个数目通常比任何方言的調类的数目都多，至少也和調类最多的方言的調类数目相等。

（三）找出超方言的調类以后，再記錄方言材料时，就更方便了。記錄的方法是以一种方言材料为根据，选出二三百个包含那种方言全部声母、韵母、声調的例字。把例字中超方言的調类相同的标上代表那个調类的符号，普通都用阿拉伯数目字作为調类的符号，譬如超方言的調类是八个，我們在选出的代表声韵調的例字的每一个上面都分別标上1、2、3、4…等数目字，最后看出这二三百个例字中标 1 的有多少个，标 2 的有多少个，标 3 的有多少个…。記音以前先問这二三百个例字，自然会看出标 1 的例字的調值有多么高，标 2 的例字的調值有多么高…。因为超方言的調类是各由方言材料中求出來的，所以除非在極特殊的場合同一个超方言的調类的字在一个方言中的調值是相同的。常見的是兩个或兩个以上的超方言的調类的字在一个方言中合幷为一个調类（如貴陽的低降調是由陽平、陰入、陽入等三个超方言的調类合幷來的）具有一个調值。找出超方言的調类的調值以后，就可以开始記音了。我們的調査表格上每个詞都附有作記音根据的方言的材料，那个材料上每个音節都标有超方言的調类的号碼，因为已經記出各个超方言的調类的調值，記到哪一个音節时，一看声調例字調值对照表，就知道那个音節的調值应当多么高。在正規的場合下，發音合作人發出音來的調值和記音人心目中所想的調值是一样的，这就使記音工作的進行非常順利。有时發音合作人發出來的声調和記音人心目中所想的不同，那就是一些例外的字，也就是調类在各方言中比較乱的字，这时应当忠实地按照所听到的調值記錄。听到这样的不規則的材料，不但不应該懊丧，反而要特別珍視，因为有許多語音現象要利用这些不規則的材料作綫索，才能發現。①

只有用这几种“心中有数”的記声調的方法，才能記錄出可靠的語言材料，而唯有可靠的材料，才能作比較研究之用。

七　記錄声調时应当注意的事項

（一）現在我們記声調都是五度标調法，五度标

① 例如：我們能知道威寧石門坎苗語曾有过第 1 調的 ʔa 音節，就是由一些調类乱的音節如 tshauɯ（骨头），ɬau（头），qhuɯ（奴隸），zʅ（姊）等推測出來的。

調法只是表示声調的相对高度而不表示声調的絕对高度，換句話說，我們平常說某調是 35 調，并不是說那个声調是由 mi 升到 so。要想知道声調的絕对高度，單憑耳朵是不行的，必須用仪器测量。① 声調的絕对高度实用的意义不大，原因是声音的高低，男、女、老、少各不相同，实际测量出來的結果就不一样；但無論男、女、老、少，只要是說同一种語言的，若發某調的一个音節的音，它們發出的声音的相对高度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說女人和孩子的声音的最高点比男人的声音的最高点高，他們的声音最低点也比男人的声音的最低点高，这样用五度标調法标出來的調值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别。如果在記音过程中由于不得已的情况而換了發音人，声調的尺度必須重新調整，不能以甲的尺度記乙的声調，那样就失去五度标調法的意义了。

（二）各地声調最高与最低的絕对音高不同，譬如甲地的高平調在一般男子發來是音階上的中央 C，在乙地的高平調在一般男子發來就可能低一个或兩个半音，而是低音 B 或低音 A，我們記音时只能把發音人声音的最高点記作 5 最低点記作 1，不能以甲地的（通常是記音人自己本地的）的尺度來衡量乙地的声調。

（三）务必使發音合作人情緒安定，能做到發音时不急不徐，同平时說話一样，声調才能記得准确。

（四）在問声調例字时，最好不把同調类的詞放在一起，以免后面字的声調受前面字的影响，如果第一个字的声調沒有發得正确，則后面的字將受类推的影响而全都不正确了。在前面举的以北京話材料为根据去記貴陽話的例子，問那 24 个声調例字时若把次序調整一下，不使北京同一調类的字緊相挨着，問完以后，再把北京同一調类的字擺在一起，就看出那些字在貴陽的調值了。这样問出來的結果，就比把同調类的字集中在一起去問好得多。

（五）記声調例字时前几个和末几个字都不甚可靠，因为發音合作人發前几个字时，記音人还沒有把声調的尺度定好，譬如听到一个高平調，記成 ˥55，但后來又發現一个更高的平調，則前面 ˥55 实际应当是 ˦44；最末几个字不甚可靠的原因，是当一連气問了二三百个字，眼看着就完了的时候，發音合作人心中想“可要告一段落了”，就在这么一想的当中，声調的高低可能起了变化。在整理声調例字时，可以把最前面的和最后面的字重問一遍或根本不要那几个字。

（六）当一个字的調值听不清楚时，不能一再地使發音合作人重复發音，那样就会使他不耐煩起來，影响工作進行。如果問了兩三遍还沒有听清，就先把那个字放起來，过一个时候再問，請別人帮着听一听，就可以記出來了。

（七）記音时最好不單幹，因为一个人記音，沒有人可以商量，容易發生錯誤。最好是三四个人同时記一份材料，由一个人执筆，一个人向發音合作人提問題，另外的一个人或兩个人在旁边看着执筆的人記音，如發現筆誤当时請他改正，如对于某音（包括声調）的記法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提出來大家討論，討論出結果來，由执筆人寫上。不应当老由一个人执筆，应当大家輪流着做，这样就会使每一个人都有練習記音的机会。三四个人工作一个时期，每个人記了几份材料以后，逐漸就对这种語言熟習起來，記音有了把握，这时可以考慮兩个人为一組，進行記音。如果能力特别强，一个人也可以記，但在可能范圍內，应当避免这种作法。

---

① 測量声調絕对高度的方法可参閱刘复《乙二声調推斷尺》（載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 本 4 分，355 至 361 頁），白滌洲《关中声調实驗錄》（載同刊 450 頁至 453 頁）。

苏联語文学雜志介紹我國兩个語文工作会議情况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出版的《苏維埃东方学》雜志（双月刊）1956 年第一期譯載了去年 10 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吳玉章主任在“全國文字改革会議”上所作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和《全國文字改革会議決議》全文，以及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罗常培所長和呂叔湘副所長在“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会議”上所作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的报告全文。（这兩个报告是由郭路特教授和鄂山蔭教授譯出的）。此外，鄂山蔭教授还在該刊“科学生活”欄簡要地介紹了这兩个会議的开会情况。

鄂山蔭教授在这篇会議报道里，除了引述各个講話、报告、發言的重要內容以外，着重地指出这兩个語文工作的会議在新中國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重要性和及时性。他在报道末尾說：“毫無疑問地，这兩个会議是具有政治上的和科学上的意义的，正如 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的社論所指出，它們的任务是中國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重要一环。最后，在这篇报道的結尾里，我們謹祝我們敬爱的中國朋友們圓滿完成他們的繁重而光荣的任务。”

郭路特教授又在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出版的《語言学問題》（双月刊）1956年第2期“科学生活”欄內發表关于我國这兩个語文工作会議的內容的介紹，并譯載了这兩个会議的決議。

（劳宇）

藏語的声調

王 堯

声調在藏語里(以拉薩方言为例，下同此)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構成音節的要素。我們檢查一下藏語的語詞，就可以發現每一个詞都有一个特定的声調，同时許多声韵不同的語詞，却有着相同的声調，許多声韵相同的詞，声調完全兩样，声調和声調之間的差別又是嚴整而有規律的。

一个詞失去了声調，就会使它的意义变得無法捉摸。比方說：有[mi]这样一个声音，你要是不按照特定的声調去發音，誰也不知道你說的是"人"呢还是"眼睛"(單詞)，还是否定詞。

尽管藏語有这样重要的特征，但是至今还有一些人对它沒有足够的重視，甚至还有人否認声調的存在。因此，本文想把藏語里的声調情况做一个概括的介紹，提供研究漢藏系諸語言的同志作为参考，特别是希望能为拟制漢語拼音文字中解决标調問題时提供一些参考資料。

一 藏語声調的調类、調值和它的变化

在藏語里我們常听見下面这几种声調。

以輔音 l 为例：

blo [lo˥] 心(抽象的)　　lo [lo˩˧] 年歲

log pa [loʔ˧˥pa˥˦˦·] 回去

slog pa [loʔ˥˩pa˥˦˦·] 使……回去

bslab pa [ləp˥˩pa˥˦˦·] 教学。

以輔音 p 为例：

spos [pø˥] 藏香　　bod [pø˩˧]① 西藏

bros pa [pø˧˥pa˥˦˦·] 逃跑

spos pa [pø˥˩pa˥˦˦·] 迁徙

spabs pa [pəp˥˩pa˥˦˦·] 使……降落。

为了討論的方便起見，我們把上面出現的几种調子叫做：高平調(˥)，高降調(˥˩)，低升調(˩˧)，高升調(˧˥)，輕声(˦·)。并且根据它們的歷史來源，可以把高平調和高降調合称"高調"，把低升調和高升調合称"低調"。輕声則归到这兩类里去。

高平調：在詞里出現是平起平收，中間沒有什么起伏变化，但是在單音節詞單讀的时候，有稍微往下降的傾向，表現在藏文字母的讀音上更为顯著，但是在口語語詞中还是平平，所以我們仍把它叫高平調，記做44。②

高降調：是由高平調演化出來的，从歷史上看出：1)古清声母和有前加、上加字母的次濁声母的音節附有 -b -g 韵尾时变來的。2)高平調音節与輕声的音節連詞时变來的。因为現在已經在語言里独立地起作用，所以把他当一个調类，記做 41 或 51。

低升調：起得很低，收得較高，除了讀字母的情况以外不会降下來，我們把它記做 13。③

高升調：是由低升調演化出來的。从歷史上看出：1)古濁声母和沒有附加字母的次濁声母的音節附有 -b-g 韵尾的变來的。2)原低升調的音節与輕声的音節連詞时变來的。

因为現在在許多情况下和低升調对立，所以也把它当做一个調类，記做35。

輕声：是某些語法成分和詞尾(例如：表屬格的 kyi, gyi, gi[ki˦·]，表于格的 la[la˦·] 等和詞尾 pa(wa)[pa˦·])在語言里輕声化而來的，原來的本調可能是高調也可能是低調。到現在还沒有形成一个調位，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現。比方說：他不能出現在單音節詞里，在复音節詞里也不能在第一音節出現。

在句子中还有低降調 ˨˩，只是表現某种語气时出現，和輕声一样还沒能形成独立的調位。

上面所列出的字調，在連詞时，会發生一些变化，它們变化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④

(1) ˥+˥ { ˥+˥ tshong khang [ts'oŋ˥ k'aŋ˥] 商店; ˥˩+˦· phebs pa [p'e˥˩ pa˦·] 走(敬語) }

---

① ga、ja、da、ba、dza 在拉薩地区有送气与不送气兩种不同發音，本文一律作不送气处理，下同此。

② 趙元任在《倉洋嘉錯情歌》記音部分中記做 53，本文作者意見与此有出入。

③ 趙元任在《倉洋嘉錯情歌》記音部分里記做131，可能受讀音影响。

④ 藏語中复音詞以兩个音節占絕大多数，所以連詞变調举例主要是双音節。

(2) ˦+˨˦ → ˦+˦ blo gros

[lo˦ tʂø˦] 智慧

(3) ˨˦+˨˦ { ˨˦+˦ bod ljongs

[pɔ̃˨˦(dʑ)oŋ˦] 西藏地区

˥˧+˧· ral pa [ʐɛ˥˧ pa˧·]爛了

(4) ˨˦+˦ { ˨˦+˦ (˥˩) bod chas

[pø˨˦ tɕʻɛ˦(˥˩)]藏裝

˥˧+˧· lus pa

[ly˥˧ pa˧·] 漏下

(5) ˨˦+˨˦+˦(˨˦) { ˨˦+˦+˧· las byed pa

[lɛ˨˦ tɕe˦ pa˧·] 幹部

˨˦+˥˧+˧· ngo len pa

[ŋo˨˦ len˥˧ pa˧·] 承認

(6) ˦+˨˦+˦(˨˦) { ˦+˥˧+˧ khas len pa

[kʻɛ˦ len˥˧ pa˧·] 答应

˦+˦+˧· shing bzo ba

[ɕiŋ˦ so˦ wa˧·] 木匠

(7) ˦+˦+˦(˨˦)→˦+˦+˦(˧·) rta rmig ma

[ta˦ miʔ˦ ma˧·] 元宝

(8) ˥˩+˦→˦+˦ slob dpon [lop˦ pɔ̃˦] 教授。

上面列出的連詞变調的情况，还不能一一說出他們的規律來，不过我們已經知道：

1）在双音節詞里，低調不能在第二音節出現，它一定得变为高調。

2）高調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变成低調。

3）动詞的詞尾一律讀輕声，动詞的詞根相应地起变化：高平調变成高降調，低升調变为高升調。

4）三个音節的詞（格的变化的附加音節不計在內）里，第二音節原是低調的有时变高調，有时不变。变高調的是名詞，不变的是动詞（这句話也可以倒过來說）。（只指帶詞尾 pa ˧ 的三音節詞）

5）降調和平調配合的时候，降調往往变成平調。

6）多音節（四个以上）詞里声調作用不太重要。

二 声調在藏語里的作用

声調在藏語里起些什么作用呢？要想了解这个問題，不妨先举出这样一个事实：有一个人介紹一位工人同志給西藏朋友，本來他打算說："他是一位 bzo ba [so˨˦ pa˥]（工人）"，那知一不当心，說成"他是一位 so pa [so˥ pa˥]（間諜）"了。結果，那位西藏朋友大为驚訝，端詳了半天，"啊！間諜原來是这个样子啊！"

为什么鬧出这个笑話來呢？因为bzo ba[so˨˦ pa˥]（工人）和 so pa[so˥ pa˥]（間諜）兩个詞兒的声母、韵母虽然完全相同，但是声調不同，搞錯了声調，也就誤会了意思。再比方：有个人住在西藏环境里，他本想告訴人家說："我要去小便"，可是人家听了，以为他要去放布施。因为 gcin pa btang ba [tɕin˥ pa˥ taŋ˥˩ wa˧]（小便）和 sbyin pa btang ba [tɕin˨˦ pa˥ taŋ˥˩ wa˧] 虽然声、韵母全同，却还存在着一調之差。还有，假如你想說："請你打鼓吧！"可是把"鼓"字的声調說錯了，意思就变成"請你打我吧"。因为 rnga [ŋa˥]（鼓）和 nga [ŋa˨˦]（我）所不同的就是声調。

我們还可以从下面的例詞里明顯地看出声調的作用來：

bsags pa [saʔ˥˧ pa˧] 積累
gzags pa [saʔ˥˧ pa˧] 落下
bsad pa [sɛ˥˩ pa˧] 殺死
bzas pa [sɛ˥˧ pa˧] 吃掉
thug pa [tʻuʔ˦ pa˦] 粥
thug pa [tʻuʔ˥˩ pa˧] 遇見
bsam pa [sam˦ pa˦] 思想
zam pa [sam˨˦ pa˦] 桥梁
skyag pa [ȶaʔ˥ pa˦] 大便
rgyags pa [ȶaʔ˨˦ pa˦] 胖子
sho [ɕo˦] 骰子
zho [ɕo˨˦] 酪
grong pa [tʂoŋ˨˦ pa˦] 鄰人
dgrong pa [tʂoŋ˥˧ pa˧] 逝世
lxag pa [ɬaʔ˦ pa˦] 風
lxags pa [ɬaʔ˥˩ pa˧]剩余
dkar po [ka˦ po˦] 白
dgah po [ka˨˦po˦]喜欢
gla [la˦] 工資
la [la˨˦] 山。

上面这兩类詞中，一組一組的声母、韵母完全相同，僅僅是声調不同，才具有不同的意义。可見"区别同音詞的詞义"是声調的第一个作用。

藏語动詞在沒有参加到句子里以前，它的形式是"原形动詞"（有人叫做"不定式"），也就是詞彙的形式。这就是在动詞詞根上附有詞尾 pa 或者 ba 的。同时有許多名詞的詞尾也是 pa 或者 ba，特别是有許多和动詞同根的名詞，不但同音，就在書寫形式上也完全相同，这样的动詞和名詞当中怎样來划分界限呢？請看下面的例子：

skyes pa [ȶe˦ pa˥] 男人
skyes pa [ȶe˥˩ pa˧] 產育
tshogs pa [tsʻoʔ˦ pa˥] 团体

tshogs pa [ts'oʔ˥˩ pa꜔] 集会
bsam pa [sam˧ pa˧] 思想
bsams pa [sam˥˩ pa꜔] 想
bstan pa [tɛn˧ pa˧] 教义
bstan pa [tɛn˥˩ pa꜔] 指引
nus pa [ny˩˧ pa˧] 能力
nus pa [ny˧˥ pa꜔] 能够
mos pa [mø˩˧ pa˧] 意願
mos pa [mø˧˥ pa꜔] 同意
zhu ba [ɕu˩˧ wa˧] 請求(名詞)
zhu ba [ɕu˧˥ wa꜔] 請求(动詞)
dgongs pa [koŋ˩˧ pa˧] 心(敬)
dgongs pa [koŋ˧˥ pa꜔] 想(敬)。

上面这兩組詞，都是同根、同音的詞，但是分屬于不同詞类，前一組是名詞，后一組是动詞。这是由不同的声調來区别的。所以，“区别某些詞的詞类”是声調在藏語中的第二个职务。

上述这兩个作用，有些人会不同意的，他們認为：“第一个作用不存在，因为那些詞兒藏文書寫形式不同，当然能分別出來。第二个作用也不存在，因为藏文書寫形式完全相同，分不出來。”我們不是主張“目治”的人，不能限在文字的圈子里，应該从語言实际方面來談問題，語言中無疑地是有这种作用，只因藏文不是全标調的文字罢了。

藏語是有比較丰富的形态变化的語言，动詞有式、(叙述式与命令式)时、体、称位、态(自动态与他动态)等等形态变化。現在單來談談自动态和他动态，因为这和本文有关。什么叫自动态和他动态呢？(請不要誤会成內动和外动)比方有下面四句話：

我站起來。	我使他站起來。
我躺下去。	我使他躺下去。

前面兩句中的“站、躺”都是自动，后面兩句中的“使…站”和“使…躺”，都是他动，因此我們可以用一个公式來表示：V(自动)——使…V(他动)。

这一語法范疇在藏語中不像漢語中說得那么勉强，而是一套一套的屈折形态变化，这种变化主要用三种方式(輔音交替、声調交替、附加成分)來表达。另外兩种与本文关系不大，我們撇开不管，这里只提出一項來談。比方：

log pa [loʔ˧˥ pa꜔] 回去
slog pa [loʔ˥˩ pa꜔] 使…回去
lang pa [laŋ˧˥ pa꜔] 站起
slang pa [laŋ˥˩ pa꜔] 使…站起
nyal pa [ȵɛ˧˥ pa꜔] 睡覚
snyal pa [ȵɛ˥˩ pa꜔] 使…睡覚
hbar ba [pa˧˥ wa꜔] 着火
spar ba [pa ˥˩ wa꜔] 使…着火(生火)
rdol pa [tø˧˥ pa꜔] 穿通
brtol pa [tø˥˩ pa꜔] 使…穿通
——① [pi˧˥ pa꜔] 脫落
—— [pi˥˩ pa꜔] 使…脫落
bgas pa [kɛ˧˥ pa꜔] 裂开
bkas pa [kɛ˥˩ pa꜔] 使…裂开
dgrong pa [tʂoŋ˧˥ pa꜔] 逝世
bkrongs pa [tʂoŋ˥˩ pa꜔] 使…死(殺死)
ral pa [ʐɛ˧˥ pa꜔] 破
dbral pa [ʐɛ˥˩ pa꜔] 使…破(撕破)
hgag pa [kaʔ˧˥ pa꜔] 閉塞
bkag pa [kaʔ˥˩ pa꜔] 使…閉塞。

上面兩类詞中，前一类是自动态，后一类是他动态。他們的区別在哪里呢？很明顯，就是声調。这里看出声調的第三个作用是“表示动詞态的屈折变化”。

除了上述三种作用以外，声調在藏語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这就是它能够帮助划分音位系統。我們知道，由于長期的歷史演变，古藏語的濁声母演变到現代藏語里，有如下面所举例的一种現象：

go wa [ko˩˧wa˧](听头，涵义)
ja [tɕa˩˧] (茶)
da lta [tã˩˧ ta˧] (目前)
bod [pø˩˧] (西藏)
dza dzor [tsa˩˧ tsor˧] (雜乱)。

这些詞有許多藏族人讀成送气的(說話时也送气)，說的人感覚不到什么不同，听的人也听不出什么兩样，既不会失去原义，也不会發生誤会。單从这个現象來看，似乎可以說，藏語的塞音和塞擦音的清音中送气与否不發生音位作用。但是，我們再看看下面的例子：

khang pa [k'aŋ˧ pa˧] 房子
rkang pa [kaŋ˧ pa˧] 腿、脚
chag pa [tɕ'aʔ˥˩ pa꜔] 碎了
bcag pa [tɕaʔ˥˩ pa꜔] 打碎
thag pa [t'aʔ˧ pa˧] 繩子
rtag par [taʔ˧ pa˧] 經常地
phag pa [p'aʔ˧ pa˧] 猪
spags pa [paʔ˧ pa˧] 皮膚

① 在書寫形式上沒有統一的寫法，下同。

tshwa˥ [ts'a˥] 鹽

rtswa˥ [tsa˥] 草。

就可以看出这兩类詞中送气与否，强烈地起着音位作用。这就把我們上面的假設推翻了。假定我們不会从歷史上去观察，單就現在的情况也可以看出：送气与否区别意义的詞都出現在高調中，而送气与否不区别意义的詞都出現在低調中。不管藏族人也好，学習西藏話的人也好，只要記住了声調的作用，就不会被这一現象迷惑了。

此外，我們还可以通过声調找出西藏各地方言之間的語音对应規律，通过声調也可以探索西藏語音的歷史变迁，这里就不一一論述了。总之，声調在藏語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决不像一些人所說那样模糊，它也决不是从某一語言中移植过去的。

現在我們的任务是应当研究声調是否可以作为藏語的一种語言特点。“每一种語言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的、表現出它的特征的語法范疇”。①所以，我們既不能把見于别的語言的特征，强加于漢藏系諸語言，也不能因为别的語言不多見而一筆抹煞了漢藏系諸語言所独有的特征。深入地、全面地、系統地了解和研究这些特征，正是我們今天应做的工作。同时，“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發展的歷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②

三 声調怎样体現在藏文結構里

在說明这一个問題以前，先要介紹几点关于藏文的情况：(1)藏文是拼音文字，用不同的輔音、元音組成音節。(2)在拼音的藏文里，有許多字母(如前加字母和上加字母)現在已經不發音了，在歷史上，古藏語也許都發音(在已了解的材料中，安多方言里这些字母是發音的，但也不是每字母一音)。經过長期的歷史演变，这些不發音的部分在文字結構里起了别的作用(例如成了声調的标志)。(3)現代藏文的文字結構里所体現的声調是同声母和韵尾密切联系着的。

現在再看看藏文字母，也就是基本輔音(另外一些輔音不在表中，是由字母合成的)：

ཀ་ ka [ka˥]	ཁ་ kha [k'a˥]	ག་ ga [ka˩˧]
ང་ nga [ŋa˩˧]	ཅ་ ca [tɕa˥]	ཆ་ cha [tɕ'a˥]
ཇ་ ja [tɕa˩˧]	ཉ་ nya [ȵa˩˧]	ཏ་ ta [ta˥]
ཐ་ tha [t'a˥]	ད་ da [ta˩˧]	ན་ na [na˩˧]
པ་ pa [pa˥]	ཕ་ pha [p'a˥]	བ་ ba [pa˩˧]
མ་ ma [ma˩˧]	ཙ་ tsa [tsa˥]	ཚ་ tsha [ts'a˥]
ཛ་ dza [tsa˩˧]	ཝ་ wa [wa˩˧]	ཞ་ zha [ɕa˩˧]
ཟ་ za [sa˩˧]	འ་ ha [ɦa˩˧]	ཡ་ ya [ja˩˧]
ར་ ra [ʐa˩˧]	ལ་ la [la˩˧]	ཤ་ sha [ɕa˥]
ས་ sa [sa˥]	ཧ་ xa [ha˥]	ཨ་ qa [ʔa˥]③

上面的輔音在藏語里是可以按發音方法不同分为全清、次清、全濁、次濁四类的，演变到現在，它同声調的关系如下：

古全清、次清声母包括 ཀ་ ka ཅ་ ca ཏ་ ta པ་ pa ཙ་ tsa ཁ་ kha ཆ་ cha ཐ་ tha ཕ་ pha ཚ་ tsha ཤ་ sha ས sa ཧ་ xa ཨ་ qa，不論有無附加字母(前加或上加字)，一律讀高平調。④韵尾是 -b-g 时变高降調(但仍然在高調范圍之內)。

古全濁声母包括 ག་ ga ཇ་ ja ད་ da བ་ ba ཛ་ dza ཞ་ zha ཟ་ za，ཝ་ wa 和 འ་ ha[ɦa] 不論有無附加字母(前加或上加)，一律讀低升調，但韵尾是 -b-g 时变高升調(仍然在低調范圍之內)。

古次濁声母 ང་ nga ཉ་ nya ན་ na མ་ ma ར་ ra ལ་ la 和 ཡ་ ya 本來讀低升調，假若有附加字母(前加或上加)，就讀成高平調。再有韵尾-b-g时当然也同样可以变高降調(但 la 有例外情况。当他做 za 的下加字母时候，zla 讀成[nda˩˧]，讀音改变了，声調沒有改变。与此相似，古全濁声母 ba 的前加字母假如是 da 的时候，dba 讀成[wa˥]。再加上别的元音符号时，比方加上u，dbu 就讀成[ʔu˥]。讀音改变了，連声調也都改变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这样假定：

1. 高調的声母是古藏語的清声母；

2. 低調的声母是古藏語的全濁声母，但發軟音；

3. 古藏語的次濁声母分列在高調和低調兩大类中，它們沒有附加字母(前加或上加)时讀低調，有前加或上加字母时讀高調。

---

① 《語法·語言的語法構造》，人民出版社，5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20頁。

③ 通常都把qa轉譯成 a，我認为它不是單純元音，記成 a 似不妥，故暫記成“qa”。

④ 前已說明字母單讀时，高平往往会有人讀成高降53，低升也許有个别人的習慣(特别是初学字母的兒童，拿字母誦讀时)能讀成升降131。

从下面这些例字里就可以說明这个情况:

[k—˥(˥˧)] ka kha(字母) dkar po(白的)
bkah blon(噶倫[官名])
chu rka(水漕) lkog du(秘密地)

[t—˥(˥˧)] ca co(吵嚷) gcang po(聪明)
bcah khrims(法律) lcags(鉄)

[tɕ—˥(˥˧)] tag tag(敲門声) stag(老虎)
gtam(言談) btab pa(种植)
rta(馬) lta bu(类似)

[p—˥(˥˧)] pags pa(皮子) dpah bo(英雄)
spag(糌粑团)

[ts—˥(˥˧)] bstsags pa(積累;摞) gtsah(鉄銹)
btsan po(兇悪) rtsa ba(根本)

[kh—˥(˥˧)] kha(口) hkhar rnga(鑼)
mkhah hgro ma(空行女[神名])

[tɕh—˥(˥˧)] cha(一双) hcham po(和諧)
mchan khung(膈肢窩)

[th—˥(˥˧)] tha ma(最后) mthah(边緣)
hthag pa(紡織)

[ph—˥(˥˧)] pha ma(父母) hphar ba(漲)

[tsh—˥(˥˧)] tsha po(热) mtshan(名字[敬])
htsho ba(生活)

[ɕ—˥(˥˧)] sha(肉) gshags pa(剖开)
bshad pa(說)

[s—˥(˥˧)] sa(土地) gsang pa(秘密)
bsam pa(思想)

[h—˥(˥˧)] xa go ba(了解)
(lxa 讀成 [ɬa˧](神),調未变)

[ʔ—˥(˥˧)] qa ma(母親)

[g̊—˩˧(˧˥)] ga tshod(若干) dmag sgar(軍营)
dgah ba(喜欢) bgad po(笑)
hgag pa(閉塞) mgo(头)
rgan lags(老师) lgang bu(尿泡)

[d̥ʑ̊—˩˧(˧˥)] ja(茶) ljang khu(綠的)
brjes pa(遺忘) hjah(虹)
mjalba(会晤) rje btsun(聖哲)

[d̥—˩˧(˧˥)] bdag po(主人) hdam pa(选擇)
mdah(箭) rdo(石头) da(現在)
ldag pa(舐) sdig pa(罪悪)

[b̥—˩˧(˧˥)] ba phyugs(母牛) sbud pa(風箱)
dbu(头[敬]) hbag(假面具)
rba rlabs(波浪) lba(肉瘤)

[d̥z̥—˩˧(˧˥)] dza sags(扎薩[官名])
mdzah mchun(友誼)
hdzam gling(世界)
rdza ma(陶器) brdzun ma(贋品)

[ʑ̊—˩˧(˧˥)] zha nye(鉛) gzhi rtsa(基礎)
bzag pa(放置)

[z̥—˩˧(˧˥)] za ba(吃) gzags pa(落下)
bzo ba(做)

[ɦ—˩˧] ho ma(奶)①

[w—˩˧] wa mo(狐狸)②

[ŋ—˩˧(˧˥)>˥(˥˧)]
nga(我) snga po(早)
dngo(刀刃兒) mngags pa(委托)
rnga(鼓) lnga(五)

[ȵ—˩˧(˧˥)>˥(˥˧)]
nya(魚) gnyah(后頸)
mnyam du(一道兒)
dmyal ba(地獄)[ȵɛ˥wa˥]
rnyed pa(尋找到) snyan po(悅耳)
smyon pa(瘋子)[ȵõ˥pa˥]

[n—˩˧(˧˥)>˥(˥˧)]
na ba(病了)
gnas tshul(情况) bsnar ba(伸長)
mnal(睡眠[敬]) rnag(膿)
sna khug(鼻子) brnan pa(压迫)

[m—˩˧(˧˥)>˥(˥˧)]
ma dngul(本錢) sman(藥)
dmag mi(兵士) rma chu(黃河)

[ɻ—˩˧(˧˥)>˥(˥˧)]
ra(山羊) dbral(撕破)

[l—˩˧(˧˥)>˥(˥˧)]
la(山) las sla po(容易)
klog pa(誦讀) gla(工資)
bla ma(喇嘛) rlung(風)
(zla ba 讀为 [nd̥a˩˧ wa˥]月亮)

[j—˩˧(˧˥)>˥(˥˧)]
ya(一只,成單的) gyag(牦牛)
dbyar kha(夏天)[ja˥k'a˥]

---

① ba 不可能有前加或上加字母,有 a 以外的元音时,有元音化的傾向。

② wa 不可能有前加或上加字母。

助詞說略

呂叔湘　孙德宣

一

"助辞"或"助字"是个古老的名称，也是个相当寬泛的名称，范圍可大可小。唐朝柳宗元在《复杜温夫書》里提到的助字是"乎、歟、耶、哉、夫、耳、矣、焉、也"，范圍比較小。宋朝陈騤在《文則》里提到的助辞，除"焉、耳、矣、也、歟、乎、哉"之外，还有"其、以、之、乃"，范圍就比較大。清初刘淇《助字辨略》的"助字"几乎無所不包，实际上等于"虛字"。

当馬建忠模仿西欧的葛郎瑪寫他的《文通》的时候，他發現漢語里的"焉、哉、乎、也"是不能归入欧洲傳統詞类的任何一类的，于是立"助字"一类，这是助詞第一次作为語法術語即詞类名称之一被提出來。馬氏并且說助詞是"華文所独"，这句話顯然是个錯誤；可是必得在名、代、静、动、狀、介、連、嘆之外另立一类來收容漢語里的某些个詞，他这个認識是正确的。

在所有在《文通》以后出版的語法著作里，这"華文所独"的一个詞类一直被保持下來，尽管名称不同，有的叫助詞，有的叫語助詞，有的叫語气詞，有的叫送句詞，范圍大小也很不一致。这里且不談那些講文言語法的書，只談那些講語体語法的。

在助詞这个問題上，这些著作大体上可以分做三派。一派是守着《文通》的傳統，把助詞或語气詞的范圍限制于位置在句子(或句子的一部分)的末了而作用是表达語气的那些詞，也就是"了(啦)、呢、嗎、吧、啊"这些个。屬于这一派的有黎錦熙先生的《新著國語文法》(1924)，陸志韋先生的《北京話單音詞詞彙》(叙論 1937，全書 1951)，王力先生的《中國現代語法》(1944)和《中國語法理論》(1945)，呂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語法修辞講話》(1951)，陸宗达、俞敏兩位先生的《現代漢語語法》(1954)，以及好些别的書。

另一派把助詞的范圍放大，不但包括上面所說的那些个，还包括"了、着"和"的、得、所"等等。代表这个傾向的，較早的有趙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清華学报》3卷2期，1926)和《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其后有廖庶謙的《口語文法》(1941)，[1]近來有張志公先生的《漢語語法常識》(1953)。

第三派的助詞的范圍也比第一派的大，但是不包括或不全包括第二派超出第一派助詞范圍的那些詞。这一派的主要特点是在助詞里包括"难道、可、也、又"等等，这在前兩派是归入副詞的。这个主張的代表者应該推陈望道先生，陈先生在《試論助辞》(《國文月刊》62期，1947；《中國語文研究参考資料选輯》，1955)里詳細說明他对于助詞的性質和界限的看法。呂叔湘在《中國文法要略》(1942—44)里也把語气詞的范圍放得很大，不但包括"难道、也許"之类的副詞，連嘆詞也包括在內。

由此可見，助詞这个詞类牽涉到的詞(一部分学者不承認里边的一部分是詞)是多种多样，

① 廖氏書中的助詞除"呢、嗎"等外，只包括"的、得"，不包括"了、着"，也沒有提到"所"。

各家所划的界限也是参差不齐的。最好是分成几組來观察一下。

二

A 組是任何一家都列入助詞或語气詞的，那就是句末的“了(啦)、呢、嗎、吧、啊”等等。

B 組是有人列入助詞或語气詞，有人列入副詞的“难道、也許、可、也、又”等等。这里的問題是助詞和副詞的划界問題。副詞本來是一个相当龐雜的类，近年來的趋势是把所謂由形容詞轉成的副詞还給形容詞，把所謂指示副詞和疑問副詞划归代詞，副詞內部比較單純些了。但是还是可以再分：有些是限制一个动詞或形容詞的意义的，有些不是限制一个詞的意义而是表达全句的語气色彩的。把后者划入助詞不是沒有理由的。陈望道先生不贊成把助詞限制于句末的語气詞。陈先生說助詞的功能在于添顯：“助辞能够添顯組織中需要加强闡明的部分，强調它，渲染它，使助辞旣加之后，其强弱明暗与未加的时候不同，而这不同又正是說者所要顯示的”。[1] 所以陈先生把“阿、可、敢、豈、难道、幷、也、又”等等收在助詞里。同类的詞在俄語語法里也归入“小詞”。[2] 但是俄語沒有像漢語里 A 組这种固定在句末的小詞，因而不發生这兩組合得攏合不攏的問題。上面所說第一派語法著作不把 B 組的詞列入助詞，就是重視这兩組的位置上的差别。这可以引王力先生的話來作証：“这样，就意义上說，副詞和語气詞的界限是不很分明的。然而就詞序上說，咱們仍旧可以把它們分开：副詞的位置在謂詞之前，語气詞的位置在一句之末。”[3]可是王先生也感覺 B 組的詞同一般副詞是有区别的。“然而‘豈、寧、庸、詎’一类的字在性質上畢竟和‘已、將、最、頗、稍、漸、皆、俱、各、每、屢、仍’一类的字大不相同，因为前者是完全缺乏实义的，帶着情緒的；后者是在时間、程度或范圍上表示一种实义的，又是完全不帶情緒的。二者之間的差别是这样大，我們不想讓它們混同，所以把前者……称为語气副詞使它和普通副詞有分别。”[4] 現代漢語里的語气副詞，王先生列举的有“竟、偏、倒、却、可、敢、也、还、到底、又、幷、都、就、簡直、才、索性、难道”等等。这样看來，B 組詞眞是有点可此可彼，究竟应該归在副詞里还是应該归在助詞里是値得討論的。

这里也牽涉到区分詞类的另一个問題：当一个詞有几种意义(作用)但是不影响它的句法关系的时候，是只屬于一类呢，还是屬于几类？比如“又”字，在(1)“你怎么又來了？”(2)“我又沒有問你”，(3)“他看了一遍又看一遍”这三句話里顯然有三个不同的意义，但是句法特点幷沒有变动，总是放在謂詞之前。这三个“又”字是否始終是一个副詞？如果承認一个副詞除一般的限制作用外，有时候可以有語气色彩，有时候又可以有关联作用，那末那些句法特点相同而只表达語气色彩的詞也就有理由留在副詞里；如果不承認一个副詞可以有几种作用，那末这三个“又”字就应該分别屬于副詞、助詞、連詞。(这个問題在别的詞类中間也存在。)

C 組包括“了、着、的、得、所、第、們”等等在不同程度上接近欧洲語言里的詞头、詞尾的那些东西。关于这些詞(或者不算是詞)，在漢語学者中間意見最不一致，处理最为分岐。有人把它們全部或大部分归入助詞，如上述第二派；有人把它們全部或大部分归入詞头、詞尾，如陸宗

---

① 《中國語文研究参考資料选輯》，124 頁。

② частица，一般譯作“小品詞”。我們現在已經不用“品詞”这个名称而用“詞类”，“小品詞”里头的“品”字实在有点多余。

③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册，319 頁。加重点原有。

④ 同上。王先生用“帶着情緒”來說明語气詞和語气副詞，是可以商量的，“情緒”的涵义恐怕不能这样寬泛。除上引陈望道先生的定义外，陈承澤的定义也还是可取的：“字之附屬文句中，于文字各[構造部或作文者疑決态度、叙述事实之态度、及發表意見之态度、及此等态度之緩急輕重]之明了性有增助之力者，謂之助字”(《國文法草創》，82頁，方引号原有)。

达先生和俞敏先生；有人把它們全部或大部分分別安插到現成的詞类里，如黎錦熙先生和陸志韋先生；王力先生把它們全叫做“記号”，既不在詞类之中，也不是詞头、詞尾。这种种分岐說明这些“詞”的特殊性質，也說明它們內部还有各种差別。可以再分成几个小組來看。

(C1)“的、得、所”——这三个字的語法特点并不相同，相同的是难于处理的程度。“的”字的归类一向是爭論最多的。《新著國語文法》把“的”字分屬联接代名詞、介詞、助詞、語尾四类，可以作为多元論的代表。反对这样分割“的”字的可以拿史存直先生做代表，他說“的”字的用法非常一貫，不宜割裂；他特別反对把一部分“的”字当作詞尾，他認为“的”字是一个独立的介系詞。① “的”字在語法上的特点是附着在詞語之后，貫穿这些詞語，使它成为一个整体。不过被附着的有时候是一个詞，有时候是一組詞，而加“的”之后造成的整体又有时候是用作一个詞(名詞或动詞)的附加語，有时候是独立地用。② 归类上的种种分別都由此而生。如果舍异求同，“的”字的各种用法是可以归总起來的。这样归总之后，是叫做介系詞好呢，还是叫做助詞好呢？恐怕还是叫做助詞好些。第一，被“介系”的兩造常常有一造缺席(而且有时候不知道他是誰)；第二，如果叫做“介系詞”，跟別的“介詞”性質全不一样，必得單独成为一类，而在助詞里它是能找到伙伴的。③

文言里同“的”字相当的有“之”和“者”，“之”字曾經有过介詞、連詞、助詞各种說法，“者”字常常被認为是代詞。可以說，“的”字归类的分岐可以追溯到“之”字和“者”字的归类問題上去。这篇短文不打算扯得太远，只順便提一下：某些用法的“的”字(唐宋时代寫作“地”的)，同“之”或“者”毫無关系，可以比較的是“然”(欣欣然)，“乎”(巍巍乎)，“尔”(鏗尔)等字，这些詞倒的确有詞尾的性質，虽然在大多数講文言語法的書里只說是助詞。

“得”字有(1)“好得很”，“笑得直不起腰來”的“得”，(2)“說得”，“說不得”的“得”，(3)“說得明白，說不明白”的“得”。(2)和(3)的意义相近，句法特点不同；(1)和(2)(3)在意义和句法特点兩方面都有距离。《新著國語文法》把(1)和(3)归入介詞，把(2)归入助动詞。別的語法書里有把(1)归連詞，(2)作詞尾，(3)作詞嵌的。第一个“得”字是个很特別的詞。如果說它是介詞，它不能同所介的詞合成一个有意义的單位，“得很”，“得直不起腰來”不成話。如果說它是連詞，它又跟別的連詞不一样，別的連詞抽掉之后，那句話还是可以說(桌子(和)椅子；(如果)你不去，我不去)；“得”字就不行，“好很”，“笑直不起腰來”不成話。它的附着性很顯著，能有这样的話：“你看你忙得！”在这一点上，它接近“的”字。但是又不能說它是詞尾，因为“忙得”畢竟缺乏一个詞应有的完整性。得(2)和得(3)的附着性更不用說，所以才有詞尾、詞嵌之說，这留在下文討論。

“所”字也是难于归在現成詞类里的一个字。《文通》定“所”为代詞，《新著國語文法》沿用其說。楊樹达反对代詞說，定为表被动的助动詞，是進了一步。④ 陈承澤在《國文法草創》的“研究法大綱”中說“所”字是“助字之含有指示作用者”，最能得其根本。但是陈氏因为“今人專

---

① 史存直：《“的”字是不是詞尾?》，《中國語文》1954年4月号，9—14頁。

② 关于用“的”字的各种格式，除看上注引史存直論文外，請看陸志韋、蔣希文《拼音漢文联寫問題》五，甲，《中國語文》1954年2月号，12—14頁。

③ 这里討論的是“的”字的主要用途。“是……的”的格式常常被利用來表示一种肯定的語气，例如“他是不会不知道的”(比較没有語气作用的“这本書是今天剛出版的”)。嚴格說，这里傳达語气的主要是“是”字，但是在沒有“是”字的句子里，傳达語气的任务就由句末的“的”字負担起來了，例如“他不会不知道的”。还有把“的”字放在动詞和宾語之間的，例如“我是上个月進的城”，这个“(是)……的”表示动作的一种“时态”。以上三种用法中，第二种用法的“的”从《新著國語文法》起就归入助詞，陈望道先生把第一种和第三种也定为助詞(見前引文)。

④ 楊樹达：《馬氏文通刊誤》，43—50頁。

以指示用他动作'冠象'(冠于名字上之象字，略称冠象)之名字短語"，还是把它归入"指示象字"。其实"所"字的作用决不像"彼、此"之类的單純，归入指示形容詞是不妥当的。①

(C2)"了、着、过"——《新著國語文法》定"了"和"着"为后附助动詞，"过"为后附副詞。《北京話單音詞詞彙》把这三个字都定为后附副詞。現在比較通行的說法是把这三个字都当作詞尾。副詞都位置在动詞或形容詞之前，是否値得为这三个字另辟后附一类，需要考慮。这三个字的作用在于表示变化的过程，卽所謂"时态"，語法意义重于詞彙意义，而且附着性很强，与其說是副詞，無寧說是詞尾。但是只有"着"字不能离开被附着的詞，"了"和"过"都能讓別的成分隔开。也就是說，只有"着"字是只附着于一个詞，"了"和"过"都有时候附着于一組詞。所以如果要承認它們是詞尾，就得把詞尾的定义修改一下。

(C3)"們、第、等"——一般都認为"們"是詞尾，"第"是詞头。但是也有同(C2)相类似的問題。"們"可以有"請老师、同学們指教"这种格式，"第"字可以有"第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第一、二、三、組"，这种格式，在这些格式里"們"和"第"都不是一个詞的尾或头。"等"字好像还沒有提出來討論过，它的用法和"們"相近(不过前边幷列的項目可以多得多)，如果"們"是詞尾，"等"也有資格做詞尾。

附着在数詞上的还有"二十來个"的"來"，"一來，二來"的"來"，"一則，二則"的"則"，也都是可以当作詞尾的，如果援"第"的例。

檢查过上面这些C組字，就会發現它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們的附着性。附着性是附加成分(詞头、詞尾、詞嵌)的特征，所以这些字常常被認为附加成分。但是我們在上面已經一再提到，把这些字定为附加成分还是有程度不同的困难。問題在于"附加成分"的定义。如果我們認为附加成分只能是一个詞的一部分，凡不能作为一个詞的一部分的必得承認它本身是一个詞，那末上面这些字的处理只有三个可能。(1)分別处理。只能附着于一个詞的是附加成分；只能附着于一組詞的是詞；有时候附着于一个詞有时候附着于一組詞的，有时候是附加成分有时候是詞。应用这个原則，大多数都是有时候是附加成分，有时候是詞。这不但在实用上無价値，在理論上也有問題。因为，第一，每个字本身的語法意义(作用)是一貫的，不应該割裂；其次，这些字都是語法意义重于詞彙意义(几乎可以說除語法意义外沒有多少詞彙意义)，在句法上都是附着性很强(同前一特点密切相关，虽然不完全重合)，因而屬于同一范疇，也不应該割裂。意义上的共同性和語法上的共同性是本質的东西，附着于一个詞或是一組詞在这里只是量的差別，不应該重視后者过于前者。(2)为了避免割裂，把这些字說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独立的詞，都不附着于別的詞。这顯然不符合实际情况。(3)說这些字既不是附加成分，也不是詞，因为它們既不是永远附着于一个詞，也不是从來不附着于一个詞。但是旣不是这，又不是那，是什么呢？讀者会想起王力先生的"記号"。从表面上看，"記号"旣不在詞类之列，又不是詞头、詞尾，很像这里提出來的办法。但是王先生的意思不見得全是如此，底下再說。

除了这三种处理法，还有兩种处理法。(4)改变附加成分的定义：凡是附着在別的語言單位上的，不管后者是一个詞还是一組詞，都是附加成分。② 我們覺得这也未尝不好，不过詞头、詞尾最好改称語头、語尾。(5)不讓附加成分和詞类互相排斥，說是詞类之中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类，用一个現成的名称就叫"助詞"，一个助詞有时候可以附着于另一个詞，作为那个詞的一部分。这在字面上是一个矛盾，但是如果不容忍这个字面上的矛盾，就不能解决实际上的矛盾。

① 陈承澤：《國文法草創》，8—10頁。

② 陸宗达先生和俞敏先生就傾向于这个办法。比如，当他們把接在另一个动詞后面的"出來、出去、下來、下去"等等定为詞尾的时候，他們不会不考慮到"說出話來"，这类例子。

前人也用过这个办法，楊樹达就曾經給“然、乎、尔、焉”等字下过这样的定义：“語末助詞，助形容詞或副詞为其語尾”。[①] 王力先生講“記号”的时候也說明其中有的是單詞的一部分，有的本身就算一个詞。他所以把它們归总为“記号”一类，是看重它們的共同特点：(1)附着性，(2)除作为某种語法范疇的标記外，沒有其他意义。[②] 这样，只要把王先生的“記号”改个名字叫“助詞”，在詞类里給它一席之地，那就等于这里所提的第(5)种处理法了。楊伯峻先生就是这么处理的，他嫌王先生“記号”之名“小看了它”，所以在詞类里“試立小品詞一类，來归納这些詞”。[③] (4)和(5)这兩种处理法实际上差不多，所差的是一个把这些“小件”放在詞类外边，一个把它們放在詞类里边罢了。苏联学者也許会管它們叫 частицы-аффиксы 什么的，可惜漢語里还沒有这个習惯，不讓我們把它們叫做“助詞·附加成分”。

以上說的是C組，现在要回到A組。在語法意义重于詞彙意义和句法上有顯著的附着性这兩点上，A組和C組是不是有所不同呢？可以說是沒有什么不同。不錯，A組字只附着于句子或句子的一部分，不附着于一个詞或詞組(被附着的有时候只有一个詞，如“我呢，也願意出去走走”，但是这个时候“我”是以句子部分的資格來接受附着的“呢”，不是以詞的資格來接受的，“我呢”不成为一个整体)，可是这也只是一种量的差別，正如附着于詞和附着于詞組是一种量的差別。要論意义，A組的詞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詞彙意义，只有語法意义，光看代表它們的漢字的寫法就可以知道(歷史的來源且不去管它)。这样看來，这兩組是有本質上的共同点的。如果我們願意讓C組里的后附成分叫語尾，包括詞的尾巴和詞組的尾巴，那末也很可以再擴展一步，包括句子的尾巴。反过來，我們也未尝不可以延伸助詞的范圍，从助句到助詞組，从助詞組到助詞。这兩組之間是沒有不可踰越的鴻溝的。

我們上面說过，B組同A組接近，是因为它們意义相近，这就是說，不但同样是語法意义重于詞彙意义，而且它們的語法意义屬于同一类型(表达語气)；但是在附着性上，它們有顯著的差別。另一方面，A組和C組同样具有高度的附着性，但是它們的語法意义屬于不同的类型(C組内部也不是同一类型)。因此，助詞这个类，如果从A組出發，朝一个方向擴展，可以包括B組，朝另一个方向擴展，可以包括C組。可否同时朝兩个方向擴展呢？恐怕是很成問題的。

三

王先生的“記号”里还包括“子、兒、头、老”等等，别的語法書里都管这些个叫詞头、詞尾，我們这里可以称它們为D組。这些字能不能也归入助詞类呢？王先生感覺这里头有分别：这些字是接近于西洋的 préfixe 和 suffixe 的，不过王先生覺得它們“意义太虛了，若也称为語尾，恐怕令人發生誤会”，所以管它們叫記号；至于“們、了、着”等等，同西洋的 désinence 相当，只是“为了称呼的簡便起見”，才都叫做記号的。[④] 对的，二者之間是有区别的。C組字有时候附着于一組詞，D組字沒有这个情形，这是一不同。D組字所附着的有时候不成为一个詞(如“叶子、叶兒”的“叶”，“木头”的“木”，“老鼠”的“鼠”)，C組字所附着的起碼是一个詞，这是二不同。当一个詞加上一个C組字之后还可以算做一个詞的时候，这兩个詞也只能算是一个詞的兩个

---

① 楊樹达：《詞詮》，卷五，98頁；卷三，44頁；卷十，15頁；卷七，64頁。这里引楊先生的話只是說明他不把“助詞”和“詞尾”当作互相排斥的东西，至于这种“然、乎、尔、焉”，照我們的看法是不宜归入助詞的，理由見本文第三節。

②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册，263頁，265—266頁。

③ 楊伯峻：《文言語法》，223頁。

④ 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上册，264—265頁。

形式(我們不把"看"、"看了"、"看着"、"看过"当做四个不同的詞,也不把"同志"和"同志們","亮"和"亮的"当做不同的詞),但是当一个帶D組字的詞减去它还成为一个詞的时候,必得承認这是兩个不同的詞(例如"桌"(量詞)和"桌子","枝"(量詞)和"枝子","亮"和"亮兒","年"(量詞)和"年头"),这是三不同。C組字可以自由地运用(除了受詞彙意义的限制),D組字的附加都有一定程度的習慣性,这是四不同。虽然同組的字不一定都具备所有的特点(如"着"不附着于一組詞,指小的"兒"和加在动詞之后的"头"較为自由,等等),大体上是有如上的区别。这說明D組字的作用是構詞,是所謂 affixe,而C組字的作用是構形,相当于所謂 désinence (окончание, flexional ending),所不同的是在漢語里这些成分的構形作用不是限于單詞而是擴大到詞組,不僅造成詞的变型,也造成詞組的变型罢了(如果把A組字也包括進去,那就擴大到句子,造成句子的变型)。这兩組字的分别也許可以在歷史上找到解释。C組字最初是以句法單位的資格同别的句法單位發生关系的,因而尽管在歷史發展的过程中独立性逐漸减少,附着性逐漸增加,至今对于所附着的詞还是有点若即若离。可是D組字顯然最初是以复合詞的一个成分的資格出現的,在歷史發展的过程中逐漸丧失它的詞彙意义,因而由对等地位的成分降为輔助的成分,变成詞头和詞尾。

D組字和C組字旣然有这种分别,那末,除非我們根本不承認漢語里有詞头、詞尾(像有些語法学家那样主張),否則还是不把D組字划归助詞而把它們定为詞头詞尾好些。

还有几組字是曾經被这一位或那一位語法学家列入附加成分或是助詞的,也可以在这里簡單地談一談。

E組:"上、下、里、外"等。这些表示方位的字有單純的和复合的兩种形式,前者如"上、下、里、外",后者如"上头、底下、里头、外边"。單純式附加在名詞之后的时候为多,可是也有独立用的时候(如"朝上","往里");复合式独立用的时候不少,可是也常常附加在名詞之后。因此,把兩种形式分别归类是有困难的。有些語法学家把它們全放在名詞里,未免太忽視它們有时候表現出來的附着性。有些語法学家把它們全算做詞尾,或是"后置詞"(外國的漢学家爱用这个名称),又太不照顧它們能作名詞用的事实。最好是学苏联学者的办法,把它們的双重性質在一个名称里揭示出來,管它們叫"名詞·后置詞"。給它們定名为"方位詞",把它們放在名詞項下,但是說明它們有时候呈現助詞的性質,这也是一个办法。

F組:"上、下、上來、下去"等。这些动詞常常附着在别的动詞后头,語法学家們有的把它們归入助动詞(黎錦熙先生),有的把它們归入副詞(陸志韋先生),有的把它們归入詞尾(陸宗达先生、俞敏先生)。作为詞尾,它們是能讓别的詞隔开的;作为助动詞或副詞,它們是"后附的",——因此,这些归类都是不圓滿的。黎先生說是它們具有助詞的性質,这个話有道理,但是它們有时候詞彙意义很丰富(比較"看起來"和"站起來","住下去"和"坐下去"),也难于干脆划归助詞。如果不打算管它們叫"动詞·助詞",恐怕也还是只能放在动詞之內,說明帶有助詞的性質。

G組:"个、件、只、条"等。这些是量詞,可是同"尺、斤、双、隊"等量詞不一样,不是計算事物的数量所必需,在意义的完滿表达上不是不可缺少的成分(古漢語里就經常不用)。但是这兩种詞的語法特点完全相同,一定要把"个、件、只、条"等从量詞里开除出去,划归助詞或是詞尾,对于漢語的詞类体系应該說是不很恰当。不如把它們留在量詞里,說明量詞分兩类,一类是"單位詞",表示事物計数的單位,一类是"类别詞",是給名詞分"类"用的。

H組:"是"。《新著國語文法》定"是"为"同动詞",意思是副牌动詞。同动詞这个名称早已見于《文通》,可是《文通》的同动詞不包括"为"和"是",馬氏称这兩个字是"断詞",断詞是实

詞还是虛詞馬氏沒有交代。后來的語法学家中，陈承澤認为“为”和“是”是“不完全自动字”，刘复認为“为”是虛詞，王力先生單为“是”立“系詞”一类，認为是“半虛詞”，《語法講話》的作者認为“是”是动詞(并且認为“是”字后头的体詞是賓語)，陈望道先生在《試論助辞》里把非体詞謂語句里加在主語和謂語中間的“是”字列为提引助詞的一类，表示“坚执提引”。“是”字是个很特殊的詞，因为它一方面完全沒有詞彙意义，只有語法意义，另一方面却具有实詞的句法特点。“是”字的作用是双重的：联系和肯定。大概說起來，用在句子中間的时候，如果謂語是体詞，“是”的联系作用較为顯著，如果謂語是动詞或形容詞，“是”的肯定作用比較突出；用在句子头上的时候(“是我忘了，請你原諒”)，就只有肯定的作用。可是無論用在哪种句子里，“是”字都具有一般动詞的句法特点：可以受副詞的修飾，可以用“不”來否定，可以用“是不是”來發問，可以單独用“是”來答問。“是”字归类的紛歧，就是因为对于哪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各人的認識不同。綜合它各方面的特点來看，如果把它列为虛詞，似乎应該像俄語的 быть 那样自成一类，不能归入助詞，因为它缺少助詞的句法特点——高度的附着性；如果寄放在动詞之內，那也应該讓它自成一目，說明它的虛詞性的一面。

以上把同助詞問題有关的各个类型的“詞”粗略地做了一番檢查。从这里可以看出，助詞的范圍眞是可大可小，可是無論如何它不能包括所有从 A 到 H 各組的字，如果不打算把它搞成一个收容“編余”的雜类。不同的着眼点会得出不同的結果。我們在本文中試对种种說法作了一些分析和比較，也借此机会提出自己的一些淺薄的見解供讀者参考。

談談“有着”

鄒國統

《語法修辞講話》指出，“着”表示行为的持續，因此，动詞本身含有持續的意思，也就不必用“着”。这类动詞里头最典型的兩个是“是”和“有”。現在还沒有人用“是着”，可是“有着”已經滿天飛了。“有着”的“着”是多余的。(参見原書 109—110)

过去，我在教学中也按照《講話》的說法認定“有着”的不当。学員們虽然在理論上承認了这种說法，可是內心并不信服。因为他們看見“有着”照样在書报雜志上“滿天飛” 着。經过一番观察和思索后，我以为“有着”的使用似乎是現代漢語發展中的一种不可抑制的趋势。黎錦熙先生就說过：“同动的‘有’，旧也可帶‘了’，今漸可帶‘着’。”(《中國語文》总第 35 期 12 頁) 其实“有着”在很早以前就出現了。魯迅 1926 年寫的《紀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就有用“有着”的句子：“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却居然昂起头來，不知道个个臉上有着血污。”(《魯迅选集》476頁)近年來使用“有着” 的人就越來越多了。語言学家們曾指出現代漢語發展的趋势是双音詞越來越多，那么，“有着”也許是隨着这种趋势而出現的罢?

人們的使用“有着”似乎还是有規律可尋的。現在僅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

(1)苏联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对于我們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書)

(2)我國人民有着刻苦耐劳勤奋工作的光榮傳統。(报)

(3)科学技術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有着头等的重要性。(刊)

(4)我們得承認漢語語法和其他語言語法之間有着共同性…。(刊)

(5)我們和他同輩的人，都不免或多或少地有着权威思想。(刊)

(6)中國人民…有着無窮無尽的力量!(报)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1)“有着”的賓語大都是“意义”、“傳統”、“思想”等抽象名詞；(2)“有着”的賓語常常帶有分量很重或最重的修飾語，如“不可估量的”、“头等的”、“無窮無尽的”。

此外，我覺得“有着”的“着”不必看成是表示“進行式”的一般动詞詞尾，它可能是从“具有”变來，也可能是为了要配成双音詞而加在“有”上的音節，正像“为着”、“向着”、“当着”的“着”一样。这样，“有着”这个結構也就沒有什么不当的了。

这只是我的一点認識，对不对还請大家批評。

語法中的选擇性原則*

Б. А. 謝列布列尼科夫

語法范疇不是在各个語言里都相同的，有的語言多一些，有的語言少一些。为了論証这个論題，我們試着描述一下像动詞动作这样的現象。动詞动作按其本質來說是名詞的过程性特征。这种特征跟描述事物的性質的特征(例如“紅”、“白”、“黑”、“綠”、“年輕”、“年老”等等)不同，它不是經常性的，而只是有时候在一定場合下出現的。

动詞动作可以有很多特性和特点。它可以有不同情貌(вид)的特性，可以是短促的或漫長的，可以从动作的完成性來观察。动作也可以是断断續續的，强烈的或不大强烈的。动作还有为数甚多的各种位置上的特性：从某一地方來或向某一地方去，經过某一地方，沿着某一地方等等。动作可以跟說話的时候有关，可以發生在某一特定时候，可以先于某一其他动作，也可以根本和說話的时候無关。世界上沒有一种語言在它的形态系統中同时表示所有这些可能的特性，这个事实是很有趣的。

在各种不同的語言里，根据选擇性的原則，作为动作的特性的某些一定的特点在語法結構上得到表現，而所有其他的特点可以不得到任何形式的表現。

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动詞动作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在語言里的表現。在許多語言中，动作的完成和未完在語法結構上沒有任何表現。例如，科米-塞連語(Коми-зырянский)中的动詞对于这一特点沒有絲毫表示，試比較以下各例就不難了解到这一点。

Пыдӧ муӧ вужъясьӧма великан пожӧм. Пӧльтлісны войтӧвъяс, кисьтлісны зеръяс, жаритліс шонді, а сійӧ ӧтарӧ век быдміс да быдміс (大松樹扎下了很深的根。北風刮，大雨下，太陽曬，但是大松樹仍然在生長)。在这个例子里 быдміс (动詞 быдмыны 的过去式單数第三人称) 表示动作的未完成（等于俄語 росла)。Сійӧ чужліс и быдміс приамурскӧй тайгаын (他在黑龍江的大森林里出生和長大)。在这里 быдміс 則表示动作的完結(等于俄語的 вырос)。

莫尔多瓦語的情形也是这样：ломань мерсь 这句話同样可以表示“человек сказал”和“человек говорил”兩种意思。这样看來，动作的完成和未完成在这些語言里事实上沒有用过去时的那个形式表达出來。

这是不是說，在交际的过程中任何时候都絲毫沒有必要表示动作的完成和未完成呢？这是不是說，無論說“我收到过錢”或者說“我收到了錢”，对說話人是完全沒有区別的呢？顯然不是这样。問題在于有大量各种各类的补償物，它們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保証有可能了解所說的話。屬于这类补償物的首先有說話的上下文，这种上下文可以帮助我們在每一个个別情況下正确的决定，是否談的是短促的动作。动作的完成，动作的实际完結，是現实当中的事实。人的意識能够反映現实当中一切眞实存在的东西。因此，甚至在那些民族中，他們的語言里动詞不表示动作的完成或未完成，但是动作完成或未完成的观念还是一定有的。在科米(коми)語里，可以看到动詞的某些过去式在情貌方面專門化的情況。例如，这个語言里的过去結果式总表示完結的动作，如：тӧдӧ каньыд, кодлысь яйсӧ сёйӧма (貓知道牠吃了誰的肉)或：Киевын велӧдчӧ бать динас гожӧм кежлӧ воӧма ([他] 在基輔上学，夏天到父親那里去了)。Ме муна вӧлі (我走了)这种类型的一种分析性的过去式在科米語里只可以表示未完成情貌的动作。莫尔多瓦語也完全是这样。在莫尔多瓦語里屬于宾語变位法的动詞的过去式絕大多数都表示完成的动作，如 Якстере сокиця колхозонь колхозниктне прядызь тундонь-видема (“紅色農夫”集体農庄的庄員完成了春季播种)。莫尔多瓦語的一种过去式，也就是所謂延長的过去式只可以表示未完成情貌的动作。此外，情貌的特性也可以包含在动詞的意义里。这样看來，可能表达动作完成或未完成的方法是很多的，因此造成了这样的結果：語言之中的动詞可以沒有專門的構形成分來表示动作的完成或未完成。

常有这样一些情況：一种語言表达这样一些細節，这些細節在別种語言里得不到任何表示，或者只是部分地表达出來。例如，在科米語里有一个專門表示情貌的后綴(ав)，它表示地点或时間分散的动作，例如：

---

* 本文是謝列布列尼科夫(Б. А.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的《論抽象化的类型》一文的最后一部分。該文載于《語法結構問題》論文集，1955 年苏联科学院出版局出版——譯者。

войбыд Смольнӧй дінӧ воалісны революционнӧй войсковӧй частьяс (革命部隊[从四面八方]通夜向斯摩里尼接近); Пирамидаяс стрӧитігӧн уна сюрс йӧз кулалісны сотчысь шонді удын (在建筑金字塔期間千百万人[在不同时刻]死在了炎热的太陽下) или усіс гӧн кодя лым. Му вылӧ водалісны еджыд бобувъяс(鵝毛大雪落在了地上。一群白蝴蝶落在了[各个地方]地上)。俄語里沒有任何特殊的动詞后綴來表示这种特点。当然，这不是說俄罗斯人完全沒有意識到有这样一种动詞动作，这种动作可以是分散在各地進行的，或者是在不同时刻發生的。

然而，由于选擇性的原則，这种細節在科米語的語法結構里标記出來了，但是在俄語語法結構里这种細節却沒有得到專門的表示。当然，在俄語里也有一些动詞前綴可以指出动作的地点或方向的分散性，例如：из всех городов съезжались делегаты(代表們來自各个城市); целую ночь раздавали оружие (通夜都在分武器)。有时动作的分散性在俄語里用詞彙手段表示，如: то тут, то там возникали пожары(一会兒这兒起火了，一会兒那兒起火了)。然而，这种动作分散性的表示法沒有規律性。

俄語的动詞对于暫时性这样的动作特点差不多完全沒有什么表示，如果不提某些前綴的意义（例如像зайти[順便到]等动詞中的за)。动詞 дать (給) 的过去形式在下面兩句話里完全一样: я дал ему книгу (我給了他一本書) 和 я дал ему пять рублей до завтра (我借給他五个盧布，明天还我)。科米-塞連語一般用形态手段表示这种差别，例如: сетіс (給了[一般的用法])，但 сетліс (他給了[暫时的，以后还取回來]); босьтіс (他拿了)，但 босьмліс (他拿了[过一个时期还回來])。

說話的人可以是一个过去完成的动作的目睹者，但是他也可以从别人那兒听說或根据动作的結果而判断出动作的存在。然而由于选擇性的原則，动詞的非目睹动作的事实在一些語言里动詞的結構上得到了表示，而在另一些語言里动詞对于这种特点完全沒有什么表示。

例如，說話人是不是动作的同睹者，这对于俄語和莫尔多瓦語的語法來說是完全沒有意义的; 比較一下底下的例子就会很容易地相信这一点: Был видно, в сумке хлеб или сухари, да птица или зверь расправились с этой едой (看得出，布袋里原來还有面包或是面包干，不过已經有飛鳥和野獸吃掉了这些食物) [見波列依伏著《眞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說話的人自己幷沒有看見过布袋里的面包和面包干，也沒有看到飛鳥或野獸是如何把面包吃掉的。他把自己的判断建筑在某些标志的存在的基礎之上，这些标志足以証明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然而，非目睹的动作事实在这个动詞的形态上沒有得到任何專門的表示。莫尔多瓦語的情况也是这样。我們可以把上面这一句話翻譯成莫可莎-莫尔多瓦語 (мокша-мордовский) 來比較比較: Ульсть, наверна, сумкаса кши или коське кшит, да нармонць или зверсь кенерсть ни фатямс тя ярхцамбяльть (中譯文同上)。

在这个情况下，非目睹的动作这一事实沒有在莫尔多瓦語的动詞形态上反映出來。即使說話人是动作的目睹者，ульсть (曾有) 和 кенярсть (直譯为"曾來得及")(кенерсть фатямс "曾來得及拿走")这兩个形式可以同样使用。然而在科米-塞連語和韃靼語里情况完全兩样，在这兩个語言里非目睹的动作这一事实反映在动詞的形态上。我們从科米-塞連語里拿一个同样的例子來比較一下: Вӧлӧма, тыдалӧ, сумкаас нянь либӧ сукар, да лэбачьяс либӧ зверьяс кушт ӧмаӧсь сійӧс。

在这里，动詞 вӧвны (有) 和 куштыны (直譯为"吃")采取所謂非目睹过去时的形式。試比較 Сумкада икмэкме яки сухарымы булган булса кирэк, лэкин кошлармы яисә җәнлеклэрме аларны ашап бетергэннэр, 这里 булырга (有; 是) 和 ашап бетерергэ (有; 是)等动詞也是采用非目睹过去时的形式。

动作及物或不及物这种特性的表示法是很有趣味的。例如，在俄語里及物性和不及物性不用任何特殊的形态手段表示。然而在高加索諸語言里情况却是兩样，在这些語言里和动詞动作的及物性相联系着的有一种特殊的动詞的句子結構，即所謂主动結構 (эргативн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在这种結構里的及物动詞本身經常包含着主語的一些特殊的标志。在某些芬蘭-烏格尔語里，动作的及物性只是部分地由一些特殊的表示及物性的構詞后綴表达出來，例如在科米語里，лог 当"憤怒"講，但 логӧдны 当"使……發怒"講(ӧд 是一个表示及物性的后綴)，манка 当"碎麥粥"講，但 манкаӧдны 当"用碎麥粥餵"講。除了帶后綴 ӧд 的动詞以外，还存在着沒有后綴的及物动詞，如 гижны "寫"，вӧчны "做"，сёйны "吃"等等。

各个語言在表示时間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俄語的現在式或者表示一种跟說話时刻相符合的动作，或者表示一种在任何时候經常实現的动作。俄語在这兩种意义中間沒有加上任何形式上的区別，用同一种現在

式來表示，如 он сидит и пишет（他坐在那兒寫字）和 он пишет стихи（他經常寫詩）。在某些語言里特定时間的現在式有一种特殊的形式構造，例如在土耳其語里：ol yazmaktadır（他正在寫），ol okumaktadsır（他正在念書）。英語里也有同样的現象，如 he is writing（他正在寫），he is reading（他正在念書）。类似的現象也可以在現代凱尔特諸語言里發現。

也有这样一些語言，把現在發生的动作用形式表达出來，但不是經常的，看來只是特別强調的时候才表示。例如，現在進行的动作在現代阿尔巴尼亞語里用伴随着現在式的助詞 po 表示，如 plani i pullëzimit po realizohet me sukses（造林計划在順利地实現着）。

馬里語（марийский）中也有同样的現象，用 шогаш 这个助动詞來表示現在進行式，如 мудо налын шога（他正在拿）。

某些語言有特殊的形式作表示經常性动作的現在式之用，如布勒东語（бретонский）中就有一种專門形式表示經常性的現在时。納納夾語也有同样的現像，如 то（他來了［坐車或步行］），тосеты（他經常來［坐車或步行］）。①

过去时的表达法也有同样多的不同色彩。俄語的动詞系統只有一种加 л 后綴的过去式，如 писал（寫了），ходил（走了），взял（拿了），等等。俄語和另外一些語言（如莫尔多瓦語和一部分科米-塞連語）一般都不追究过去完成的动作是否在另外一个动作之前。这一个事实在这些語言的語法結構中通常得不到任何反映，試对照以下各例就会了解到这一点：Еще вчера, прикрывая тело сестры плащ-палаткой, он заметил возле нее брезентовую сумку с красным крестом（昨天，当他用雨斗篷遮盖那护士的身体时，他看到她身旁有一个画着紅十字的帆布口袋）。在科米語中：Тöрыт на, сестралысь телöсö плащпалаткаöн вевтялигöн, сы дiнысь сiйö аддзис гöрд креста брезентöвöй сумка（譯文同上）。在莫克沙-莫尔多瓦語中：нинге исяк сестранть теланц плащ-палаткаса вельхтямста, сон няйсь сонь маластонза якстерь крёз мархто брезентовай сумка（譯文同上）。

在科米語和莫尔多瓦語里，动詞的形式 аддзис（看到了）和 няйсь（看到了）也都可以同样合適地用在一个动作事实上不是先于其他动作的場合。

然而，在韃靼語里却是另外一回事兒：әле кичә, сестраның гәудәсен, плащпалатка белән каплаганда, ул аның янында кызыл тәреле брезент сумка күргән иде（譯文同上）。在这里，动詞 күрергә（看見）用的是前过去式（преждепрошедшее время 或 плюсквамперфект）。

在德語和英語里，动作的这种色彩也在形态上得到了表現，如英語的 They had kipped the goods when your telegram arrived（你的电报來到的时候，他們已經把貨物卸了）；we carefully examined the samples which they had sent us（我們仔細地檢驗了他們給我們送來的样品）。

阿尔巴尼亞語之中有更細微的分別。在这种語言里有一种表示一个动作直接發生在另一个动作开始之前的形式，即所謂第二类前过去式，例如：kur kishit ardhur ju, por sa pata dalë prei shtëpie（您來的时候，我剛出家門）。当然，这不是說俄罗斯人不会意識到类似这样的动作色彩。然而，由于选擇性的不同表現，在俄語的动詞系統中所有这些动作色彩沒有得到反映。

烏南岡語（унанганский），也叫阿留特語（алеутский），按照距离說話时刻的远近划分过去式。在这个語言里有近过去式和远过去式，前者表示当天發生的动作或說話前一天發生的动作，后者表示在說話前很久發生的动作。

在很多語言里有所謂完成式（перфект），表示一种过去完成的动作，但动作的結果仍保留到現在。然而，这种完成式的意义結構在各个不同的語言里很不一样。在許多語言里，例如在某些芬蘭-烏格尔語里，有一种純粹的完成式，它只反映动作的結果；德語的完成式除去完成式的意义之外，还可以有非完成式（имперфект）的意义。在依狄士語（идиш）中完成式已經大体上排挤了非完成式。拉丁語的完成式可以有非完成式的意义（歷史的完成式），阿尔巴尼亞語的完成式可以代替不定过去式（аорист），即不僅表示結果，而且也表示不管結果的动作的完成。

在將來时态的系統上也有很大的差別。俄語有兩种將來式：分析的形式和綜合的形式，前者表示一种將來的未完成的动作，如 я буду писать（我將寫），后者表示一种將來的完成的动作，如 напишу（我要寫完）。韃靼語划分將來时态的形式完全是走另一条路，即按照將來是否必定完成的原則來划分，例如：язырмын（我將寫），但 язачакмын（我一定要寫）。

烏南岡語（阿留特語）中將來式按照时間远近和突然与否的原則划分，如 su-dukaku-qiŋ（我要拿）［一

---

① 見鉄列申柯（Н. М. Терщенко）著《納納夾語語法綱要》，國家教育出版局，1947，178頁。

般的]，suŋan aʹnaqiŋ (我要拿) [在今后任何时候]。①

語态(наклонение)的种类和类型在各个不同的語言里差别也不比这个小。俄語动詞的形态对于出乎說話人意料之外这一动作特性毫無表示。阿尔巴尼亞語却立了一种專門的語态來表示这种特点，这就是所謂突然語态(адмиратив)，如 hapka (原來是他打开的)。俄語用詞彙手段表示应該怎样，例如: я должен сидеть (我应該坐); мне надо идти (我应該走)。拉脫維亞語却立了一个特殊的应該語态(долженствова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來表示这种特点，例如: ir jāsit (应該坐), situ ([我] 坐), ir jāvelk (应該拉), 等等。曼西語中有一种表爱語态 (ласка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 例如用在对小孩兒說話的时候，但在馬里語中这种表爱語态使用得廣泛得多，在提到那些对說話人特別有快感的动作时都可使用。

选擇性的原則也表現在格的構成上; 例如某些达格斯坦語在位置格的系統中常常表示这样一些細節，它們在俄語中不标記出來，甚至也不用前置詞表示。

某些語言的指示代詞的系統表达一些非常細微的分別。例如，盧欧拉維特蘭語 (луораветланский)，或称楚科特語(чукотский) 中有以下几种指示代詞: vaj (这个); ŋan (那个); ŋaan (那个[距离远一些]); gan (那个[很远的]); vaj (那边那个[离另一个物体較近]); raj (那边那个[在說話人背后]); ŋotь (那边那个[在对話人背后]); ŋunь (那边那个[在說話人旁边])。②然而，俄語中通共只有兩个指示代詞: тот (那个) 和 этот (这个)。

根据以上所談的，可以做出以下这个一般性的結論: 社会的歷史，人类思維的發展只建立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如何在語言中得到实现，这就是内部过程的事情，而和这些内部过程联系着的就是語言中經常出現的那种选擇性的原則。

同时，自然又得出另一个結論: 沒有一种語法可以把物質世界的事物之間的相互关系的一切可能的細節都表达出來。一种語言只有用自己的全部手段的总和才能把人对周圍世界的認識成果表达出來。因此，邏輯思維和語言的全部手段是無所不包的，而語法則总是选擇性的。**(刘湧泉譯，呂叔湘校)**

---

① 見約黑利森(В. И. Иохельсон) 的《烏南岡語(阿留特語)》一文，載于《北方各族人民的語言和文字》論文集，第3册，國家教育出版局，1934年，143頁。

② 見包格拉茲(В. Г. Богораз) 的《盧欧拉維特蘭語(楚科特語)》一文，載于《北方各族人民的語言和文字》論文集，第3册，27頁。

在一个联欢晚会上

周　明

有一次，在一个联欢晚会上，我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同学們! 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开始了! 第一个節目是蘭州大学的朗誦詩……。"突然这句話引起了全場轟然一笑。接着一位梳着小辮、穿着整齐的服裝的女同学走上了舞台，庄重地朗誦起馬雅可夫斯基的《好啊!》:

"……

我贊美

　目前的

　　祖國，

更要三倍地

　　(贊美)它底將來。

……" (見《馬雅可夫斯基詩选》191頁)

奇怪! 不等这位同学朗誦完，全場的笑声、鬧声、說話声响成一片，会場的左角一位同学指手划脚地說: "哎呀! 天哪! 你再耍殺人了! ""她倒進了大学几天，舌头都給变了!" 前排座位上一位竟搶着說: "哼! 这鄉党! 給咱們陕西人丢臉不小! 是秦人就本本分分說秦腔吧，何必'醋溜'呢!" 有一位坐在中排的甘肅口音的同学也爭先应声开玩笑似地說道: "嗨! 陕西人，你們倒应該开除这个令人發冷的瘧疾制造者的省籍了。" 節目旣然沒有报告錯，詩也沒有朗讀錯，为什么大家接二連三地發出这么多不怀好意的笑声? 原來是嘲笑節目报告員和朗讀員用北京音說了普通話。我想，这是極不应該的。当我們大力提倡推廣普通話的今天，我們毫無理由嘲笑这种現象，应該給予学習說普通話的同志以支持和鼓励。自然，初学普通話的語音免不了要出許多笑話和許多不好听的地方，但我們应該抱着互相学習、互相帮助的态度，尤其在我們高等学校里，应該按照中央的指示那样，成为推廣和运用普通話的先鋒隊和榜样。

山东快書正在向規范化語言靠攏

刘洪濱

随着漢語逐步走向規范化，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曲藝的語言。由于曲藝藝術与口头語言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現在來明确一下曲藝藝術与規范化的語言的关系，以及曲藝語言如何向規范化的語言靠攏，是很必要的。当然，曲藝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各地区都有不同形式的曲藝在流傳着，每种曲藝形式也都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藝術風格。尽管如此，它們还是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必須通过語言來表达故事內容；可以这样說：語言是曲藝的灵魂，沒有語言便沒有曲藝。現在我想把我在学習山东快書当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提出來談一談。

在开始提出漢語規范化的时候，我們曾經產生过这样的疑問：曲藝是否能向規范化的語言靠攏呢？曲藝向規范化的語言靠攏了之后是否会破坏原來的風格？在这个問題上曾產生过分歧和爭論，以后通过实踐和学習才慢慢地取得一致地認識，并且感到这种怀疑完全是多余的。我們肯定了曲藝藝術向規范化的語言靠攏，不但不会破坏原來的藝術風格，相反地，会使形式更加發展和提高。这已經得到事实的証明。就拿山东快書來說罢，它是一种流傳在山东地区并且具有强烈的民間色彩的曲藝形式。在它的發展初期，基本上是以魯中南一帶方言为基礎，它的語法、詞彙和語音与現在的山东快書的語言有着極大的差別。由于这种方言的限制，不但使其它地区的人听不懂，甚至使它不能流傳于山东全省。就这样使得这种曲藝形式長时期局限在一个極为狭小的地区里，不能得到廣泛的流傳。以后山东快書所以能突破地域性的限制，与廣大的群众見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縮小了方言的使用范圍。山东快書著名演員高元鈞同志在这一方面有極大的創造精神。他逐步地試探着改掉一些"剛着棒、眞不讓"（实在强的意思）之类的特殊詞，以及一些个別的土音，如把"脚"念成"决"，把"松"念成"兇"，把"藥"念成"月"等。就这样通过一个較長时期，使山东快書的語言逐步接近了普通話，使得語言更加丰富多彩，为使山东快書反映現实斗爭生活和表現新的英雄人物創造了条件。这样也就直接推动了这一曲藝形式的發展。由此可見，山东快書語言的發展过程，反映了民間曲藝的語言由方言向普通話靠攏的一般規律；同时也証明了民間曲藝在歷史發展过程中，擺脫特殊的方言土語向普通話靠攏，是一种自發的趋向。

根据上面所談的，証明了那些認为只有强調方言土語才能突出曲藝的民間色彩是一种偏見。我們覺得向民間藝術学習，重要的在于学習民間藝術中所表現的鮮明的群众情緒，以及为表現这种情緒所采用的那种生动明朗、丰富多彩的語言。

当然，我們并不否認一种曲藝形式在一定的地区里，运用方言演唱会給观众以極大的兴趣。这点正是說明方言有其群众基礎，不过这个基礎將随着普通話的推廣而日益縮小。因此，我們曲藝工作者必須走在漢語規范化的前面，通过自己的藝術实踐來影响群众向規范化的語言靠攏，而不应当跟在群众后面跑。另外，要想將全部的曲藝語言一下都改成規范化的語言也是不可能的，需要經过一定的时期來進行这个工作，因为一个演唱地方曲藝的演員要掌握标准語音，还需要經过一个学習階段，同时这个使曲藝向規范化語言靠攏的工作，还必須和漢語規范化的整个工作結合起來進行，要在群众可能接受的条件下，逐步地進行。急燥冒進是脫离实际的，当然，反对急燥也不是給保守思想打掩护。

我們旣然肯定曲藝語言向規范化的語言靠攏是一个必然趋势，那么，我們曲藝工作者（包括作家、演員、琴师）就应当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來影响和推动漢語規范化的順利進行，我想这样作对我們曲藝藝術的發展和繁荣会有很大的好处。

最近公布的第二批試用簡化字，因为印厂銅模材料还沒有备齐，本刊須待下期才能开始試用。

本刊編輯部



書刊評介

評契科巴瓦《語言学引論》語音学部分

Р. М. 烏罗耶瓦
Е. И. 穆拉舍瓦

原文見《苏联科学院院报（文学与語言部分）》，1953 年第12卷第5号，470到480面。原題是 "Вопросы фонетики в курсе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語言学引論》課程中的語音学問題)。其中第二段是批評契科巴瓦《語言学引論》的語音学部分，第三段是談語音学術語的統一問題的。現在把这兩段摘譯出來供参考——譯者。

契科巴瓦（А. С. Чикобава）的《語言学引論》里，《語音学》一章(140至181面)占了23節(38至60節)。可惜这23節并不全是很充实、很清楚的。

簡明易曉的是42節論《發音与發音基礎》，51節論《后置小詞、前置小詞》，56節論《音变、研究音变的必要性》，58節論《書面語言与文字》，59節論《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元音与輔音的發音特点敍述得很明确。(150面) 論重音一些分别固定重音与自由重音，不变的重音与变动的重音，也都好。(160面)拿三个俄文字來分别称呼發音三个階段，приступ(成阻)，выдержка（持阻），отступ（除阻），我們也認为是成功的。

不过，有許多節的內容是要引起嚴重的指摘的。例如38節論《語音学的对象、語音学的作用》(特别是这一節的第二部分)，45節論《二合元音、三合元音》，50節論《邏輯的重音》，52節論《音節是語音的單位》，57節論《語音学及其与音位学的关系》，都是这一类。

著者在序文里說他是想拿語言的事实來帮助研究語言的人，想教教他們"用語言学的观点思考問題"(9面)，这个意圖是我們完全贊成的。不过，就是由这个观点來看，《語音学》这一章还是不免有許多缺点。

1 著者在序文里已經对于"音位学"妄想独霸人們注意的那种情况加以駁斥(9面)。我們知道，外國各式各样的結構派語言学家对于音位学这种特殊地位一向是坚持着的。苏維埃語言学家不僅不把音位学和語音学对立起來，而且是把研究語音系統的这兩方面統一起來，成为一个整体。

契科巴瓦承認："語言如果不用声音就不能作为交际的工具，不能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190面)他把这种声音叫做"音位"，可是对于这个音位問題本身并沒有詳細討論。一个《語言学引論》教本当然不能把各个問題的歷史都叙述出來，可是我們总覺得，講到"音位"理論，决不能把俄罗斯学者研究这个問題的巨大貢献略去不提。同时也必須指明若干学者的錯誤，指明國內國外研究音位問題發展的途徑。要知道一年級的学生在这些地方是找不到参考書來讀的。

著者提到音位观念的重要性(当然，只是对"語言歷史"說是重要的)，但是絲毫沒有說明音位学是什么，它的任务是什么，只指出音位学和語音学有对立的趋势，这顯然是很不够的。所有那些过于簡短的叙述，如57節，如60節后半，都給人一种印象，彷彿著者自己也認为音位学只是語音学一个附加部分，其間并沒有有机的联系，儘管著者在序文里也說过，"凡是音位学中对語言学有益的东西都可以充分收進語音学里"(9面)，儘管他也贊同謝尔巴院士（Акад. Л. В. Щерба）的意見，認为把語音学和音位学分割开是不妥当的。(174面)

如上所說，在苏联語言学里头，音位学和語音学的有机联系久已是清清楚楚的。音位学是語音学中一个不可分离的組成部分，簡直可以說，語音学所研究的并不是一般的語音而是音位以及音位在語言中的各种表現。研究各种語音的生理上和听覺上的特点，只有联系語言中的音位結構才行。因此我們認为必須在《語音学》一章的开头給"音位"下个定义，然后根据这个定义，談一談个别語言的音位結構。契科巴瓦說："每一个語言的語音結構都可以分成音位以及音位的各种变形，音位是語音系統的基本單位。語音学研究音位，也研究音位的具体情况。"这当然完全正确。不过，"語音系統中的基本單位"那个話并不能使学生对于音位有什么了解，因为不能拿一句他們不懂的話來解釋那个不懂的字眼。下面他又补充說，"語音系統中基本的典型的單位就是音位。"同样不能說明音位和語音的分别究竟在什么地方。

契科巴瓦認为，音位是成系統的，并且認为，只有"在某一特定的系統中才能确定某一个音的特性。"(172面)他这样說，不僅把"变音"(варианты)从語音系統中排除出去，而且因为过分重視建立系統，簡直忽視了音位的具体表現了。比如他說，"在Б-П，兩音对立

的系統中的 Б，不能認为和 Б-П-П′ 三音对立的系統中的 б 是相同的。一个是兩音对立的系統，一个是三音对立的系統。'同一个' Б 音，在不同的語音系統中，就不能認为是相同的音。"(172面)

从这里可以做出这样的結論，如果德語中或英語中沒有 П′ 这个音位。那么，П 这个音位就可以讀 П，也可以讀 П′。这就使我們想起德·索緒耳 (de Saussure)所說的和这話实質上一样的話。他說，法語的小舌抖音 R 可以讀小舌音 R，也可以讀成舌尖音 r，也可以讀成舌根摩擦音 x，因为这几个音在法語的語音系統中不是彼此对立的音。[参看 Ф. де Соссюр: «Курс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М. Соцэкгиз，俄譯本，1933，118 面。譯者案，見德·索緒耳«普通語言学教程»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yot, Paris, 1949，第 4 版，164 至 165 面。] 据我們看，这种提問題的方式就是把音位学和語音学割裂开了。促管著者也批判了德·索緒耳，可是在这个地方他是有点自相矛盾的。

由此可見，著者犯了下面几个錯誤：1) 对音位沒有下定义，沒有指明"音位"和"語音"的界限。2) 沒有指出音位和語音的相互关系，因此容易把音位学和語言的实际情况孤立起來。2)沒有說明"音位学"这个術語的內容，因此在苏維埃語言科学对于語音学和音位学兩者相互关系的看法上，給人一个錯誤的概念。

2 沒有誰把語音的"意义"了解为每一个詞的"每一个音上都帶有一个特殊的意义"，(142 面)我們这样說，大概可以代表大多数苏維埃語言学家的意見。

著者說的很对，"意义是同整个的詞相联系，并不是同其中各个的音相联系的。"(142 面)他举了一个例子最使人心服。他說，"一个詞如果去掉了一个音，有时候变成另一意义的詞 (如 стол 去掉 л，成 сто)，有时候会变成毫無意义的东西(如 стол 去掉 о，成 стл)。可以不可以說，我們得到一个有新意义的新詞(如сто)，或者得到一个毫無意义的音組(如 стл)，只是因为每一个音都有一个固定的意义，所以去掉了其中某一个音，这个詞的意义就变了呢？当然不能。如果眞是这样，那么同一个音在所有的詞里应当是意义相同的，意义变化也应当是相同的。事实上如果去掉了某个音，那就破坏了整个的詞，因为意义是和整个的詞联系着的。" (142 面)但是下面不远，著者自己又承認"語音不單純是物理的事实，而是交际工具、交流思想工具的材料，是語言的材料。"(143 面注)照这样說，就不能否認，某些音在構詞上是有一些实际的意义的，不然就沒有一个語言能有一个完全的語音系統。

同时，契科巴瓦竭力反对語音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他說："常常听說，語音的作用就是区别意义。比如 стол-стал-стул 这三个詞里，о，а，у 这三个音彷彿有区别詞义的作用。这样說就是把因果給弄顚倒了。这三个詞的分別只在元音上头(о，а，у)，但是不能由此就得出結論說，这三个元音之所以参加到这三个詞里只是为区别这三个詞，只是为的避免同音詞 (стол，стал，стул 之所以只在元音方面有区別，应当从歷史上解釋，是來源上不同)。假定語音(音位)眞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語言中就应当沒有同音詞了。例如，мой стакан (我的杯子)——мой стакан! (洗洗杯子!)мир (和平) всему миру! (世界)(世界和平万歲!)。(142 面)可是到 153 面，著者又說，在拉丁、希臘語里头，所謂"長短音""本質上"有区别語法形态的作用。这里著者又承認个别語音也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又用了他剛才駁斥过的理論了。

从謝尔巴开始的苏維埃語言学是根据区别意义的作用來給音位下定义的。"某一語言中的音位是区别詞义字义的东西…"(見«俄語語法»卷一，«語音与形态»，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1952，51 面)。作为苏維埃唯物主义語言学一个部門的語音学是研究"…語言中的个别語音，或者說音位，——这个術語特别强調它在語言方面的性質，也就是說，它在社会方面的性質。" (同上書，同面)

3 語音分类那一節，著者講的不够清楚。通常总是把語音分为元音和輔音兩类，輔音中再分为清濁兩类。这种分类法所依靠的是語音的性質。关于元音和輔音的对立方面，著者叙述得很清楚。可是談到响音 (сонанты，如 м，н，л，р，) 的性質就非常含混。150面上他說，"比較自然的办法是不把响音从輔音中分出來。"但是 151 面又說，因为有响音，所以"元音和輔音的分别一般說來只是相对的。"154 面把响音分成独立的一类，說："响音主要是声帶振动發出來的。"最后，到 156 面，又把这类音归到帶音的噪音里头，可是底下又和噪音对立起來。

事实上，响音接近元音，因为發响音时气流不受阻碍，但是也接近輔音，因为發响音时口腔內不能全無閉塞。因此，我們以为应当把它們在輔音中特立一类，就是某些教本所謂"帶閉塞成分的通音" (смычно-проходные)。正是因为口腔內有閉塞的地方，可是同时气流又不受阻碍，所以才有很大的响亮度；就是說，比起帶音的噪音來，促管声帶同样振动，可是响音要响亮得多。

46 節論«輔音的分类和輔音分类的根据»应当把

分类的原則講得更清楚一些。如果說按發音部位分类那一部分叙述得非常清楚，那么按閉塞性質方面的分类可就絕对不能这么說。特別不懂为什么把"破裂音"(взрывной)只了解为听觉方面的东西(154面)，其实这个瞬間爆裂的本身是生理方面的，并不是听觉方面的。还有一点不明白的，为什么說把"唇齒音"(губно-зубный)說成"齒唇音"(зубно-губные)就更正确些。[譯者按这是評者的粗疏。"齒唇音"，如f-，是唇音一类，不是齒音一类，所以"齒唇音"的名称較好。]

著者說"發音上共同性較大的音容易彼此轉換，比如б和м，д和н，с和з…。"(158面)这个理論应当用实例來說明，像бор(松林)和мор(病疫)，б和м并不能互換。амбар(倉庫)在口語中并不誤成аббар，倒是常誤成анбар，換言之，發生了异化作用。

很可驚訝的是把俄語的ч和ш兩个輔音归到送气音里。大家知道，俄語里并沒有送气的輔音。ч在古印度語里是送气音(ch)；現代德語的p、t、k是送气的。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語語法»卷一說，ш是舌面前的清摩擦音(112節，66面)，ч是舌面的清塞擦音(115節，68面)。科学院的語法里并沒有說这兩个音帶有送气性質，本書著者也絲毫沒有提出这方面的証据。

4 45節論«二合音、三合音»的話必須堅決反对。从下定义起至少都是模糊不清的。著者說，二合元音里头，一个元音"保持它的長度，另外一个是短的。"(153面)事实上并不在于哪一个"長"，哪一个"短"，而在于一个是成音節的，一个是不成音節的。并且，在某些語言里比如在德語里，成音節的同时也还是短的。

著者拿德語的ja作向上的二合元音的例。这完全不正确。德語的j是个舌面中部的摩擦，是輔音中一个音位，并不能和元音联在一起成为二合元音。所以ja并不是一个二合元音，而是一个輔音和一个元音組成的。还有，大家都知道，正和契科巴瓦的意見相反，"在英語里并沒有三合元音，[aɪə]和[aʊə]都是兩个音節，因为首音和尾音都比中間音要用力些。"(見Г.П.Торсуев«英語語音学»(Фонетика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134面。)

在俄語里，只能說有一种假的二合元音，因为这是由兩个音位組成的，这兩个音位屬于兩个不同的詞素(морфемы)，在詞里分屬于不同的音節。在科学院的«俄語語法»第一冊里，й这个音的定义是，舌面中部的摩擦响音(щелевой среднеязычный сонант)，依照在音節中所占的位置，有兩个变質的讀法。在重音節前面(如я-ма，бо-юсь音是йама，ба-йус)，或者在輔音后头的重音節的內部(如пью，ба-дья，音是пйу，бадйа)，讀摩擦响音；在音節的最后(如бой，бой-ко)，讀輕и，不过，后面有元音的时候，总是和后面的元音联在一起，例如：боец，район。(120節，70面)同書的127節說，把ма-йор分成май-ор是錯誤的。

5 著者說，"在長短方面，元音比輔音要長些…。"(145面)这个話和事实有矛盾。德語和英語的短元音，还有俄語非重讀的元音，就是听起來也比許多"長的"輔音短，这是实驗上也已經証明了的。著者又說，"長元音比短元音在發音上可以長兩倍。"(152面)为什么要这样說？指的是哪一种語言？德語的長元音比起短元音來，有时候長一点，也有时候短一点。俄語里非重讀的元音也可以时長时短，搖擺不定。

著者說，"短元音易于弱化，易于失去原有的特性，而且有时候还会完全丢掉。"(153面)他也应当指明什么語言有这种情形。大家知道，德語短元音并不弱化，也并不丢掉。俄語呢，元音并不分長短，但是非重讀的元音可以弱化，甚至可以丢掉，这种非重讀的元音比起重讀的是要短些，可是并不叫做短元音。

著者指出元音的長短有的是按位置分的，有的是按"本質"分的，可是我們不懂他为什么只引希臘拉丁那些死語作例。在元音長短有音位意义的語言里，例如德語，元音在本質上分長短，不过，長短在一定的范圍內也有变动，看位置定。大多数一年級学生都会德文，假如举德語作例來說明元音在本質上分長短，那就好懂多了。元音因为位置不同而有長短的不同，也可以举俄語作例。給他們引希臘拉丁語的例子是說不清楚的。

6 54節論«一般性的音变»，对于音的轉換总应当叙述一下，因为这在«語言学引論»教学大綱里是規定了的。著者只說，"大多数音的轉換都可以归到一般性的音变里头。"(169面)他只說，"把一般性的音变叫做自發的变化(спонтан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不妥当，因为叫做'自發的变化'好像是說这类变化是沒有什么条件的；实际上是有条件的，不过，这类变化的原因比連音变化(комбинатор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的原因較难推尋罢了。"(169面)这里应当指出这类变化的歷史条件性，指出在当时也就是一种連音变化，并且应当举例說明。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音变都可以这样說明，那些不能这样說明的才可以叫做自發的变化。

著者指出音变規律分为一般的和部分的兩类(170面)，也应当补充一些实例才好。

7 40節論«語音器官的構造和各部分的作用»，不了解为什么在不活动的器官中只举了前齒。[譯者按評者这个話很不可解，契科巴瓦这一段里事实上列举了

"前齒、齒齦、硬顎、喉壁、上顎骨",并不是只举了"前齒"]。

不可理解的是146面印的人头各部分的插圖。这个圖把許多不必要的东西都画出來,可是語音器官反倒完全沒有注明,而且一句解說也沒有。这样就不可能拿这个圖來研究語音器官的部位。

8 152面提出了"圓唇的"(огублённые)元音,"不圓唇的"(неогублённые)元音,157至158面提出了"單独的"(одинарные)輔音(м,н,л,р),"成对的"(парные)輔音(б–п,д–т,с–ш,ц–ч),"成三个的"(троечные)輔音(б–п–п',д–т–т',дз–ц–тц',дж–ч–тч'…г–к–к'),"成四个的"(четверичные)輔音;166面提出了"元音諧和"(сингармонизм);这些術語都沒有解釋。

著者对于他常用的"發音法"(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звука)这个術語不知是怎么样了解的。在語音学家看來,"發音法"所指的范圍比"讀音"(произнесение звука)或者"構音"(артикуляция звука)都要廣泛得多。每一个語言所特有的語音系統就是發音法。發音法是与一个語言的發音基礎和讀音規范分不开的。把發音法和讀音或構音混为一談,是很不妥当的。著者在149、150面等处所說的發音法,其实指的倒是讀音,或者是構音。

9 52節論«拍節和音節是語音的單位»所說的話应当坚决反对。首先,他对音節所下的定义,說"音節是帶有重音的最小的語音單位",这就是錯的。大家知道,有帶重音的音節,也有不帶重音的音節。在普通語音学里,音節是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因此就应当批判地研究一下关于音節的各种理論,应当詳細叙述謝尔巴院士的理論。但是著者呢,不單对音節下了个不正确的定义,而且所說的也只限于开音節。

最奇怪的是著者对于"拍節"(такт)的見解。他說:"句子可以分成拍節,用重音联接起來。……拍節是句子內部最大的語音單位。"他引了这句話作例:"Пугачёвси/Дел/в креслах/на крыльце/комендантского/дома."(164面)(按契科巴瓦書1953年第2版,这一段文略有修正,这个例句刪了。但是关于"拍節"的定义幷未更动。)我們怀疑,这样的拍節是不是可以叫作句子內部最大的語音單位,因为这些拍節只是由單个的詞,甚至是由部分的詞構成的(如Пугачёвси/дел)。

且不管"拍節"这个術語,应当指出,把一个句子分成若干語音上的單位,应当拿意思做根据,不能單用重音來說明。他是純机械地把上面那句話分析了一下,結果,不光把統一的概念拆散了(на крыльце комендантского дома),而且把一个單詞也給割裂开了(си/дел)。这种机械分析法把語音跟語言中其他的方面孤立起來了。其实語音是应当跟詞彙、語法、修辞都緊密地相結合的。

分析句子要依据它的內容和它的語法結構。在分析的时候,不單是重音,所有表示語調的东西,如重音、調子、停頓,等等,合在一起,都是語音方面的依据。可見,把一个句子作語音分析的时候,語音和語法間的联系最为明顯。这一点也是应当在这一節指明的。

語音和語言中其他方面的联系,特別是和修辞方面的联系,在語調上表現得最清楚。但是著者幷沒有指出这一点,倒把全部語調都抛在語音学以外了。163面上說:"邏輯的重音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自然应当看做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关于語調和語調的作用,也应当这么說。"[原注:著者把語調(интонация)了解为音調(мелодия),是用語調的狹义。我們用語調的廣义,所有表达思想感情的語音手段,如重音、音調、停頓,等等,都認为是語調。]

10 著者把重音分成語音的和邏輯的兩种,这也表示,他把語音和語言中其他的方面給割裂开了。这里首先是把重音的本質和它在語言中的作用牽混在一起了。各种形式的重音,無論是动力的(динамический)或者是乐調的(музыкальный),都有它自己的实質表現。發动力的重音时,語音器官的全部都加强了力量(幷不是像著者在159面所說的,只是声音加强。)从这个观点看,任何重音都在語音学范圍之內。

重音可以区別一个詞的各个音節——这时候叫做詞的重音。也可以区別一句話中的各个詞——这时候叫做句子的重音。句子的重音归根到底也是同样分別某些詞的音節,也是用同样的發音方式,这兩种重音在本質上都在語音学范圍之內。但是,这兩种重音在語言中的作用是根本不相同的。

詞的重音是傳統相沿下來的,那就是說,因为傳統关系固定在一个詞的某一音節上,不能随便挪到別的音節上。因此,就它的性質講,这种重音和意义無关;尽管也有自由的,可以移动的重音,在若干情况中,可以区別詞彙或語法上的詞形(如за́мок 城堡;замо́к 鎖;руки́"手"單数第二格,ру́ки"手"复数第一格第四格),就是說,有时候有区別意义或形态的作用。

句子的重音就它的性質講的是邏輯性的,就是跟着句子的內容走的,并且也很容易改变句子的意义。[原注:一般总是拿語法上的重音跟邏輯上的重音对立。我們有意不这么办,因为我們認为所謂語法上的重音也可以用意义解釋。这里不能詳細說明我們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就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來語音

和語法修辞的关系。因此，一句話里任何一个詞都可以重讀，表示不同的意思。例如："她讀完了書"/"她讀完了書"（实在作了这个事情）/"她讀完了書"（不是我）。著者在162面上說"…邏輯重音可以表示說話的人想叫哪一个詞引人注意。"

至于在某些詞組中，重音照例固定在某个詞上（如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 之类）。这个事实并不降低句子重音的意义功用。因此，著者把重音按功用分为語音的（他的意思是指一个詞中的重音）和邏輯的（就是句子中的重音），这样分法是沒有什么道理的，正如把句子重音只归到修辞学方面，也是沒有什么道理的。

这样，重音可以分为詞中的重音和句中的重音兩类，也可以按功用分成（1）相沿的重音，（2）意义的，或者說，邏輯的重音。正是意义上的功用才把重音和語言的其他方面联系起來的。

通常还要提一下强調的重音。强調的重音大概是指表示說話人特别突出的感情的重音，因为很难說哪一句話是完全不帶一点感情成分的。可是这种帶感情色彩的詞并不是只用重音來表示，而是用各种語調加在一起來表示的，并且因实际情形上下文不同，也就帶各种程度不同的色彩。著者在162面引了高尔基一段話，只把 человек 一詞提出來："Человек! Точно солнце рождается в груди моей, и в ярком свете его медленно шествует —— вперёд! и-выше! -трагически прекрасный Человек! …"

当然在这一段里头，человек 这个詞顯然是要很用力讀的，不过，这一段話整个都帶感情，不能說此外就沒有强調的重音（比如 вперёд! и выше! 就是很强調的）。况且，就在这一段里，每一个拍節也至少有一个詞是帶重音的。著者把邏輯的重音和强調的重音混在一起，于是就以为这一段里只有一个詞是帶重音的了。

关于重音，著者还犯了另外一些錯誤。他說："一个詞的重音（無論是用力讀的重音也好，或者是声調的重音也好）可以是（1）平的[—]；（2）升的[/]；（3）降的[\]；（4）先升后降的[∧]；（5）先降后升的[∨]。比如 сдал（及了）这个詞可以用几种不同的語調說。一个考生从試場出來，同志們把他圍住，可以有这样的对話：сдал?（別人問）—— сдал.（他回答）—— сдал!（大家喊）。这三个 сдал 語調不同（疑問的，叙述的，驚歎的）。"（160至161面）他又說："在單音詞里，重音和語調合併在同一个音節上。在多音詞里，重音和語調也可以不在同一个音節上。比如 зачи́слили?（取上了？）—— зачи́слили. —— зачи́слили! 重音都是在倒数第三个音節上，但是疑問的語調是在末一音節上。"（161面）

首先，不論是單音詞 сдал 也好，多音詞 зачислили 也好，在这兩个例子里头都不算是一个帶重音的詞，而都是完整的句子，也像任何句子一样，都有一定的語調（интонация）——重音（ударение）和音調（мелодия），表示出疑問語气，还是叙述語气，还是驚歎語气的是音調。所謂平的、升的、降的，等等，并不是重音，而是音調。著者把重音和音調混为一談，正是因为他对于这类名称沒有下定义，沒有指明彼此間区別的緣故。

我們認为音調是調子的移动。不論是一个句子，是一个詞，或者是一个音節，都不能不帶点音調。帶重音的音節有音調，不帶重音的音節也有音調，都可以用平的、升的、降的以及别的音調說出。在歐洲語言里，所有这些不同的音調在單个詞里并沒有区别詞义的作用。但是在句子里，不同的音調就產生不同的作用。可以用音調分出語法的句型（疑問句、陈述句、驚歎句），也可以用音調表示种种不同的情感（喜欢、驚訝，等等）。因此，并不是像契科巴瓦所說，重音和語調在單音詞 сдал 里合併在同一个音節上，在多音詞 зачи́слили 里分在不同的音節上，而是在句子里，音調，就是說疑問語气、陈述語气等等，可以在帶重音的音節上表示，也可以在不帶重音的音節上表示。

著者說："因为詞有重音，所以可以在分出音節來。在語音学里就是要研究重音的这种特性及其相关的音变。"（161面）这个話是对的，但是还不十分准确。我們認为，音調和句中重音，也跟其他表示語調的手段一样，都是語音学对象，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由語音器官的活动造成的。这一些表示語調的手段，它們的功用儘管是語法修辞方面的事，不过，在語音学里研究語調的时候应当从研究这些功用出發。語音和語法修辞之間的联系应当是有机的，不然就会使内容和形式脫節的。

分析了契科巴瓦《語言学引論》教本中的《語音学》章之后，我們以为这一章需要好好修改一下。除了語音材料安排上的錯誤和混乱以外，其中还有一些原則性的錯誤（机械的句子分析法；把語音和語言的其它方面割裂开來，不顧語言的歷史；对于音位的看法，可以說是一种唯心的理解）。

* * *

在語音学里，統一術語有很大的意义。关于語音学術語必須統一的問題已經屢次提到語言学系教师和專家面前了。

如果審查一下現行的語音学教本，不論是普通語音学，或者是某一具体語言的語音学，或者是大学和师范学院的語言系教学大綱，馬上就看到有許多不同的

術語(有的是俄語的,有的是外來的),事实上指的是同一个現象。这就使教的人和学的人非常迷感,对于工作是有害的。

这一点在語音分类和語調分类方面尤其看得清楚。語音分类有的是按生理上分的,有的是按听覚上分的。如果前后一致,統用一个原則,那还好;可是我們常常看到按生理的分类法其中忽然攙入一些亞力山大学派的術語,如 свистящие, шипящие, плавные(看苏联高等教育部1952年批准的古斯拉夫語、俄語方言学、德語史各种教学大綱以及契科巴瓦这个教本等)。

在發音方法的分类上,我們可以看到同一輔音有各种不同的名称:

взрывные, смычно-взрывные, смычные, затворные, эксплозивные——塞音,爆發音,破裂音。

чисто-щелевые, щелевые, щелинные, фрикативные——擦音,摩擦音。

смычно-щелевые, затворно-щелевые, слитные, аффрикаты——塞擦音,閉擦音,破裂摩擦音。

смычные носовые, смычно-проходные носовые——鼻塞音。

смычно-проходные боковые, щелевые боковые, латеральные——边音。

дрожащие, смычно-проходные дрожащие, переменно-щелевые, вибранты——抖音,顫音。

并且,就是在同一本書里,俄語名称和外國名称也常常乱攪在一起。不光是在發音方法上如此,就是在其他語音上的術語也是如此。例如:

придыхание—аспирация(送气)

уподобление—ассимиляция(同化作用)

огубление—лабиализация(圓唇作用)

перемещение—субституция(替代)

諸如此类。

Интонация(語調)这个術語,各家用起來范圍大小也不一样,有的人只指調子的高低,有的人了解为一切表示語調手段的总名,包括句子的重音(фразовое ударение)、音調(мелодия)、停頓(паузация)、速度(темп)、音色(тембр),等等。有时候拿 мелодия 和 мелодика 相对,可是这个術語的明确界限在哪里也不講。句子的重音,邏輯的重音,强調的重音,用起來更是漫無标准,而且常常把句子的重音,邏輯的重音跟句子中的重音对立起來。这里也不僅僅是名称混乱,各个名称的內容也往往是不同的。关于 синтагма, такт, речевой такт, ритм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 这些術語,也可以这么說。

由这一張簡短的單子可以看出,語音学上的名称和概念多么混乱,教学大綱里是这样,教科書里也是这样,当然在教师的講授里,也都是这样。因此,一个学語言学的学生,在学習外國語时,从«語音学概論»里学了一套術語,同年在«語言学引論»里又学了一套術語,第二年上俄語理論課再学第三套。等到他上那种外國語的語音理論課的时候,保不定还要学第四套。上函授課的学生尤其感到困难,因为他們只有課本可以学習。他們相信哪个課本呢?我們建議在最短期間开一个語音学術語討論会,在一切有爭論的問題解决之后,編印一本術語手冊。(**望桐譯**)

編者按: 契科巴瓦这部書对我們学習苏联語言学的先進經驗帮助很大。本文指出这部書在語音学方面的一些缺点,并不等于否定这部書的价值。本文第一部分評契科巴瓦«語言学引論»,所注頁碼和引原著者的話或例句,都是根据該書1952年第一版俄文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10月及1955年2月先后出版的中譯本,書名为«語言学概論»,是根据原書1953年第二版譯出的。除了本文譯者已經在文中夾注原書有个别修改的地方外,本文有些術語和引語的譯文同«語言学概論»(中譯本)的譯文不尽相同,請讀者对照参閱,不另一一注出。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最近工作情況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漢字整理部最近進行了簡化漢字和选定通用漢字等方面的工作。

在簡化漢字方面,«漢字簡化方案»公布以后,現在正在草拟«簡化字补充方案»。簡化漢字檢字法第一式已經拟好,第二式也正在拟制中。

在选定通用字方面,現在已經选定了5,500个通用字。这个通用字表已經付印,还要廣泛征求大家的意見。此外,通用字标准字形的研究工作也正在進行。

拼音化研究部正在進行用拼音字母拼寫詞彙的研究工作。这个工作分兩部分,簡單的包括一万多个詞,詳細的包括三万多个詞。同音詞的研究工作也正在進行。該部并且拟好了«詞兒連寫暫行办法»,正在征求意見。(本刊編輯部)

动态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語言研究工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漢語教研室和語言学教研室的教师們正在進行許多研究工作。

今年該校"五四"科学討論会上，提出了兩篇語言学論文。

在科学討論会全会上提出的《漢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王力、魏建功、周祖謨、梁东漢四位先生合作的。論文在談到漢字改革的必要性的时候，全面地分析了方塊漢字的缺点，指出漢字發展到現階段已經成为結構繁雜、最难学習的方塊形式的符号。方塊漢字已經不能很好地为漢語服务，不能很好地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它必然要被更能够適应漢語的發展、更容易学習和使用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論文接着指出由于國家空前統一的局面的出現，由于口語相对統一的可能性的存在，由于普通話的推廣，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領導，漢字改革是完全可能的。此外，論文还对漢字改革中的一些問題（方言复雜問題、同音詞問題、接受文化遺產問題）作了說明。

这篇論文由周祖謨先生在全会上宣讀以后，大家反映很好。有的人本來不贊同文字改革，听了以后也觉得文字改革是正确的，可見这篇論文是有說服力的。

在漢語言文学分会上提出的論文是高名凱、姚殿芳、殷德厚三位先生合作的《鲁迅为現代漢語文学語言的發展而進行的斗爭》。

以前中文系的教师們沒有合寫論文的經驗，这次合作这兩篇論文是新的也是良好的开端。在这里面得到了一些初步經驗：論文可以由几位先生分段执筆，但寫成以后要由一位先生來修改，以求得風格上的調和一致。

五月間，兩个教研室还联合举行了科学报告会，会上提出了4篇論文：《語言地理学的理論和实踐》（岑麒祥），《論語音变化的原因》（甘世福），《从漢語史的角度來鑒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的眞伪問題》（楊伯峻），《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朱德熙）。教师們寫作这些論文，一般都花了兩三个月的辛勤劳动，論文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兩个教研室將要根据語言研究工作总的規划訂出自己的科学研究規划。漢語教研室准备將現代漢語語法和詞彙作为研究工作重点。在進行現代漢語的研究时也要联系漢語的發展歷史，特别是普通話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这样，科学研究工作就可以兼顧目前所开的三門課程（漢語史、古代漢語、現代漢語），也就是說，研究工作可以緊密結合教学工作。

培养青年教师，培养研究生，这是教研室工作的重要一环。教研室將开会研究这个問題，研究如何培养青年教师具备开課能力幷在一定时期內進行創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五月間，北京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学生科学报告会，会上提出了兩篇語言学論文：唐啓运同学的《現代漢語精密化的發展》，朱保全、曹先擢、鹿琮世三位同学的《所謂"綜合文字"的实質是什么》。（本刊編輯部）

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第一次科学討論会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次科学討論会在6月2日开幕。6月7日举行的中國語言文学分会第三次討論会上討論了兩篇語言学論文。

黎錦熙教授的《四十多年來的"注音字母"和今后的"拼音字母"》包括七節。在"对注音字母的批判"一節中作者指出注音字母有"不是國际形式"这个大缺点，但是有"合法、合理、合用"三个优点，因此主張"在注音字母的基礎上進行采用國际形式的字母"。最后一節作者对《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提出了修訂的意見。

蕭璋教授的《論連动式和兼語式》試圖用重音形式來証明，所謂連动或兼語的語法結構，多数是附加关系或者补足关系的擴大的主从动詞詞組，而少数是下句主語蒙上句补語而省的复句，因此主張取消这兩个語法術語。

討論会的听众对这兩篇論文的發言非常踴躍。發言者首先肯定了（1）注音字母在拼音运动歷史上的功績，和（2）用重音形式來研究語法結構的尝試。同时（1）就注音字母的缺点作了若干补充，对于"从民族形式的注音字母过渡到國际形式的拉丁字母"这个主張表示怀疑；（2）就"重音落在主从詞組的从屬部分"这个論点提出了一些反証，指出附加关系和补足关系未必能够解釋所有复雜謂語的句子，認为在取消还是縮小連动式和兼語式的問題上面还值得深入地研究。

（本刊編輯部）

北京市期刊登記証出期字第022号
經中國人民邮政登記認为定期出版物

每册定价人民幣0.24元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1956年6月号
总第48期
1956年6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國各地邮电局、所

代訂代銷处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个月0.72元，半年1.44元，全年2.88元；寄費：1.平邮寄費不計，2.挂号邮費由訂戶負担。　1—37,51